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8nB205

介為舟禪師語錄

清 行舟說　海鹽・益證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嚴大參序
    - 李模序
  - 目次
  - 住嘉興南湖如如菴語錄
    - 語錄
  - 住都門西瓦廠普濟禪院語錄
    - 如如開鐘板
    - 如如齋單引
    - 普濟掛鐘板
    - 普濟齋單
  - 住吳江海雲寺語錄
  - 住吳門報國寺語錄
  - 住吳江萬壽寺語錄
  - 小參
  - 拈頌
  - 法語
    - 付楷生鹽公法嗣源流
    - 付師貞長老嗣法偈并囑語
    - 囑宗極維那證公
    - 示吼如禪人
    - 示尼不違
    - 示張道友
    - 丙申秋入燕都笑祖塔前上供
    - 丁酉秋解夏制後復掃祖翁塔
  - 入室機緣
  - 垂問
  - 偈
    - 造方丈山門
    - 化長生米
    - 辛卯夏絕糧三月二首
    - 結制化知浴

- 化米
- 示參父母未生前
- 送豁然維那璉假旋武塘
- 與關東永濟知藏
- 雨若書記四十初度
- 示在家道友
- 擬大珠和尚三意況韻
- 禮幻祖塔
- 賦得無求到處人情好二絕
- 為宣微禪友五十兼書大經畢
- 示尼無起日課蓮經
- 又請題卷子上是卷係諸知識贈言并親筆
- 次除夕貧字韻
- 和趙州祖師魚鼓頌
- 勉僧參究
- 詠梅贈宛在菴主人
- 竹知兄別余十有年餘忽過如菴話懷兼贈別
- 墻邊竹忽爾透屋裏眾立索題
- 過淨慧園挽尊證閣黎清菴師
- 卜隱
- 贈梁谿菩提菴主人六十
- 示勉志
- 治升董居士乞薦室人超源朱氏
- 克己書華嚴經
- 訪慧乾道兄話懷
- 勵參禪者
- 書寄江干諸友
- 贈藥雨禪友以醫濟急
- 贈玄音居士
- 贈淨慧園主人恢宏梵剎係先人舊業
- 過金陵杏花村示心見學徒
- 五日偶成
- 過金陵訪同門話懷
- 梅溪大山兄者…
- 物如兄被盜驚書寄
- 庚寅歲底喜楷生鹽公至話懷以詩呈遂拈筆和韻兼勉其志
- 訪彙旃高居士
- 和[車*度]轢道人對玉環帶過江兒水

- 徐仲達居士索書扇頭
- 示參本來面目
- 述懷
- 己丑冬一日送元龍許秀才之龍池
- 庚寅秋毘陵俞玄音居士以禪頌八章書扇頭見寄即原韻和答兼致之
- 建秋亭索和韻
- 見禪者書攜笻太白下百事懶營為之句遂續成章以徵吟者勉志
- 送友隱居
- 寫龍池新建從雲亭兼寄斷疑法弟
- 中秋送古帆法兄住寶山菴
- 衲山禪者結茆索書
- 禪者呈偈遂走筆和勉
- 施茶
- 贈苕關主
- 示脫白沙彌
- 和嚴居士寒字五首
- 示方爾嘉善友
- 泛妙喜過悟空菴訪清伯黃居士不遇聞入煉士社去書此五章寄致之
- 雪中寄厚菴曹學士
- 贈蓮親顧居士
- 贈報國寺賓如教主
- 丁酉秋解制後別院主覺幻公之南
- 別禪者南旋
- 示潘道生居士
- 示胡文宇居士
- 示史元之居士
- 示沈彥先居士
- 別童上甫經歷
- 示吳金谷都司
- 江千任雲液秀才索偈遂走筆書示
- 梁谿自如師曾居靜匡阜年經七秩書贈
- 詠雪
- 與友話及論古今事
- 送友居山
- 除夕
- 看雲

- 贈明余老衲號
- 拄杖
- 拂子
- 缽盂
- 蒲團
- 附法派源流字派

- 傳
  - 龍池先老和尚傳
- 書　引　疏
  - 柬履素黃老居士
  - 請古鑑法弟繼如如菴席
  - 復江干靜涵張司農
  - 復古南牧雲和尚
  - 與龍池諸同門并兩序
  - 與譚埽菴
  - 與子蓉朱居士
  - 復芙蓉自閒禪師
  - 與大歇禪師
  - 與宛陵同鄉明虛禪友
  - 與金粟孤雲禪師
  - 復吳江海雲寺諸鄉紳文學
  - 柬[車*度]轢嚴居士
  - 夢雪居引
  - 居士求作放生會引
  - 募書經并求名筆以成墨蹟兼助資引
  - 結修大悲懺疏
  - 高淳龍悟菴募購田疏
  - 淨慧院募鑄大銅鍋銅板
- 題讚
  - 題觀音菩薩出山像讚
  - 題三大士同圖坐大松樹下像讚
  - 白衣送子觀音像讚
  - 題雲中坐吼觀音像
  - 題觀音大士像讚
  - 初祖石影像讚
  - 十八羅漢圖像郤仲莖居士請讚
  - 題關帝獨立像讚
  - 天童密雲悟師翁雲門雪嶠信大師合圖真讚

        - 天童密老和尚像讚
        - 鹿野法師索題扇頭羅漢
        - 龍池和尚真讚
        - 細瓦廠普濟院達如老宿像讚
        - 題大慈像
        - 題冰欲上人行樂
        - 題陳素人頭陀小像
        - 題馮君玉真
        - 陸光甫善友為外母求題真讚
        - 題比丘尼不違七十行樂
        - 題靈松首座為鹿野監寺四十寫秋林讀書圖
    - 自讚
        - 宗極維那請
        - 永濟知藏請
        - 拙安逸監院請
        - 一夔法監院請
    - 佛事
    - 萍吟集詩
        - 和闇齋黃憲長寄龍池本師和尚韻
        - 偶感
        - 為黃復仲居士壽
        - 紋菴七十書贈公善琴畫
        - 劉渭公居士以仙乩贈空山曉聲別號命題
        - 和[車*度]轢嚴居士答劍門禪師送少林祖圖碑文韻
        - 為壽者書
        - 為馥生師九月十八日壽兼預結大悲壇期
        - 即事
        - 贈決則靜主
        - 贈萬順泉善友
        - 寄別子蓉朱居士向船居
        - 船居
        - 題扇頭畫兼以為贈
        - 和徐虞求盡節韻
        - 寄上白谷音二開士
        - 寄祝金剛菴上乘兄五十
        - 代友和韻
        - 喜臘雪驟積
        - 旱暑感賦

- 初遊龍池山
- 又畫師秋日邀登絕頂望太湖有感
- 長泰寺懷古
- 宿焦山月夜聞鐘
- 崇禎壬午憶親有感
- 癸未之楚省親遇流寇仍返金陵晤友有感
- 登天台山石門
- 華山雨霽
- 冬日閒吟
- 為壑舟禪友壽
- 和友雨過韻
- 初秋樹下坐與哲生兄得句
- 夜秋
- 訪正可法師宿長泰寺
- 潤城生生菴送友兼別
- 夏日與哲生兄話別
- 過西菴訪哲公同陳大田聯句
- 至廣陵有阻
- 送玉澗之京口
- 寓秦郵懷平山公喜其即至
- 商尊兄嗣天台通玄林和尚歸南嶽住靜索筆贈
- 訪友隱居
- 丙戌元旦述懷
- 夏日喜雨
- 和得山翁和尚出天童欲往匡山因受靈峰寺請以詩和宋學士韻
- 喜語風老人孟夏山居詩首聯續其韻
- 夏日過劉渭公家與仙乩限韻偶爾成詩
- 又轉韻
- 窗吟雨霽
- 詠雨中秋海棠
- 禮雲門雪嶠大師龕
- 讀雲門志略
- 因事出雲門過化鹿山訪荊門法師
- 雨中吟
- 禮雪嶠大師塔辭出山
- 遊明覺寺故址
- 弔寺
- 記池

- 問井
- 捫碑
- 慰山
- 諭墓
- 元旦登秦望山頂
- 宿寓山贈恒公修淨業
- 湖上行
- 贈關中西宗禪友棄教入禪
- 晤鐵關禪師於禹門兼送別
- 洪都耑愚大師…
- 又和耑師璧介子公玻璃瓶韻
- 訪平山關主額曰量雲遂書為贈
- 答俞玄音居士韻
- 寓毘陵龍興禪院拈贈無蘊禪士勉參
- 客晤棲雲道契
- 訪友
- 憶普懷禪兄
- 慟蒼石禪士
- 過江干宿契宗兄菴中敘別
- 夜泊南閘投靜室宿
- 訪友
- 代梅吟
- 望哲生兄坐息
- 空吾禪衲壽
- 和菩提菴自如師韻
- 源海索書
- 淨慧園種一娑羅子已成樹矣…
- 同牧其師過華亭棹旋朱涇渡口弔船子和尚兼和牧師韻即清明後一日附元韻
- 懷米頭陀善工書畫
- 遊棲霞寺
- 謝友過邀
- 題朱去塵墨竹
- 過聞性菴觀金魚內一尾通身澹銀色有十二點大紅故名十二紅可愛
- 同箬菴和尚舟集南湖放生兼次其韻
- 酬曾儀公居士見訪次原韻
- 答[車*度]轢嚴居士原韻

- 元旦雪夜詠
- 宿興善古禪堂雨霽酬大山兄元韻
- 送致言道兄之武林省親
- 挽闇齋黃老居士二首
- 題不借居
- 登煙雨樓
- 見鴈陣初來
- 為萬松菴石盟禪友壽
- 寄隱者
- 送中佳禪師之松陵
- 村居五首
- 寄龍池和尚侍寮斷疑兄
- 過古南次泛舟尋梅韻
- 送素嚴法弟還山
- 和冰燈詩
- 無題
- 和宣微法師村居除夕三韻
- 詠雪兼懷三塔自閒禪師
- 乙未二月廿日謝如菴院事兼訊南湖別眾
- 山中吟五首
- 秋日寄金韻伯詩客
- 觀海
- 得夢中首聯續成兼勉友
- 宿栴檀寺與蕃子夜話
- 金臺栴檀寺乃江右歷山法師開山刱建見其幀子有自讚故書此兼勉龍吟關主
- 丙申九日前送淨慧園主人旋南
- 為尚甫童居士壽
- 題畫
- 秋日雨中即事
- 溪帆
- 五月寒
- 聽雨
- 瓶梅得蜂字韻
- 伴梅
- 孟春送友之楚二首
- 擬題黃鶴樓
- 甘汝耀老居士索題爵鹿圖

    - 甲申過金陵懷古
    - 戊戌八月初一日讀三國志忽聞雷
- 禹門影堂集　詩偈
    - 丁酉十一月自燕歸抵毘陵聞先師訃
    - 龕前上供
    - 十二月初八日夜古南和尚促移龕
    - 戊戌春雲陽道上讀鶴林和尚書扇頭詩有感兼步其韻
    - 寄鶴林十州兄兼呈方丈老人
    - 山中得扛字韻兼慰同門古帆首座
    - 清明後五日夜大雪忽楚水法弟奔訃入供遂出山有感兼送別
    - 監刻先老人語錄雨久偶閱十景遂擬成韻禹門橋
    - 娑羅樹
    - 中龍池
    - 分賓嶺
    - 白雲崖
    - 避暑窟
    - 試心石
    - 憑虛閣
    - 伏虎石
    - 玉陽臺
    - 送先和尚語錄板入楞嚴偶過東塔即事
    - 訊善卷和尚
    - 題善卷洞寺
    - 為先和尚錄板工竣送入楞嚴值聽梅法師入院書贈
    - 龍池和尚小祥塔前上供賦呈永首座兼勉同門
    - 懷梁谿馬爾采居士
    - 過鳧溪白椎菴挽聞照法師
    - 白椎菴雨阻兼示慧上人
    - 又雨中望虎丘
    - 晤達明禪友
    - 訪聞機道兄敘舊
    - 己亥三月十一日復事影堂作
    - 客龍興院偶晤禪友以詩見示作送別
    - 蚤秋作似鐵關法兄方丈
    - 又蚤秋即事和鐵關兄韻
    - 寄住宛陵同鄉
    - 送六融法姪為師住禹門打供
    - 履冰辭省覲伴我和尚口占

- 九日前送密音禪友住壽昌寺
- 遊張公洞
- 過海會禮磬山天隱老和尚塔
- 中秋夜諭看月華者
- 又得歸字
- 題畫雪裏梅
- 題畫圖帝闕
- 登芝山頂謁玄帝新宮

◦ 溧陽方山普陀寺影堂集

- 題八景詩
- 青龍洞
- 象屏峰
- 鳳皇池
- 石馬衝
- 調御泉
- 普賢臺
- 紫竹林
- 清涼石
- 又總八題成韻
- 即原韻奉答呂秀才
- 喜林叟禪兄夜話
- 又過淳溪相訪
- 途中五十自囑
- 同林叟甘宜伯袁非池諸公登保聖寺塔
- 初夏
- 題高淳縣新橋
- 題龍悟菴
- 龍池和尚十月廿九三周忌日
- 影堂告辭詩
- 友人歸桑田結菴口占
- 春日寄金粟孤雲和尚
- 和[車*度]轢嚴居士中興普明寺韻
- 秋蛩吟

◦ 松陵雜錄

- 辛丑十月二十五日為法門說
- 壬寅花朝慧劍禪人乞語歸南嶽結茆
- 示施秀峰居士
- 與莊汝揚文學書

- 示碧雲天維那
- 示楚珍全知客
- 示恰安定知客誅茆
- 示且憨溶悅眾
- 冬日贈虎丘鳧溪雪鄰關主書大經
- 寄贈開迷禪碩
- 秋冬交際落鄉收成苦雨
- 徐仲達居士因事索書以自勉
- 簡雪厂禪師
- 因託院事後述懷
- 壬寅仲春…
- 祝琴川新塔法叔浮石老和尚七秩
- 題畫
- 謝徐松之見訪并贈
- 過介嵩禪友靜室書贈
- 贈蘇門沈居士
- 送浮老人復住報恩過湖泊快風閣登眺
- 送破峰法姪返芙蓉
- 示盛文學參禪
- 寄仲達徐居士
- 上元夜寓萬松菴觀風俗作
- 慕雲凌居士七十書贈
- 嵩月禪者為眾打供未就遂返靈隱惜爾之作
- 喜同里若初禪友話懷兼送別
- 寒雲禪者同師暨弟居靈巖久…
- 題琴川圖
- 拂水岩
- 題金溪松石圖
- 朱尚鄉居士索題慶餘圖
- 懷黎川隱峰禪師
- 示定遠尼
- 毒機法姪索偈歸里掩關
- 癸卯七月廿日計甫草居士四旬書贈
- 中秋夜懷普峰道兄
- 示淨眉侍者
- 贈西歸主人雪鏡禪碩
- 贈丘玉臣居士
- 與朱使君子葵居士

- 代浮老人哭徒孫曉宗兼和諸什弦字韻
- 瑞遊圖雙親真於圓光之中…
- 觀音贊
- 讀黃山谷作士大夫食時五觀文註
- 斷指法姪復濟祖塔募興化寺殿宇書此為贈
- 隨筆書示破愚副寺
- 示持珍尼
- 囑拙安逸監院
- 為靈巖繼起儲禪師壽兼致謝
- 贈五祖寺聖揆法姪
- 因行者彈燭煤燒衣口占
- 贈寓菴禪者
- 示從聞侍者
- 送碧雲天西堂歸楚住山
- 甲辰春因恙幸陸允培居士得瘳遂索偈以為日進自勉
- 示破愚副寺
- 際門實侍者一日自霅往昭陽省師…
- 示蘭先禪人
- 過雪溪菴訪本潔禪師
- 宿雪溪遊沈氏北山草堂
- 可微禪者昔披剃天童密師翁座下…
- 復吳門報國寺眾護法
- 恰安定知客請

◦ 吳門雜錄

- 囑卻迷泓知藏
- 囑形山洽記室返昭陽舊隱
- 囑天節中維那
- 囑且瀚潔副寺
- 同住規約
- 復永寧素嚴和尚
- 和順治　先皇帝贈玉林和尚還山詩原韻
- 甲辰九日後古帆法兄過吳門報國…
- 甲辰小陽月訪繼起和尚…
- 乙巳秋素嚴和尚往禾請藏經…
- 訪豈凡金太傅
- 寄仲將包居士
- 題朱鳳萱居士夫婦真
- 自讚（卻迷知藏請）

        - 自讚（ 抱真請）
        - 丙午大年日為吏部考功司張住漢封翁止文老居士七旬壽
        - 五日壽法慧禪碩
        - 辭報國兼懷徐昭法居士
        - 又辭報國寺
        - 因事自嘲
        - 示幻雲知客
        - 和蜜蜂頌
        - 與龍池介石登禪師書
        - 仇敬泉居士八十
        - 懷灌溪李居士
        - 贈大頑法姪
        - 送同門素嚴法弟旋荊谿歸永寧寺
        - 臘月初六日為董耀庭居士七秩
        - 付囑都門普濟禪林覺幻監院
        - 自讚
        - 又讚
        - 送永濟長老回廣寧二首己酉春
        - 寄盛京國子公殿下
        - 寄北直天台寺宗極證長老
        - 贈中山石舸法姪繼師之席
        - 為楞嚴當家道充禪碩壽
        - 酬華嚴寺雙樹房雪林老師原韻
        - 酬本山深秀堂人素師原韻
    - 行狀
    - 塔銘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介為舟禪師語錄序

別傳之旨，如何若何的，醉後猜三枚，猜得著也是扶墻摸壁走。眼目定動的，棺材裏瞠眼睛，掙轉來鷂子已過新羅國。單刀直入的，雖血濺梵天，得勝時未免傷鋒犯手，眉毛還在麼？蓋由太白山高，登峰造極者絕少；禹門浪急，暴腮點額者良 多。惟有介為和尚，龍池洗澡，波浪滔天，諸方瀟灑，活潑潑地，脫盡語言文字，獨逞向上風流。鴛湖曾吐氣，普濟大揚眉，都門敲磕來，直得大清國裏拈椎豎拂，如麻似粟許禪和子，被這漢一條拄杖揮入東洋大海去也。龍蛇何必分，魚目不必辯，還要尋章摘句，在之乎者也上吹毛求疵，便失卻自己眼目。

順治辛丑暮春朔旦，同堂法弟[車*度]轑道人嚴大參盥手敬題

序

禪宗一燈，自臨濟開山而後，接其薪傳者，晨星落落。迄荊溪萬如禪師，大啟宗乘，抉奧宣玄，說法龍池之上，為衣缽正支。四方名宿，靡不連袂重趼，瞻禮恐後，冀其指引迷津，證成勝果。然桂香滿院，天花散空，究之觸背皆非，未聞標指見月；風旛聚訟，誰其瞻斗悟趨，謂非玅蘊難窺，異敏希遘哉！ 茲介為和尚，楚中奇士也。慧根夙具，英穎絕群。甫髫齔時，即受沙門戒行，既則精進益力，勤脩罔間。積十五六載，喟然思所依皈，杖策吳涖，得天童密老人引而進之。一經啟示，矍然有悟，頓參無上諦，後為萬師入室真子。允哉！ 臨濟一派，匪是莫歸矣。久之，功行日隆，開堂演說，人人瞻仰。因主報國，古寺舊緒，賴以聿新，則又師之有造于吳也。今觀其所說語錄書詩，皆玄機邃旨，為一切世間希有，用宜登諸梨棗，以作濟世津筏。爰筆其事，以弁諸簡端。

密菴李模題

介為舟禪師語錄目次

卷首
序文
卷一
上堂(附掛鐘板　齋單)
卷二
上堂

卷三
小參
拈頌
法語
入室機緣
垂問
卷四
偈
卷五
傳
書
引
疏
卷六
題讚
自讚
佛事
卷七
萍吟集
卷八
影堂集
卷九
松陵雜錄
卷十
吳門雜錄
行狀
塔銘

介為舟禪師語錄卷之一

門人　海鹽　益證　等編

住嘉興南湖如如菴語錄

順治六年己丑二月十三日，龍池和尚送師入院，集郡檀護於十五日上堂，囑付繼住持，遂返次，檀越請陞座。僧問:「 如如瑞氣曇花現，煙雨春光萬境新。如何是如菴境？」師云:「 四面綠陰垂野岸。」進云:「 如何是境中人？」師云:「 眼卓孤峰獨足立。」進

云:「 如何是人中意？」師云:「 奈遇知音。」進云:「 三句已蒙師指示，一句無私意若何？」師云:「 滿腔別調。」進云:「 曇花瑞現千年秀，一葉流芳萬古春。」師云:「 誰似渠儂得自由？」進云:「 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 須是作家始得。」問:「 昔日世尊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今辰和尚陞座，轉何法要？」師卓拄杖，云:「 會麼？」進云:「 恁麼大眾霑恩，學人禮拜。」師云:「 照顧腳下。」僧復喝，師便打。問:「 靈山拈花微笑，面面相陳；今日豎拂揚眉，心心相應。且道今古不異一句如何示人？」師云:「 鍼芥不入。」進云:「 恁麼則當體已超空劫外，撐天拄地絕遮攔。」師云:「 猶是階下漢。」乃云:「 今朝四月初一，鳥語風聲齊出，若是靈利衲僧，決不向此求覓。且道覓個什麼？不見香嚴禪師云:『 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喝一喝，云:「 又幾向聲色外威儀。參! 」結制當日眾檀護請上堂。師指法座云:「 人天普集，狐兔潛蹤，縱使釋迦彌勒，也須退身三步。」喝一喝，遂陞座，拈香祝聖罷，次拈香云:「 此一瓣香，靈山付囑不忘，震旦金湯有賴，伏為護法宰官居士等，同圓般若種智，永固信力根深。」又拈香云:「 此一瓣香，太白室親遭毒手，弁山堂卒地翻身，二十年撥草瞻風，末後飲水喫噎。今當人天眾前爇向爐中，供奉現住常州府宜興縣龍池山禹門堂上萬如微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維那白槌云:「 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問:「 一條白棒當陽現，木馬橫騎海底行，如何是臨濟宗？」師云:「 殺佛殺祖。」進云:「 君臣五位全不失，個裡風光事事窮，如何是曹洞宗？」師云:「 子承父業。」進云:「 月出海門雲吐白，鳳皇橋下水流東，如何是雲門宗？」師云:「 泉聲流出廣長舌。」進云:「 未離兜率降皇宮，大地山河手掌中，如何是溈仰宗？」師云:「 杲日當空。」進云:「 野國窮通寒鵲噪，栴檀林裏透香風，如何是法眼宗？」師云:「 事事無礙。」進云:「 五家宗旨蒙師指，南湖個裏事如何？」師打云:「 你試道看。」僧喝，師打，僧禮退。優婆夷問:「 除卻三玄三要，如何是佛？」師云:「 你是男？是女？」夷擬議，師打云:「 忘卻了也。」進云:「 如何是法？」師云:「 如是你聞。」進云:「 如何是僧？」師云:「 禮拜著。」進云:「 如何是佛、法、僧三寶？」師云:「 穿衣喫飯。」進云:「 除卻穿衣喫飯，請和尚道。」師打云:「 你咬著一粒米也未？」夷禮拜，師云:「 佛、法、僧寶，集爾現前，離心離識，淨體圓明。若然，念起緣生，瞥爾迷封萬有。與麼，還有言前薦得者麼？如無，又畫蛇添足去也。」喝一喝，復云:「 臨濟大師示眾云:『 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云:

『 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繩床搦住，云:『 道! 道! 』僧擬議，濟托開，云:『 無位真人是什麼乾矢橛？』便歸方丈。」師云:「 臨濟恁麼說話，大似好肉剜瘡。若問南湖:『 如何是無位真人？』但向他道:『 是什麼無位真人乾矢橛？』且道: 與古人是同？是別？具眼者試分析看。」復白椎，云:「 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冬節上堂。問:「 逢至小年節，大地意氣新，青山仍舊色，不改舊時人。如何是舊時人？」師拂一拂，云:「 會麼？」進云:「 日出方知天下曉，水流穿過院庭中。」師云:「 對面底漫？」進云:「 和尚證明。」師云:「 證明個甚麼？」僧擬進語，師震威一喝，乃以拂召云:「 大眾還會麼？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且道是個什麼時節？一陽生，萬物長，世間多少守株人，惟有趙州老子不逐十二時轉。」遂擲拂子，喝一喝，下座。

上堂。問:「 雪屋梅花，灼灼辨的，眚目不瞪，衲子難謾。秖如南湖一曲為誰宣？」師云:「 山林瓦礫縱橫說，若到常情取信難。」進云:「 爭奈萬籟有心聞不得？」師云:「 恪。」問:「 三藏教文收不到，一聲清磬廓無餘。寶座高登，將何所務？」師云:「 朔風凜凜。」進云:「 如何是直截提持一句？」師云:「 汝屈不首。」進云:「 曲為今時又作麼生？」師云:「 不要你多事。」乃云:「 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二祖斷臂覓心，了不可得。馬大師云:『 即心即佛。』這三個老古錐恁麼為人，如釘釘木。然雖如是，未免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驀拈拄杖，卓一卓，云:「 阿呵呵! 庭前柏樹子，菩提薩婆訶。」

臘八，初祖開光上堂。拈拄杖卓一卓云:「 大眾還知麼？今日乃雪山老子睹明星悟道成等正覺之日，謂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者老漢何似開眼說夢？眾中且道迦文未睹明星時還具眼也無？」復卓拄杖云:「 且喜達磨祖師向拄杖頭上豁開眼光，爍破四天下去也。亦謂現前大眾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將心待悟，所以不能證得。證與不證且止，眾中還識祖師西來意麼？聽取一頌: 昔睹明星，今見大雪，星雪光交輝，乾坤都炤徹。祖師西來意，早已言漏泄。」便下座。(是日上堂時忽大雪)

新春日，諸山禪碩請上堂。問:「 煙鎖龍樓玉磬浮，半岩殘雪占春眸，梅含嫩蕊拈新句，臘盡春回百草頭。如何是臘盡春回的句？」師云:「 柳眼舒窺天地闊，春聲啼徹歲寒心。」進云:「 與麼則萬木沾恩梅吐白，殿角風生翠竹呈。」師云:「 隨境漂流漢。」進云:「 學人只如是，和尚又作麼生？」師打云:「 這一棒合該你喫。」問:「 請問和尚: 天下何以為二同？」師云:「 普。」進云:「 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師云:「 拶。」乃云:「 臘盡

春來，草木咸知窮底事；冰消凍解，狐蹤斷跡見流長。一任乾坤新日月，看看原只舊時人。諸仁者！ 還識舊時人麼？若識舊時人，且說舊時話。昔世尊說《 法華》時，有七寶塔從地湧出，住在空中，於是釋迦牟尼佛以右指開七寶塔戶，出大音聲，如卻關鑰，開大城門，即時一切眾會皆見多寶如來於寶塔中坐師子座，全身不散，如入禪定。又聞其言:『 善哉！ 善哉！ 釋迦牟尼佛！ 快說是《 法華經》，我為聽是經故，而來至此。』今日諸山禪碩亦非從地涌出，亦非住在空中，於彈指頃，會集現前。」驀拈起拄杖，云:「 眾中還知這個端的麼？」復卓一卓，云:「 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說什麼釋迦多寶？拈來總與一串穿卻。何故？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便下座。

上堂。問:「 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秖如尼慧溫禪師云:『 拄杖子不在手，苕帚柄聊與三十。』且道過在什麼處？」師打云:「 賞罰分明。」進云:「 犀因玩月文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師云:「 又被風吹別調中。」僧推香几，云:「 老漢是何心行？」師打云:「 也須喫棒。」乃云:「 看看正月初四，各各眉橫鼻豎，笙歌拶碎須彌，聲色打翻酒具，佛殿倒騎山門，鳥語惺惺分付。且道分付個什麼？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個事分明本成現。既是本成現，為什又有我、人、眾生、壽者見？」喝一喝，云:「 即此見聞非見聞，實無聲色可呈君。」卓拄杖，下座。

上堂。問:「 枝頭梅笑露全提，兩岸依依綠柳舒，啼鳥一聲春漏洩，請師拈出祖師機。」師云:「 春風滿大地。」進云:「 恁麼則清風敲竹韻，紅日綴花梢。」師云:「 何處不風光？」進云:「 南湖波浪從今息，大家齊唱太平歌。」師云:「 更有事在。」問:「 不待桃紅并柳綠，佳音早已遍皇都，萬象回春即且置，劫前一段請宣敷。」師云:「 鴛鴦飛入金鍼裏，繡出雙雙上碧天。」進云:「 空王殿上泥牛吼，碧玉盤中木馬嘶。」師云:「 作麼生是木馬嘶的意旨？」僧喝，師云:「 再喝喝看。」進云:「 不勞再勘。」師云:「 又與麼去也。」乃云:「 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雲門大師雖能耳裏著楔、眼裏挑筋，只是不會祖師西來意。且道祖師西來意作麼生會？」喝一喝，下座。

豁然維那請上堂。問:「 拈出少林無孔笛，等閒吹出大家知。且道誰是知音？」師云:「 囫圇吞吐三千界。」進云:「 知音不在頻頻舉，達者須教暗裡驚。」師云:「 倒卓須彌任意行。」進云:「 恁麼熊耳山前金鳳舞，如菴堂上玉雞啼。」師云:「 誰是知音？」僧喝，師便打。乃拈起拄杖，云:「 南湖拄杖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將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復卓一

卓，云:「 仍教雲收霧卷，依舊杲日當空，盡十方世界，若草、若木，若僧、若俗，若男、若女，若長、若幼，無不盡知盡見。所以，單提獨弄，只貴眼親手辦；正按旁提，須是作者方知。幾許言前取證，那容句外明機？還他過量人，始行過量事。且道: 作麼生是過量事？」良 久云:「 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

元宵解制，董耀庭、姚公掄二居士領眾請上堂。問:「 結制、解制即不問，如何是和尚為人處？」師便棒。進云:「 還有不費婆心者麼？」師云:「 現成受用。」進云:「 恁麼則家家有路透長安。」師云:「 腳跟下一句作麼生道？」僧便喝，師云:「 合取狗口。」乃云:「 去年十月十五日，諸方盡起模畫樣，謂之結制；今年正月十五日，處處瓦解冰消，謂之解制。結時，將眼、耳、鼻、舌、身、意縛作一團，拋入大冶紅爐，朝鍛暮煉，煉得冰消瓦解；及至解時，把八萬四千毛孔等閒撒開，一時放光現瑞，天雨四花、地搖六震，鳥語風聲齊音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令見者、聞者、聽者、受者、喜者、怒者各各踴躍歡喜，曠劫無明當下灰空，頓教一肩擔荷，直入千峰萬峰，眼徹四大海、腳踢五須彌，十字街頭縱橫無礙，笙歌叢裡任意優游。且道: 不動腳跟一句又作麼生？」遂卓拄杖，云:「 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便下座。

上堂。「 情生智隔，念別差殊。所以，動靜乖張，閒忙得失，而不能澄清絕點。是故，道不屬知，知乃眾禍之門；心必由悟，悟乃迷源之本。知本無方，道從何立？」喝一喝，便下座。

上堂。豎起拂，云:「 山僧拂子頭上放大寶光，演說無量妙義，為汝諸人一音證據了也。」復揮一揮，云:「 假爾再運神通，鼓陣卒風暴雨，一時大地平沉，虛空粉碎。正恁麼時，作麼生迴避得去？看看，各自眉毛還在眼上麼？」良 久云:「 不是久經風浪者，難將大海作家鄉。」卓拄杖，下座。

觀察黃公百日之辰，孝子復仲請對靈陞座。僧問:「 向上全提，當陽剖露，即今薦親一句請師酬唱。」師云:「 大眾證明。」進云:「 恁麼則覿體迴超生死外，人間天上任逍遙。」師云:「 且道黃老居士在什麼處？」進云:「 森羅萬象齊稽首。」師云:「 森羅萬象且置，畢竟黃老居士面目在什麼處？」僧呈坐具，云:「 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 切莫隨他轉。」乃卓拄杖，喝一喝，云:「 大眾還會麼？昔日釋迦老子離兜率、降皇宮、出母胎，說法度人，即此一喝。秖如我護法闇齋黃老居士出母胎、離襁褓，身長力大，知言識禮，學儒學佛，至於位及天垣，言政諫給，勒回風行，八閩掉臂，聲頌匡廬，掛冠林下，穩坐七十餘年，名不易節，金湯無倦，亦知即此一喝也。」又喝一喝，云:「 這一喝，昔我天童密雲師翁曾在太白峰頭招手，居士向長水岸畔點頭，幸我

師翁拽杖乘風一葉拋泊於此，與老居士把手同行，入理深譚，舉個話頭，令參句: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雖然與麼，聞此一喝，頓放八識田中亦沒交涉。」又喝，云:「 者一喝，即我現住荊溪龍池山本師和尚，與老居士道契三十餘年，始於桐月菴中說家裏話，後向曹山頂上起模畫樣，拽動四海衲子，一段瞻光有賴。然我本師訊別一棹，禹門院裡掀翻祖翁窠窟，耕熟現前田地，雖千里同風，猶未休道義之交。故於己丑春，駕沒底船，泛桃花浪，得得到此，欲與老居士重結般若緣。雖則面面相看，眼眼相覷，爭奈未與親口道破這一喝在。」又喝，云:「 此一喝，自山僧到澎湖以來，三經寒暑，數次往還，常與促膝相談，或熱言冷語，或倒腹傾腸，惟商此一喝，更不談餘。又謂: 自幼究心於此事，恨未得囫地一聲，是為苦耳。山僧有個末後句子，正欲叮嚀，不料居士恁麼趁快撩起便行，倏忽百日竟辰，令公子抱孝踴泣，難報慈誨之恩，命山僧陞此座，特為老居士指個安樂法門。若也如斯會得，即此一喝、三喝、四喝、八百千萬億喝，亦不離此一喝；即此一喝，分身百億，遍布十方，塵說、剎說、無邊說，亦不曾說著一字。如斯方始會得一喝不作一喝用。」驀拈拄杖，云:「 眾中還見麼？且喜黃老居士來也，卻在山僧拄杖頭上踴躍騰空，揚聲大叫，云:『 南湖長老不合恁麼鼓唇饒舌，將老夫生平事業一一盡情狼籍，致使老夫胸中瓦解冰消，端居毘盧頂上，優遊自在。』」遽喝云:「 適纔黃老居士恁麼直下承當，卻被山僧一喝默爾，杜口結舌。且道: 山僧與麼覿面相呈，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是法爾如然？現前大眾還知黃老居士安身立命處麼？即此身心現塵剎，歸元何處不風流？」卓拄杖，下座。

住都門西瓦廠普濟禪院語錄

師於順治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受院主覺幻純公暨眾護法宰官、居士等恭請結制開堂。師至法座前云:「 瞻之在前，七縱八橫；仰之彌高，頭正尾正。黧奴白牯掀眉，須彌燈王眨眼，不須眉毛挂劍，早已血濺梵天。且道新普濟如何施設？」喝一喝，遂陞座，拈香云:「 此一瓣香，根歷磐石，葉覆千秋，伏惟當今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次拈香云:「 此一瓣香，位列天星，名標帝極，奉為滿朝文武、概國公卿，并及現前護法宰官、居士等，伏願股肱帝祚恒新，永作法門墻塹。」又拈香云:「 此一瓣香，把手牽人難行，惟人自肯方親。常言道:『 冤有頭，債有主。』今日人天眾前共證酬償，此乃第二回拈出，奉供現住江南常州府宜興縣龍池山禹門堂上傳曹溪正脈第三十五世本師萬如微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乃就

座，上首白槌云：「 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豎拂云：「 不打鬧市門前鼓，單提獨弄截流機。眾中還有句下知宗、言前取快者麼？」僧問：「 濟宗爐韛，盛京重開，四海英靈咸集此會，和尚且如何鍛煉？」師打云：「 一棒一條痕。」進云：「 莫便是和尚為人處麼？」師云：「 闍黎還薦取麼？」進云：「 頂門具眼方堪曉，耀古騰今達者知。」師便喝。進云：「 萬鍛爐中鐵蒺藜，佛祖當塗不讓伊。」師云：「 好個消息。」僧禮退。問：「 法幢初豎，選佛場開，四眾瞻仰，未審說何法要？」師云：「 杲日當空。」進云：「 四壁盈虛關不住，滿堂盡是法雲飛。」師云：「 眼橫鼻塞。」僧喝，師云：「 者一喝是何意旨？」進云：「 除卻萬年天子貴，秖有當朝宰相尊。」師云：「 也須照顧自己。」僧禮退。問：「 古德云：『 欲行千里，一步為初。』如何是最初一步？」師踏足云：「 會麼？」進云：「 如何是向上一著？」師卓拄杖。進云：「 如何是末後一句？」師云：「 箚。」進云：「 恁麼則天上有星皆拱北，海內無針不指南。」師云：「 且道腳跟下一句又作麼生？」僧便喝，師云：「 好一喝。」士問：「 弟子打鼓，和尚上堂，且道有拄杖也無？」師云：「 汝不識痛癢。」進云：「 如何是聲前末後句？」師云：「 今朝三月二十四。」進云：「 如何是賓中主？」師云：「 不答你。」進云：「 如何是主中賓？」師云：「 禮拜著。」進云：「 如何是主中主？」師便喝，進云：「 如何是賓中賓？」師云：「 門外漢。」進云：「 如何是和尚真正佛法？」師云：「 汝不是其人。」士便喝，師云：「 者一喝落在甚麼處？」士噓一噓，師云：「 弄精魂漢。」師乃卓拄杖，云：「 若便恁麼擔當，已是落二落三，更要第二杓惡水。所以，道本無言，因言顯道，故爾言言見諦，句句歸宗。如若倚他門戶，隨語生解，情存境觸，頭出頭沒，輪迴生死，作麼生得自由自在去？所以，古人參叩，師承有據，眼目清正，見識穩密，堪作人天模範。而入門便棒便喝，正要你心光發燄、性海揚波、智天麗日，如幽谷無聲，遂至斯響；洪鐘虡受，叩無不應。方乃頭頭得妙、處處全彰。豈可以一言而語其優劣者哉？若不如斯，縱使諸子百家熟背，三乘、十二分教精通，千七百則葛藤橫嚼豎咬，忽遇著個本色作家，不消拄杖子一撥，便乃渾身汗下，眼目定動，要個字腳也摸索不著。可見眼見耳聞的，到者裡總用不得。畢竟作麼生？」復卓拄杖，云：「 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謝詞不錄)復舉：「 僧問南院：『 日月交謝，寒暑迭遷，如何是不涉寒暑者？』院云：『 紫羅抹額繡裙腰。』僧云：『 向上之機今已曉，中下之流如何解會？』院云：『 炭庫裡藏身。』」師云：「 南院是個作家，善辨來機，者僧未免就地活埋。然雖如是，南院猶未會末後句在。今日有問普濟：『 日月交謝，寒暑迭遷，如

何是不涉寒暑者？』向他道:『 歷歷分明。』院云:『 紫羅抹額繡裙腰。』」師云:「 春花鋪地錦，迷悟許多人。又謂:『 向上之機今已曉，中下之流如何解會？』」師云:「 欠少個什麼？院云:『 炭庫裡藏身。』」師云:「 太煞分明。大眾! 山僧與麼批判，還有道得末後句的麼？如無，普濟自道去也。」喝一喝，下座。
孔雀佛大悲準提菩薩開光，上堂。問:「 請問和尚: 這三個老古錐未入紅爐已前，畢竟喚作什麼？」師云:「 蚤已安名了也。」進云:「 畢竟如何？」師云:「 孔雀明王。」進云:「 簷前瑞氣騰霄漢，歷歷分明作者知。」師云:「 爭奈旁觀者親。」問:「 大悲菩薩現千手眼，覆被群生，秖如今日所點者是那一隻眼？」師云:「 瞎。」進云:「 若是這一隻眼，昔本不閉，今亦不開，用點作麼？」師云:「 照天照地。」進云:「 恁麼則當陽點出摩醯眼，劈破根塵及第空。」師云:「 照顧眉毛。」問:「 刻雕眾像，須憑良匠之工，秖如斤斧未運時，大悲手眼在什麼處？」師云:「 從來不借他人力。」進云:「 本色現成，乞師點眼。」師云:「 點眼了也。」進云:「 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便禮拜。師云:「 猶是第二頭事。」乃以拄杖指像云:「 你看者三個沒量大人，各各具大人相，一時現形變相，三頭六臂，手擎日月，鑑天鑑地，乃至張弓架箭，揮智慧刃，佩符印輪，具摩醯眼，擎山執杵，入佛入魔，無論貧富貴賤、羅剎鬼國，遂求即應，雖各具無量威德、自在神變，終不免山僧拄杖子為伊點出佛眼、法眼、慧眼、天眼、肉眼，一時共見十方世界森羅萬象，至於草木叢林立地成佛去也。諸仁者! 須信自性立地成佛，切莫向外馳求。汝若起一念向外馳求心，即一棒打折你驢腰。」
上堂。師云:「 末後拈花，迦葉打失鼻孔；九年面壁，神光失卻眉毛。者一隊老古錐，雖與東西為則，仔細檢點將來，兩個五百共成一串，直至而今分疏不下。眾中莫有分疏得者麼？如無，普濟更與分疏去也。東勝神洲與西牛賀洲斫額，南贍部洲撫掌呵呵大笑，北俱盧洲搥胸助哀。何故？正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發而皆中節。且道是中何節攅？今朝四月初五，一時敲鐘擊鼓，及至雲集，向前佛法一些沒有。既無一些子佛法，汝諸人眼見耳聞的又作麼生？咄! 」
浴佛日放生，上堂。問:「 世尊初生，分手一指，且道明甚麼邊事？」師云:「 眉毛上見數。」進云:「 末後拈花與最初一指，是同？是別？」師云:「 也須領略。」進云:「 佛真法身猶若虛空，和尚今日作麼生浴？」師云:「 橫按莫邪全正令。」進云:「 恁麼則水底有天藏世界，無邊風月挂長空去也。」師云:「 也須喫棒。」問:「 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說法已竟。因甚猶

用者一杓惡水？」師云:「 亦是自取。」進云:「 秖如雲門一棒打殺，餧卻狗子。又作麼生？」師云:「 奈汝不知痛癢。」進云:「 和尚還識痛癢麼？」師云:「 汝不是其人。」進云:「 和尚也須三十棒。」師云:「 且道山僧過在甚麼處？」僧喝，師云:「 汝卻不知。」問:「 昔本不生，今亦不滅，既是不生不滅，為甚又有降誕之辰？」師云:「 頭正尾正。」進云:「 垂絲千尺鉤還曲，利物應知語帶悲。」師云:「 汝還知麼？」僧擬進語，師云:「 卻較些子。」進云:「 自有一雙窮相手，不妨隨處舞三臺。」師云:「 點即不到。」乃云:「 還有問話者麼？直饒問得海水騰波、虛空粉碎，要與衲僧分上毫沒交涉。眾中還知麼？今日有個沒面目漢從空降下，脫體風流，赤條條地，金盆捧足，九龍吐沐，指天指地，獨稱其尊，目顧周行去也。非但大地瞻光，乃至情與無情、水陸空行，咸沾恩化，為甚雲門又要一棒打殺，貴圖天下太平？所以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普濟今日路見不平，要與雲門討個斷決。莫有拔劍相助者麼？普濟恁麼，是為人？是不為人？若分別得出，許你親見雲門、釋迦；若分別不出，且喫普濟三十棒，一棒也不較多。」良 久云:「 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上堂。問:「 祖幟高標於普濟，法幢大建於金臺，即今七眾齊臨，未審示何三昧？」師打云:「 令不虛行。」進云:「 棒頭傾出千秋月，獨照乾坤萬古明。」師云:「 普天風月人猶在。」進云:「 滔滔一派滹沱水，直到都門湧雪濤。」師云:「 也須打濕袈裟角。」問:「 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出女子定不得？」師云:「 疑殺人。」進云:「 罔明乃下方菩薩，為何出得女子定？」師云:「 卻較些子。」進云:「 女子入定，明甚麼邊事？」師云:「 眼睛壁立直。」進云:「 世尊坐觀成敗，意旨如何？」師云:「 牙齒一具骨。」進云:「 謝師答話。」師云:「 也須薦取始得。」乃云:「 今朝四月十五，諸人切莫莽鹵，普濟院裏打鼓撞鐘，正陽門外揚塵簸土。忽然撞著李鬍子，驀面一唾，云:『 元來是你。你若起一念，俗見、僧見、法見、佛見，閻羅王即來取你性命去也；你若不起一毫，俗見、僧見、法見、佛見，閻羅王亦來取你性命。』畢竟如何斷？無風荷葉動，必定有魚行。」復舉:「 盤山寶積禪師一日因市肆行，見客買豬肉，曰:『 將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刀，叉手曰:『 長史，那一塊不是精底？』寶積當下大悟。所以，大丈夫漢聞恁般話，便乃發露本地風光，如從萬丈深坑跳出，一肩擔荷去也。現前莫有更較寶積一籌者麼？嗄？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便下座。

上堂。士問:「 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師云:「 十字街頭眼卓朔。」進云:「 弟子則不然。」師云:「 你又作麼生？」進云:

「 手長衫袖短。」師打云:「 果然。」問:「 但有言說，都無實義；默然杜口，亦非真諦。去此二途，請師直指。」師云:「 普濟菴前剎竿子。」進云:「 恁麼則言句了也。」師云:「 草木不借春風力，到處花香盡可知。」進云:「 可謂拂子頭邊施雨露，草木瓦礫盡翻身去也。」師云:「 也須識自始得。」士問:「 夏景連天熱，鮮花遍地開。花開花卸，請問和尚: 卸在什麼處？」師云:「 眼裏緇素，泥人墮淚。」士云:「 四大分張又作麼生？」師云:「 四大分張，猶是外頭事，如何是你家裏事？」士云:「 兩頭掐斷。」師云:「 中間又作麼生？」士喝，師打云:「 卻原不知。」乃云:「 昔日大慧禪師因見老宿上堂，云:『 我在老師會中得個末後句，不免布施大眾。』良久云:『 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便下座。大慧云:『 山僧即不然，我在老師會中得個末後句，不免舉似大眾。』便下座。」師云:「 大眾還知大慧、老宿末後句麼？直饒二老一鼻孔出氣，要且同條生、不同條死。普濟則又不然，我在江南老師會中得個末後句，一時拋向正陽門外去也，待五鳳樓點頭，即向你道。」便下座。

上堂。問:「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請問和尚，畢竟是多少？」師云:「 紅塵堆裏撒珍珠。」進云:「 恁麼則雪山片片藏蹤跡。」師云:「 依舊天晴日頭出，雨落階前濕(忽雨復晴)。」進云:「 杲日當空曜古今。」師云:「 為甚卻有一點照不著？」問:「 昔日興化打擯維那，未審過在什麼處？」師云:「 更與你一頓。」進云:「 恁麼罰錢五貫則已，因甚又擯出院？」師云:「 賞罰分明。」進云:「 智過於師，方堪傳受。秖如克賓，還識興化也無？」師云:「 官不容針。」進云:「 和尚今日法戰不勝，罰知藏師辦齋一供。」師打云:「 維那也須喫棒。」進云:「 果然賞罰分明。」師云:「 靜悄悄地。」乃云:「 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還有識得心的麼？獅子決定咬人，韓盧始終逐塊，須是家裏人，始說家裏話。南泉牧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犯人苗稼；擬向溪西牧，亦不免犯人苗稼，不免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普濟者裡瞎驢群隊，一任東踏、西踏，也無苗稼可犯，且喜水足、草足，一個個飽齁齁地，切忌瞌睡! 汝若瞌睡，閻羅王即將木瓜換卻汝心，黑荳換卻汝眼；牛頭阿傍將利刃換卻汝舌，縫卻汝口，塞卻汝鼻，管教你有口開不得，有氣吐不得，有眼見不得，有心用不得。到此田地，作麼生得直下脫略去？普濟更與矢上加尖。」喝一喝，下座。

京衛經歷司童上甫，母難日請上堂。問:「 若知天命，處處盡成無量壽；將通耳順，聲聲皆是古彌陀。此是童君原具足，因齋慶讚又

如何？」師云:「 一點也謾你不得。」進云:「 恁麼則柱石千年朝帝闕，金湯萬古法王城。」師云:「 家家有路透長安。」乃云:「 若論佛法二字，直得嘴挂壁上，無言可說，無理可伸，所以，妙性圓明，離諸名相。今日因齋慶讚，不免旁通一線。」豎起拂子，云:「 還見麼？」喝一喝，云:「 還聞麼？見乃親見，聞乃親聞，既爾聞見分明，更少欠個什麼來？咄! 即此見聞非見聞，實無聲色可呈君。君不見，南山雨濕松蒼翠，北海波添歲更長(是日直雨)。」上堂。問:「 教中道:『 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不知汝是什麼？」師云:「 棋盤街口下馬牌。」進云:「 祖家又道:『 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 他又是誰？」師云:「 犯禁者斬。」進云:「 祖義、教義，是同？是別？」師云:「 從來沒有這些子。」進云:「 必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師打云:「 放過則不可。」乃拈起拄杖，云:「 諸仁者! 還會麼？」復卓一卓，云:「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拄杖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打箇噴嚏，落在汝諸人眉毛上，廝結儘力，抖擻不下。直饒抖擻得下，未免明人面前三尺暗，切忌仔細。」復云:「 昔，僧問趙州云:『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 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觔。』」師云:「 趙州恁麼貼體為人，可憐者僧沒處著到。今日有問普濟:『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即向他道:『 我在都門做領葛布道袍，重三觔四兩。』且道: 與趙州是同？是別？若道是同，爭奈寒暑何？若道是別，又爭奈寒暑何？山僧與麼亦不壓良 為賤，此話三十年後自有識得輕重者在，汝等更向者裏討什麼斤兩？」以拄杖趁散大眾，歸方丈。
上堂。師云:「 淨裸裸，赤灑灑；絕遮攔，沒可把。普濟安居月餘日來，未審所求何事？若教他立地成佛去，不免自生退屈，只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管取頭徹尾徹。徹不徹，那怕甕中走卻鱉，一款招承了也! 且道是何罪結？逢人但恁麼舉。普濟有此說、沒此說？雲門乾矢橛。」喝一喝，下座。
端午節，上堂。問:「 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百舌咸消滅，當陽不必挂靈符，直截根源請師說。」師云:「 誰思屈子意，千古動悲風。」進云:「 恁麼則大家相看鬥龍舟去也。」師云:「 莫眼花。」乃云:「 家家門前艾旗高挂，蒲劍揮空；魑魅魍魎，掃蹤滅跡；閒神野鬼，何處窺張？雄黃酒到處噴灑，敕令符挨門排帖，城市兒童點額，村坊父老歡杯。秖如汨羅江上，楚水連天，龍舟鬥彩，角黍投漩，又作麼生？雖然，事因人設，時逢節慶，爭奈當年於此日，招魂千古慟悲風？且道: 衲僧門下如何慶感？不免也歌一曲: 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兩樣聲，若問西來佛祖意，三千里外沒途程。沒途程，可憐生，君不見，九年面壁兮單丁，五葉花開

兮令行。雨落地濕，日出天晴。且道:　是甚時節？樂歆歆兮，依前日午打三更。」
上堂。師舉:「 經云:『 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師云:「 若乃離名離相，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其或就事就理，如蠶作繭，自纏自縛。即心即佛，亦是認賊為子；非心非佛，何似捏目成花？馬大師是何心行，普濟一味應病與藥，豈肯為蛇添足？秖如古人道:『 東司頭不得與你說佛法。』既東司頭不得說佛法，莫是法堂前說得麼？若總作恁般見解，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祖師西來意在!　」遂攛下拄杖，展手云:「 我手何似佛手？」便下座。
上堂(是日大雨)。樂修法師問:「 龍池興法雨，滂沱潤燕山，古曲無音調，請師為重宣。」師云:「 拍拍是令。」進云:「 秖如洞上宗風，如何是正倒時便起？」師云:「 切忌向功勳邊坐殺。」云:「 如何是正起時便倒？」師云:「 棒頭指處，血濺梵天。」云:「 如何是起倒同時？」師云:「 瞎。」「 如何是起倒不立？」師云:「 大眾俱在現前。」進云:「 四句已蒙師指示，不涉起倒時如何？」師云:「 禮拜著。」進云:「 更有應時為人一句，請師直指。」師云:「 風雲為爾通消息。」進云:「 恁麼則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 也須照顧自己。」乃云:「 過量人自爾異目超宗，白拈賊慣便就窠打劫。衲僧家果有如斯手段，不妨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乘機接物，驅耕奪食，亦不為分外。豈不見高峰大師在三塔悟得個『 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這漢』，便打脫個拖死屍底句子，以為一場歡喜，及見雪巖欽，一日問云:『 日間浩浩，還作得主麼？』云:『 作得主。』又問:『 睡夢中作得主麼？』云:『 作得主。』又問:『 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什麼處？』高峰大師被此一問，只得無理可伸，無言可對。所以，古人虛心，不肯自欺。若是今時之流，不是擎拳，便是豎指，一時勉強支捂過去，如此等輩，實可憐愍。故爾，欽云:『 從今日去，也不要汝學佛學法，也不要汝窮古窮今，但只飢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卻抖擻精神。我這一覺，主人公畢竟在什麼處安身立命？』你看高峰大師將這個疑團子安在胸中，五年吞吐不下，一日被同宿推枕子墮地，廓然大悟，方知是個到家時節，始信從上為人言不謬發，豈效認光影門頭而為印可者哉？大眾，且道高峰大師悟個什麼來？」噵云:「 紅爐豈是閒施設，要煉真精不變金。」
柯總督夫人請上堂。師乃卓拄杖，云:「 拄杖子!　為汝諸人說佛法去也。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直下一念知歸，十方世界消殞，淨體圓明，真常獨露，曠劫無明煩惱，即是真如佛性，情見習氣，亦是遊戲三昧，始信聖凡不二，含靈一家，山河大地，草木叢

林，都歸自己，又有什麼僧俗男女之見？所以，經云:『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且道: 現前之物，又作麼生轉？直饒轉得，也只得一半。秖如那一半又作麼生？不妨更與道破。」喝一喝，下座。
上堂。師云:「 須菩提解空第一，生時家室盡空。世尊纔陞座，須菩提便出眾，云:『 希有，世尊。』大慧杲禪師云:『 見個什麼道理，便恁麼道？』天親菩薩作無量偈，只贊『 希有』二字。圓悟禪師云:『 一句是一個鐵橛。』故六祖聞『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便悟去。」師云:「 現前眾中，且道六祖悟個甚麼？若知六祖悟處，便不辜負自己；若不辜負自己，便乃直截根源，一刀兩斷，直教勦絕去，實無一法可當情，更說什麼『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遂卓拄杖，云:「 知音不在千鍾酒，一盞清茶也醉人。」
上堂。師云:「 勦絕一句子，不辭向汝諸人道去也。」良 久云:「 還會麼？三乘十二分教，一時應病與藥；千七百則公案，亦是披枷帶鎖。若是個大丈夫漢，瞥爾見徹根源，藥病俱除，枷鎖頓釋，向二六時中灑灑落落，遇境安排，有甚麼的的確確，見眼是色，聞耳是聲，聲色堆頭祖師心？祖師心且置，作麼生是汝諸人自己底心？殺人者知罪，旁觀者喫驚。」
解制上堂。問:「 根塵同元，縛脫無二。教中既無縛脫，禪門何有結解？」師云:「 不向他家路，縱橫任去來。」進云:「 秖如解開布袋頭，放出一群牛，請和尚放出牛看。」師云:「 照顧腳下。」進云:「 忽遇著踞地獅子，向什麼處躲避？」師云:「 遍界絕蹤跡。」進云:「 恁麼則喪身失命了也。」師云:「 果然。」乃云:「 普濟院九十六日安居已竟，不曾動著諸人一些，及至驀地一拶粉碎，向二六時中屙屎放尿，穿衣喫飯，行住坐臥，觸著磕著又作麼生迴避？若迴避得，許你十字街頭縱橫無礙，婬坊酒肆任意逍遙；如若未然，切忌仔細，他日閻老子前，莫謂山僧不道。」喝一喝，下座。

如如開鐘板(附)

師云:「 雲從龍，風從虎。馬祖僧堂，百丈規矩。不落聲聞大丈夫，遵循號令歷今古。」遂擊板。

如如齋單引(附)

銅頭鐵額，不問廬陵米價；水足草足，休提趙州公案。木札羹和盤掇出，鐵屑飯一任吞吐。雖然如是，南湖不做這般去就，要使應供高流，人人腳跟點地；飽參上士，個個鼻孔撩天。

普濟掛鐘板

師云:「 少室單丁，遍地兒孫出馬駒；大雄號令，典型千古振宗風。秖如舊店重開，又作麼生？」遂掛板，云:「 一番提起一番新。」復擊板，云:「 隨伊喫飯穿衣去，眼裏聞聲處處真。」

普濟齋單

普濟院裡，赤手空拳，不問如何若何，一個個眉毛廝結，要與黑面老子討個越生出死的路頭。恰遇著山僧，劈脊一棒，直教瓦解冰消。雖然如是，也要灶裡明生，缽盂口濕。
卷一(終)

介為舟禪師語錄卷之二

記錄

住吳江海雲寺語錄

師於順治十八年二月十九日在禾中萬松菴受請，於四月十五日進院。
山門。師云:「 廣大法門，不用起模畫樣。且道隨方建化又作麼生？當軒路徑通霄漢，一任擎頭戴角來。」喝一喝，便入。
伽藍。師云:「 擁護叢林在爾，提持祖令由我，將此深心奉塵剎，衛法衛僧莫懈惰。」遂燒香。
韋馱。師云:「 支那國中賓中主，海雲寺裏主中賓，秖如賓主相見，如何話會？」遂插香，云:「 此瓣香燒大家知。」
佛殿。師云:「 巍振大千，天魔外道拱手；至尊三界，歷代帝王曲膝。今古不離空劫座，世出世間咸瞻仰。」遂展拜。
據室。云:「 從上老古錐，盡向這裏坐斷天下人舌頭。且道新長老如何施設？饒伊鐵額銅頭漢，到此也須親煆煉。」便起。
當日眾護法請上堂，持菴金居士同爾初和尚遞疏，師接疏示眾，云:「 大眾會麼？這個是勾無面目漢的信符，具異口同宣的妙義，恰好落在山僧手裏。若為流通，卻請第一座對眾拈出，始見千里同風，終歸異途一轍。」宣疏畢，師指法座，云:「 此箇大寶法王之座，天然突地，迥絕週遮，直饒須彌燈王亦不敢正眼覷著。且道新海雲如何趨步？」喝一喝，便陞座。拈香，云:「 此一瓣香，拔出人表，迥不同儔，爇向爐中，耑為祝延當今皇帝聖躬萬歲。」次拈香，云:「 此一瓣香，靈山親承囑付，法筵賴以覿面，伏惟滿朝文武並及現在宰官、郡邑縉紳、護法居士等眾，歷劫不昧靈根，現前均資慧力。」又拈香，云:「 此一瓣香，初向南湖揚聲，次於都門酬價，此乃第三回拈出，供養江南常州府宜興縣龍池山禹門堂上先師萬如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圓明和尚白槌云:「 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 若是第一義，山僧未離嘉秀，圓明和尚蚤已一槌打就了也。還有超關奪越者麼？」僧問:「 月到海雲處，風來滿院香。如何是海雲境？」師云:「 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進云:「 如何是境中人？」師云:「 覿面薦取。」進云:「 人境已蒙師指示，如何是佛法的的意？」師打云:「 向這裏會去。」進云:「 不辭行腳苦，隨處得風流。」師云:「 看看時雨灑長空(時陞座漸有微雨)。」師乃云:「 一句了然，千差截斷，不落有無階級，豈容擬議思惟？所以建法幢，立宗旨，傳佛

祖心印；別教外，離言詮，廓人天正眼。透聲色外，橫身古路，向百草頭，卓立風規。直饒見徹如斯，若到衲僧門下，更有向上事在。」遂舉起拂子，云:「 大眾還會麼？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漉始應知。」復曰:「 昔日法燈禪師云:『 山僧本欲深棲巖竇隱遁過時，蓋緣清涼老人有未了底公案，出來為諸人了卻。』山僧自先師去世以來，向因抱病守拙，適承郡邑護法縉紳、春元、文學、居士等眾，既我同門圓明爾初和尚，馳翰相招，將山僧推出海雲座上，若謂為龍池先老人了未了底公案，則瞎卻天下人眼去在；若謂不為龍池先老人了未了底公案，亦瞎卻天下人眼去在。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復舉:「 王常侍一日訪臨濟，同到僧堂內，侍曰:『 這一堂僧還看經否？』濟曰:『 不看經。』侍曰:『 還學禪否？』濟曰:『 不學禪。』侍曰:『 經又不看，禪又不學，畢竟作甚麼？』濟曰:『 總教伊成佛作祖去。』侍曰:『 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作麼生？』濟曰:『 我將謂你是個俗漢。』大慧禪師云:『 臨濟老漢握一柄金剛王寶劍，氣衝宇宙，天下橫行，等閒被這官人輕輕一拶，便見冰消瓦解。且道這官人有甚長處？聽取一頌。』大慧頌云:『 世出世間希有事，顯發須憑過量人，只將補衮調羹手，撥轉如來正法輪。』」師云:「 臨濟大師大似藏珍之家，忽遇個白拈賊，挨身一擦，便傾出顆摩尼寶珠，光前絕後，耀古騰今。大慧恁麼拈頌，壁立萬仞，千古之下，誰敢埋沒王常侍？且道臨濟、大慧還有為人處也無？聽取海雲一頌: 一段奇特大因緣，分明驗的向人前；大家豁開正法眼，莫教滅卻瞎驢禪。」圓明和尚結槌云:「 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上巳日命監院啟論普門品經期，沈天一居士設齋請上堂。僧問:「 祖意、教意即不問，聲色堆中請師指示。」師云:「 何處不稱尊？」進云:「 恁麼則香風遍處誰能識，湖水深雲笑滿腮。」師云:「 誰是知音者？」僧喝，師打云:「 者一喝落在什麼處？」進云:「 大眾證明。」師云:「 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乃云:「 有佛處不得住，菜花開遍，處處黃金布地；無佛處急走過，林木森陰，村村煙柳垂絲。好光景，大家看，浪湧桃花三月三，平地一聲燒尾去，崢嶸頭角絕遮攔。且道海雲隊裏如何變化？」良久云:「 謾誇三級禹門浪，密移一步看飛龍。」卓拄杖，下座。

因開三門，程居士夫婦設齋請上堂。僧問:「 門開八字，明賢蚤悟；風帆未挂，達者先知。正恁麼時如何？」師云:「 縱目所觀。」進云:「 龍女獻珠增意氣，垂虹亭畔得風流。」師云:「 海雲天際闊。」進云:「 鉤頭未釣寒潭月，柳線先穿金鯉魚。」師震威一喝，僧禮退。問:「 一喝分賓主，照用一齊行。如何是照用一齊行？」師垂拂云:「 你還上釣麼？」進云:「 如何是先照後

用？」師云:「 你不在門外。」進云:「 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 棒棒見血。」進云:「 如何照用同時？」師云:「 汝試覷看。」進云:「 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 今日不答汝話。」進云:「 照用已蒙師指示，向上法身事若何？」師云:「 處處桃花刺眼睛。」進云:「 恁麼則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師云:「 過去久矣。」進云:「 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 不得頭上安頭。」僧禮拜，師乃云:「 法無定相，遇緣即宗；智不格物，隨流得妙。直得觀音菩薩，塵塵作主，剎剎分身: 應以比丘、比丘尼身得度者，即現比丘、比丘尼身而為說法；應以婆羅門、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婆羅門、宰官身而為說法；應以長者、居士身得度者，即現長者、居士身而為說法；應以若男、若女等身得度者，即現若男、若女等身而為說法。正所謂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諸仁者! 還知山僧拂子為諸人說法麼？」驀豎起拂子云:「 向一毫端上建寶王剎，現千百億釋迦牟尼佛而為說法去也。雖然如是，總不見得。何故噇？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始自知。」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 松陵城畔，眾信慇懃，師登寶座，祖印高提。如何是密密意？」師云:「 鑒。」僧喝，師便打，乃云:「 擊大法鼓，演大法義；蠢動含靈，個個瞥地。為甚靈昭女又道『 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適纔落雨，恰又天晴，晴雨分明見者親。見者親，切莫馳求向外尋。直饒塵說、剎說、無邊說，海雲將來都拋卻。為甚如斯？個個聞見分明。」喝一喝，下座。

三月十五日，施主設齋請上堂。僧問:「 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第一義即不問，如何是當觀？」師云:「 蚤已道過了也。」進云:「 金風吹玉管，那個是知音？」師云:「 目前無異法，不與眾同流。」進云:「 獅子蓋覆群音去也。」師云:「 嚇殺閻黎。」僧喝，師云:「 不得亂鳴。」師乃云:「 有時向十五日前成所作智了辦也，有時向十五日後妙觀察智分明也。且道: 正當十五日，大圓鏡智，目前無一法，無一法不在目前，纔擬一法，便隔千里萬里去也。秖如平等性智一句又作麼生？情與無情等共見，眼裏瞳人各不知。」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 春末夏初，綠樹成陰；師陞寶座，有何祥瑞？」師豎拂云:「 會麼？」進云:「 琉璃殿長珊瑚樹，瑪瑙階生碧玉花。」師云:「 見箇什麼道理？」進云:「 薰風有意無人曉，吹綻梅花笑嶺頭。」師云:「 未是時節。」僧喝，師云:「 再喝一喝看。」僧禮拜。問:「 馬祖一喝，因甚百丈三日耳聾？」師震威一喝，進云:「 黃檗吐舌又作麼生？」師便打。進云:「 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師云:「 也須領會始得。」師乃云:

「 今朝三月廿六，春風夏日成熟，海雲寺裏無為，露柱燈籠碌碌，直得三千諸佛，說法於重重香水海；五百高流，應供于天上人間。且喜海雲終日喫粥，未曾嚼著一粒米，又作麼生？正直眾施主設齋，請山僧陞座，為諸人說一句子佛法。且道： 這一句子如何說？為復是福田說，為復是受供說？若為福田說，福田無量；若為受供說，受供無處。且道： 除此二途，如何即得？」卓拄杖云：「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便下座。

比丘尼明賢、勤修，領眾善友設齋，請上堂。問：「 一輪杲日當空掛，四海山河處處明。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云：「 通身顯露。」進云：「 大定等虛空，罔明是初地菩薩，為甚卻出得女子定？」師云：「 拈來全不費工夫。」進云：「 出得出不得，今蒙指示。秖如瞿曇、女子、文殊、罔明，即今在甚麼處？」師云：「 都與一串穿卻。」進云：「 恁麼則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杆。」師云：「 也須施功絕妙始得。」進云：「 謝師答話，學人禮拜。」師云：「 闍黎又分身去也。」僧便喝，師云：「 大眾且道： 這一喝還有賓主也無？」進云：「 也要和尚知得。」師乃卓拄杖云：「 若識得這一喝，賓主歷然，目前萬法無不了了；其或未然，不免與諸人下箇註腳。今朝四月初一，夏熱春聲已畢，乍晴乍暗作甘霖，草木昆蟲均利益。且看行人路頭滑，帶水拖泥，半乾半濕奇逢，移花接木漫呈，巧手緣爾，攢米作供，特煞現成。秖如百花叢裏安身，十字街頭著腳底，合作麼生銷受？莫將世俗見，埋沒道人心。」下座。

史、金、包、張、陳、沈眾善友設齋，請上堂。問：「 垂虹亭畔，脫體全彰，未審海雲門下如何？」師云：「 風恬浪息。」進云：「 因甚城東老母與佛同生，不得見佛？」師云：「 你那裏見得？」僧一喝，師打一拂云：「 叫屈作麼？」進云：「 為什麼十指頭上俱現？」師云：「 莫妄想。」問：「 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二六時中，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如何是不增不減底道理？」師云：「 那裏得這消息？」進云：「 水底蝦蟆吞日月，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 卻不風流。」僧擬議，師便喝，進云：「 啞子喫黃連，舌頭俱宕出。」師云：「 略知滋味。」問：「 春歸何處也，滿目綠陰濃，了了不遷義，朝朝日出東。春去夏來，因甚又道不遷？」師云：「 農夫個個望甘雨。」進云：「 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師云：「 長安且置，吳江風境又如何？」進云：「 白雲片片歸巖谷，芳草漫漫掩逝川。」師云：「 漫將聲意語喃喃。」進云：「 大眾牢牢著耳聽。」師云：「 音韻都在千峰裡，啼徹南尋萬木新。」僧喝，師云：「 是何意旨？」進云：「 聾卻一堂僧。」師云：「 沒交涉。」問：「 智與師齊，減師半德，過在甚麼

處？」師云:「 過在閻黎。」進云:「 某甲推倒禪床，喝散大眾，又作麼生？」師云:「 你不是其人。」進云:「 從來覿面難回互，遍界明明不覆藏。」師云:「 好與三十棒。」進云:「 坐卻毘盧印，踏破普賢門。」師云:「 切莫亂走。」僧便喝，師云:「 又亂喝作麼？」師乃云:「 身是菩提樹，心是光明臺，智性清淨海，日不假安排，神通並妙用，運水及搬柴。現前諸仁者，還識得神通妙用麼？若識得，神通妙只在動用中，頭頭顯露，物物全彰，非但現前，四眾人等亦如是，過去諸佛亦如是，未來諸佛亦如是，現在諸佛亦如是，乃至僧亦如是，俗亦如是，男亦如是，女亦如是，蠢動含靈亦如是。所以道: 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以拂子擊香几，下座。

比丘尼領丁信童設齋，請上堂。問:「 諸家門庭即不問，三玄三要請師宣。」師云:「 點即不到。」進云:「 為甚麼點即不到？」師云:「 點。」進云:「 看破了也。」師云:「 不點。」僧一喝，師云:「 到即不點。」問:「 古人一言半句，便知曹洞兒孫。」師云:「 我這裏總用不著。」僧便喝，師云:「 你者一喝，是臨濟？是曹洞？」僧又喝，師云:「 再喝喝看。」進云:「 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師云:「 也是亂統。」師乃云:「 適纔伐鼓陞座，早已向諸人道過了也，乃至鼓寂鐘沉時又作麼生？所以道: 靈源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且道未入門一句又作麼生道？」遂以拂子擊香几三下云:「 海雲今日失利。」下座。

在心禪人領陶省吾居士等設齋，請上堂。問:「 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 百雜碎。」進云:「 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 覿面不相識。」進云:「 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打云:「 把舵逆風行。」進云:「 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 從來不踏歌舞地。」進云:「 恁麼則一月印千江去也。」師震威一喝，僧禮退。師乃卓拄杖云:「 還會麼？知有底人，穿破聲色外無遺，靈然獨耀；踏翻歌舞地遊戲，物等同真。花街柳巷，出入自由；婬坊酒肆，縱橫無礙。直向百花叢裏不沾身，荊棘林中全意氣。又有什寒暑不遷之謂耶？所以，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現前諸仁者，還知自己得妙之處麼？眼觀空色界，心印了無宗。」喝一喝，下座。

比丘尼覺塵領超果設齋，請上堂。問:「 師陞猊座，四眾臨筵，向上一機，乞垂方便。」師良 久云:「 會麼？」進云:「 恁麼則全憑一滴曹溪水，流入滄溟透底香。」師云:「 汝再道看。」僧喝，師云:「 看。」僧作禮。問:「 昨夜吳江傳消息，報道海雲飛上天，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 杲日當空。」進云:「 恁麼則針鋒

頭上翻筋斗，紅爐燄裏碧波生。」師云:「 照顧眉毛。」進云:「 只如『 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作何話會？」師云:「 個個得意氣。」進云:「 一句曲含千古韻，萬重雲散月來初。」師云:「 又被風吹別調中。」進云:「 水上東山行不住，火中木馬夜嘶鳴。」師云:「 露柱向汝道什麼？」進云:「 可謂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師云:「 闍黎為甚被片雲遮卻？」僧連喝，歸眾。問:「 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如何是實事？」師云:「 親言出親口。」僧打一圓相，師云:「 看破了也。」進云:「 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師云:「 只是你不會。」僧豎一指，師云:「 指東話西作麼？」師乃云:「 窮理盡性，達諸佛之本源；運智酬機，豁當下之狐疑。泯妄絕寂，即如如佛。所以經云:『 當知是妙法，諸佛之秘要。』現前大眾，還知汝自己秘要麼？靈光耀徹三千界，山河照破自無私。」卓拄杖，下座。

張子明居士為嚴父設齋，請上堂。問:「 佛祖未出世，天地猶未分，如何指示？」師云:「 庭前柏樹子。」進云:「 未陞座已前，再請一語。」師打云:「 會麼？」進云:「 吳城與海雲門額又作麼生？」師云:「 家家門前火把子。」師乃云:「 了達妙智，別異歸於佛海；透脫玄機，敲唱歙于一音。所以，心不離境，境不越心，物我洞然，當體融化。正所謂: 古佛家風，在處音振聲揚；野老謳歌，隨流緣澄影寂。且道: 不落算數一句又作麼生道？長年不老雲中鶴，亙古無虧壽域山。」喝一喝，下座。

佛誕日，西門眾居士設齋，請上堂。問:「 雲開日出，雨落地濕，未審還打濕袈裟角也無？」師云:「 突出便見。」進云:「 恁麼則指天指地千古意也。」師云:「 何處不誇尊？」僧喝，師打云:「 也不可放過。」問:「 昨夜降王宮，今朝成佛道，打破太虛空，如何覓得？」師云:「 覓得覓不得且置，即今在什麼處？」僧喝一喝，師云:「 只者一喝那？」進云:「 亙古亙今藏不住，大千沙界絕羅籠。」師云:「 為什麼腳跟不點地？」乃云:「 今朝四月初八，淨飯王宮生悉達，九龍吐水沐金軀，大地山河光交潔，無端撞著老雲門，特地一棒要打殺。然雖如是，誰是知恩報恩者？若解知恩報恩，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總向汝一個鼻孔出氣，又說什麼未降王宮、度人已畢，未出母胎、說法已竟？只如今朝四眾臨筵，請山僧陞座，還是悉達降生了也？還是度人已畢？還是說法已竟？若檢點得出，許你具一隻眼。且道海雲為人一句又作麼生道？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喝一喝，下座。

完經期，監寺偕兩序請上堂。問:「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今日海雲解制，且道何人會得？」師打云:「 你會麼？」進云:「 不會。」師云:「 為甚不會？」僧云:「 不會不會。」師云:「 大好

不會。」進云:「 萬古碧潭空界月，月中丹桂鳳凰棲。」師云:「 卻是汝不解棲。」僧便喝，師云:「 莫亂統。」師乃云:「 今朝四月十五，農夫漸入勞苦，分付我輩出家兒，切莫麤心學莽鹵。諸方處處結夏安居，入茲平等性智了也。惟有海雲寺裏，一味平坦坦地，舉步措足，無不了了。若以眼見耳聞，即落於見聞覺知；若不以眼見耳聞，亦落于見聞覺知。教中云:『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驀卓拄杖，云:「 且道物作麼生轉？」喝一喝，下座。

上堂。師云:「 春日晴，春鳥鳴，春風拂拂柳條新，山河大地無遮障，草木馨香總是春，多少往來行路者，不知誰識箇中人？眾中還識箇中人麼？海雲恁麼，則直不藏曲去也。」以拂子劃一劃云:「 分明覿體吾無隱，理事融通處處真。」遂卓拄杖，下座。

為計念祖文學對靈升座。師云:「 昔日張拙秀才，明此宗，達此理，作偈云:『 隨順世緣無掛礙，涅槃生死等空花。』」驀豎起拂子云:「 計文學念祖，汝還會麼？汝父謂汝才離襁褓便能誦詩書，及至齠齔之歲，文彩全彰，真乃奇才異世之神童也。先聖年十有五而至於學，至於從心道明一貫之旨，汝年十五已列庠序，欲望聲名注於竹帛，永煥祖父門墻。今方十六，詎遭痘司行譴，促爾天資夭折於妙年。生前篤志學儒，誠謹淳孝，究心內典，而自覺自知，臨終之際，欣剪髮披緇，具沙彌體相，正身危坐，叉手結印，瞑目長往，真可謂儒釋之奇男子也。致令汝雙親、祖母不忍，難割肺腑痛徹之悲，故請山僧升此座，為汝一一指示分明，恁麼則隨順世緣無掛礙去也。且道辭親割愛一句又作麼生道？但願靈根終不昧，何妨嗣世再生芽？」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師云:「 月直清和夏日長，無邊景況逐人忙，桑林葉剪蠶絲白，春去催耕菜麥黃。秖如靈昭女道『 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又作麼生理會？」豎起拂子，云:「 明明拂子頭，明明祖師意。且道: 今古是同？是別？若檢點得出，許你具一隻眼；如若未然，更為重說偈言。百草頭邊流不盡，龐家女子太風光；海雲不與蛇添足，只要諸人自主張。」遂擲拂子，喝一喝，下座。

佛誕日，圓菩薩大戒，上堂。僧問:「 踞虎頭，收虎尾，衲子尋常作略。秖如全提正令一句又作麼生？」師打云:「 全提正令橫無礙。」進云:「 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師云:「 如何是絕狐蹤處鄣？」僧便喝，師云:「 非汝境界。」問:「 今朝四月八，皇宮生悉達，惹得韶陽老，一棒要打殺。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是知恩報恩？」師云:「 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進云:「 秖如和尚坐籌帷幄，決勝千里，設有個單刀直入底漢到來，又且如何？」師云:「 正令當行。」進云:「 若不慣經曾百戰，聞者無不喪膽魂。」師云:「 退身有分。」僧一喝，歸眾。乃云:「 提劍攪

龍門，未謂好手；一棒全正令，漫稱作家。直得千百億身等示一身，於一身中現無量千百億獅子座，於獅子座上現無量千百億盧舍那身、千百億釋迦牟尼佛身，各各一等同聲誦此無量億諸佛、菩薩心地法門，令已學一切菩薩、未學一切菩薩、當學一切菩薩，證此無量心地法門戒法之體，明此無量心地法門戒法之原，於千光王影中光光相照，於一一光中建無量廣大佛事，如一毛頭許相似。汝等諸人還會麼？」良久云:「 漫言獨步稱尊貴，那個男兒不丈夫？」卓拄杖，下座。

四月十五日講《 梵網經》完，上堂。僧問:「 薰風吹動百花香，無位真人不覆藏，脫體風流隨處得，更將何法可商量。」師云:「 探珠宜浪靜，動水取應難。」進云:「 與麼則掀翻大地尋知己，撥轉支那定是非。」師云:「 海雲門下匝地風高三尺。」進云:「 正是和尚放身命處。」師云:「 莫謗他好。」僧禮拜，歸眾。問:「 把住則乾坤失色，放行則瓦礫生輝，如何是放行中把住的事？」師云:「 一串穿卻。」進云:「 如何(是把)住中放行的事？」師云:「 無你立地處。」進云:「 恁麼則椰栗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師云:「 看腳下。」乃云:「 理無礙說，事無礙說，理事無礙說，事事無礙說，乃至借物明心說、總說、別說，恁麼喚作教，得麼？拈花微笑，斷臂安心，即心即佛，非心非佛，即此用，離此用，一喝三日耳聾，玄中具要，主中歷賓，賓中歷主，照用同時，照用不同時，至於乾矢橛、麻三觔、庭前柏樹子，恁麼喚作禪，得麼？秖如佛制，比丘於此日，諸方結夏安居，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恁麼喚作戒，得麼？海雲總不恁麼，直教椰栗橫肩去，撥轉如來正法輪。」便下座。

師受姑蘇報國寺請，上堂。拈疏示眾，云:「 春花簇錦，穿林快語如梭；夏火炎新，透底玄音若雷。聞聲讚揚莫及，函蓋文彩全彰。要會離言別旨麼？應須對眾敷宣。」宣疏畢，指法座云:「 峭峻處別有風規，坦夷處斬新條令。恁麼喚作寶華王，蚤已孤負己靈。」喝一喝，便升座。拈香罷，僧問:「 海雲三載風帆穩，吳市法幢報國新。如何是應時一句？」師云:「 春雨如膏。」進云:「 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還許學人下釣也無？」師云:「 水淺不是泊船處。」僧喝，師打云:「 亂鳴作麼？」進云:「 小出大遇去也。」師又打云:「 莫亂走。」進云:「 埋沒人不少。」師云:「 誰埋沒你？」又僧問:「 昨夜萬山晴，今朝煙雨集。一色本同根，俄爾成差別。如何是不差別的法？」師云:「 萬葉千枝同一體。」進云:「 恁麼則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逐四時凋？」師云:「 那個男兒不獨尊？」進云:「 道古任傳天子令，時清唯聽太平歌。」師云:「 風行草偃。」進云:「 泥牛吼處乾坤廓，木馬啼嘶草芥鮮。」師

云:「 且道是什麼人聞見？」僧便喝，旁僧亦同喝，師云:「 兩喝一彩。」又僧問:「 姑蘇城內傳消息，海雲堂上振家風，覿面提持端的旨，未審當陽付阿誰？」師云:「 該耳知音。」進云:「 與麼則曹源一滴水，芳芬遍界新。」師云:「 葉茂千秋。」進云:「 須是一番調羹手，撥轉如來正法輪。」師云:「 據令當軒。」進云:「 一雨普潤週沙界，山川草木盡沾恩。」師云:「 正是時節。」進云:「 彎弓已掛狼煙息，四海歌堯賀太平。」師云:「 橫按鏌耶清宇宙。」請主亞圭問:「 獨占松陵，道布乾坤，承蒙和尚慨允吳門報國，今日同諸護法特來迎請和尚，未知如何指示？」師云:「 一肩擔荷。」圭顧視大眾云:「 大眾還聞麼？」師云:「 也要自肯承當。」乃云:「 太湖三萬六千頃，未是闊在；縹緲七十二峰堆，秀出雲間。水流環翠百花香，江城人人著眼；閶闔門開萬戶扃，吳山個個點頭。還會麼？正所謂: 真不掩偽，曲不藏直，直得向臥龍街頭全身放下，鬧市路口任意縱橫。所以動若行雲，止猶谷神。行雲去以無心，谷神住而何間？是故動必有時，住必有方。且道: 即此就彼一句又作麼生？」良 久云:「 呼空響應海雲集，伐鼓聲中報國新。」喝一喝，下座。

住吳門報國寺語錄

康熙三年四月十五，師於松陵海雲寺受請，五月初九日進院。
山門。卓拄杖云:「 八字打開凡聖路，三千里外絕淆訛。」復卓一卓云:「 會麼？看取新條令，吳門跨獨尊。」
佛殿。云:「 威音已前，幾許覿面相逢？呱聲囙地，直得全身顯露。今日人天共集，豈可越例攀條？」遂展具拜。
韋馱。云:「 樓至化身，名稱普眼。報國維新，雲堂眾滿。供感三洲聲熱碗，慇懃瓣香憑拘管。」
伽藍。云:「 法王牆塹，叢林保障。願力弘深扶正眼，管教大地仝安養。」
祖師。云:「 東土西天，起模畫樣，嘴盧都，言無誑，累及兒孫殃不了，酬冤只得者瓣香。」
入室。云:「 三頭六臂的，平空放下；渾身著眼的，沒處分疏。一棒施行該百令，銅頭鐵額血淋身。」便坐。
當日，監院暨眾檀護及齋主范居士等，請上堂。監院遞眾護法公啟，師接，示眾云:「 霞箋耀彩，海雲眾目瞻光；翰墨流香，報國公驗端的。還有見聞日新者麼？其或未然，再煩表白。」宣疏畢，指法座云:「 者大寶華王，不假特地湧出，亦非從天降下，漫謂游行絕伴侶，讓伊獨步上頭關。」遂陞座，拈香云:「 此一瓣香，持

乾綱而布政，掌坤維而新民，伏為當今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次拈香云：「籌運莫測之機，輔弼弘化之佐，德不孤鄰，名垂勳籍，伏為滿朝文武並及當道都撫、將軍、郡邑尊官、本寺護法大檀、居士等眾，共衛佛國金湯，洞明般若種智。」又拈香云：「嵩為本寺中興、弘戒、演教、茂林先律主，因緣輻輳，希聲遠播。」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名不得，狀不得，此乃第四回拈出，供養常州宜興縣龍池萬如先師，用酬法乳。」就座。黎川羅漢眉菴長老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拂電之機，掃蹤絕跡，智勇之士，當仁不讓。還有爭先奪旗者麼？」僧問：「這條白棒重拈出，的的相承報國恩。且道作麼商量？」師云：「師恩有據。」進云：「特地一肩擔荷起，象龍全集電光機。」師云：「急著眼覷。」進云：「茂林堂上分賓主，肘後玄鋒一脈新。」師云：「百花洲前添意氣。」進云：「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絕煙塵。」師云：「野老謳歌。」進云：「到者裏只得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師云：「也須恁麼始得。」僧便喝，師云：「大好一喝。」進云：「看取令行。」師云：「過去久矣。」僧問：「昔日無準禪師道『名不得，狀不得，取不得，舍不得，只麼得。』且道得個甚麼邊事？」師云：「五月榴花紅似火。」進云：「千年田地皆歸主，一任縱橫得自由。」師云：「遍界絕遮攔。」進云：「一點雄心今報國，八方皆受吾王恩。」師云：「歷古明心印，法園慶日新。」進云：「枯木重榮千載茂，寶殿重光萬古明。」師揮拂云：「盡向者裏沾恩。」僧喝，師打，僧作禮退。居士問：「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因什麼今日和尚陞座，名垂萬古？」師云：「向那裏得這個消息？」士便喝，師云：「者一喝落在甚麼處？」士云：「還有這個在。」師打云：「者個是什麼？」士便行。僧問：「不得如何若何，請和尚接戰。」師云：「戰個什麼？」僧云：「假雞聲過秦關也，莫道田文不丈夫。」師云：「自首者免罪。」僧擬議，師便打。進云：「不得亂打。」師又打云：「爭奈你不識痛癢？」進云：「放馬華山，已見太平氣象；垂衣而治，請師別展鋒鋩。」師打云：「我者裏一棒一條痕。」僧便喝，師云：「莫亂鳴。」師乃云：「具大智，顯大機，不妨塵中作主，鬧市稱尊，鎔聲色成一片，入異類，分化身，處鑊湯爐炭，得大自在，現羅剎鬼國，安然快樂。所以建大法幢，闡揚宗旨，單明佛祖心印，故爾入鄽垂手，大用超方。有時一句，烹金切玉，純一無雜；有時一句，奪劫外春光，掣開摩醯隻眼；有時一句，賓主不立，照用縱橫，直得八面玲瓏，吐氣揚聲。眾中還知報國一句麼？闢開濟北新條令，耀古騰今只麼行。」復卓拄杖云：「更有一句子，監院亞圭禪士親口傳聞了也，謹持郡邑鄉紳、諸護法啟致海雲，堅請山僧主

持，以擴門戶之新，耑為先茂林老和尚法席，所以，金口親囑國王、大臣護持建化門頭，方得源遠流通。今日四眾臨筵，豈可囊藏被蓋？亦不敢辜負先哲，將一個印心訣子傾出當陽，只要諸人共知共見，一狀領過。且道因齋慶讚一句又作麼生？」喝一喝云:「 男兒自有沖天志，豈向他人行處行？」羅漢長老結椎云:「 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

眾居士設齋，請上堂。師云:「 明得諸佛義，便識祖師心；會得祖師心，便知諸佛義。祖師心，諸佛義，奪境奪人真信諦。」遂以拂子向空點[、/(、*、)]，云:「 此是諸佛義，將什麼喚作祖師心？豈不見: 一擊竹翻聲色破，拖來死屍百年期。直饒恁麼的，向一機一境上悄然獨露，入佛入魔處觸目揚眉，總是向外馳求，亦未識祖師心在。畢竟如何酇？」良 久云:「 萬綠叢中紅一點，眼光爍遍甚分明。」卓拄杖，下座。

立兩序執事，上堂。僧問:「 昔日臨濟大師住滹沱，建立黃檗宗旨；和尚今日高登猊座，建立阿誰宗旨？」師云:「 無面目漢，自爾領略。」進云:「 秖如普化克符到來，作麼生安置？」師打云:「 也須喫棒。」進云:「 棒頭迸出金獅子，香象奔騰失卻威。」師云:「 鐵香爐點頭。」進云:「 禹門一脈傳千古，濟宗從此又重新。」師云:「 切莫妄通消息。」師乃云:「 大光明藏香水海，百億國土須彌山，千丈盧舍那，無量眾圍遶，賓中主面面相對，主中賓眼眼相看，主賓互換，和聲應響，驅雷掣電，向無陰陽地上發生，裁長補短，承叫不應，山谷揚聲，所以知音罕遇，作者難逢。智士通明，眼辨石中美玉；巧匠功能，爐淘沙裏精金。恁麼，報國門下一齊按下了也。且道: 同氣連聲一句又作麼生道？隻手共扶宗正眼，千金擔荷重如山。」便下座。

朱振寰居士設齋，請上堂。僧問:「 吳門梵剎，首稱報國隆興，今蒙朱護法設齋，鐘鼓齊鳴，四眾沾恩事如何？」師云:「 大眾臨筵。」進云:「 青山常遶如來座，休問白雲何處深。」師云:「 香飄劫外春光普。」進云:「 且喜斷虹垂碧落，片雲雨過出青山。」師云:「 綠陰擎傘蓋，遍地惜黃鶯。」進云:「 好鳥枝頭啼百語，不呼同伴為誰鳴？」師云:「 不得向聲色裏轉卻。」師乃云:「 祖師妙意，盡在百草頭流出；諸佛心印，總向微塵裏轉卻。四十二年說不盡，一大藏因邪打正，末後拈花顯別傳，賺得飲光特地，倒卻剎竿續燄。燈分竺土，廓然無聖，二三派，列支那，沒佛處急走過，有佛處不得住，明頭合，暗頭合，直得露柱懷胎，燈籠喝彩，所謂天上產麒麟，人間生歡喜。祇如胤子延孫一句又作麼生道？」卓拄杖云:「 螽斯羽化嗣芳遠，福果臻培歷劫春。」下座。

嘉興府居士董耀庭、尤思川、姚公掄同眾，請上堂。僧問:「 昔日龐居士云:『 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既是無生，且道說個甚麼？」師云:「 意旨分明。」進云:「 恁麼則悄然獨露渾無拒，劫外春光喜自知。」師云:「 滿堂誰是知音？」進云:「 突開結角羅紋處，攝入圓[、/(、*、)]三點中。」師云:「 且道是甚麼人會？」進云:「 活計今拈得，相逢讓主賓。」師打云:「 也須喫棒。」乃云:「 心不二致，隨流得妙；道無虛應，即境歸元。所以別傳教外之道，至簡至要，包括大千而真機獨露，輥芥投針而妙體全彰。智拔群有，鏡圓覺海之澄；萬象光騰，洞明玄要之旨。恁麼說事不得，說理不得，理事渾融亦不得，諸聖到此亦開口不得，報國堂前一點也瞞不得。雖然如是，且建化歸信一句又作麼生道？」良 久云:「 徹底為人三寸舌，到頭終不兩般心。」喝一喝，下座。

地藏聖誕，陞座。僧問:「 地藏垂慈開正眼，今朝慶誕又重新，如何是應時一句？」師云:「 大地盡沾渠恩。」進云:「 恁麼則燈燭輝煌明法界，香煙馥郁滿虛空。」師云:「 有眼者見，有耳者聞。」進云:「 聲聲佛號天然善，個個心空及第歸。」師云:「 你那裏見心空及第歸？」僧喝，師云:「 再喝喝看。」進云:「 把手牽人行不得，惟人自肯乃方親。」師云:「 理之固然。」問:「 擊鼓鳴鐘，師登猊座；四眾臨筵，請師舉唱。且道舉唱個什麼？」師云:「 大眾共知。」進云:「 如是則幽冥界內慈導主，報國堂上獨稱尊。」師云:「 蓋聲騎色。」進云:「 恁麼則一朝天子令，風行賀太平，還許學人轉身也無？」師云:「 試轉身看。」僧喝，師云:「 猶未轉身在。」進云:「 人人盡有沖天志，那個男兒不丈夫？」師云:「 但願如是。」問:「 昔日世尊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 天上天下，唯吾獨尊。』為甚麼雲門大師道:『 吾當時若在，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今日忽遇雲門大師來，和尚如何相待？」師云:「 今日不是者個時節。」進云:「 是甚麼時節？」師云:「 是地藏開正眼的時節。」僧喝，師便打。進云:「 恁麼到者裏，東土二三齊稽首，西天四七亦低頭。」師云:「 何不早恁麼道？」居士問:「 今朝地藏王誕日，未出母胎時意旨如何？」師云:「 異類藏身。」士云:「 已出母胎時意旨如何？」師云:「 一點也瞞他不得。」士云:「 正生時，求師通個消息。」師云:「 汝還知凌居士腳跟點地麼？」士喝，師云:「 恰好不知。」士云:「 禮拜和尚去也。」師云:「 且喜沒交涉。」金漢翔問:「 巧月三十，地藏誕日，開眼合眼則不問，即今和尚為人一句作麼生道？」師云:「 向上薦取。」士云:「 若與麼，則大地盡沾恩，個個領惠去也。」師云:「 汝又作麼生？」士云:「 真個作家。」

師打云:「 也須知棒頭痛癢。」師乃顧左右云:「 大眾! 還會麼？山門外說話，佛殿前拱手，聽的聽，見的見。且道聽見個甚麼摭？聽的道，謂七月有三十日，則地藏菩薩開眼。且喜今朝地藏菩薩開眼了也。諸仁者! 還見麼？若見得地藏菩薩開眼處，即見得自己開眼處；見得自己開眼處，即見得自己腳跟點地處；見得自己腳跟點地處，即與地藏菩薩共知共見，則不辜負地藏菩薩今日開眼。如若未然，終日忙碌碌到夜，也只是個虛忙；終日眼睜睜見底，也只如個妄見。秖如報國寺裏伐鼓敲鐘，鐘鳴無鼓響，鼓聲無鐘音，又作麼生委悉？」良 久云:「 好向此處究根源，切莫隨他見顛倒。不顛倒，親見親聞明了了。」喝一喝，下座。

結制，李如侯居士設齋，請上堂。師云:「 佛語心為宗，宗通說亦通。既謂宗通說通，豈可承言滯句，墮義沉筌？所以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譚極則，笑破迦葉一張口；面壁立雪分皮髓，賺得神光三拜起。恁麼喚作如來禪得，喚作祖師禪得？去此二途，若現菩薩面，向驢胎馬腹裏特露風規。立金剛身，入鑊湯爐炭中超然獨步。直饒踏倒萬仞峰，扶起破砂盆，亦只喚得個隨類建化，且與衲僧分中未為奇特。報國堂前早以風行草偃，更要揭露箇什麼？諸仁者! 還有究竟本來者麼？」良 久云:「 好鳥啼聲春二月，寒梅香發報君知。」喝一喝，下座。

二月十九清明日，因講期，上堂。僧問:「 觀音大士八萬四千寶目，請問和尚那一隻為正？」師云:「 鐵香爐缺箇耳。」進云:「 恁麼則前三三與後三三。」師云:「 新柳抽條，山眉如黛。」進云:「 萬紫千紅堆裏過，春風陣陣綻天香。」師云:「 且向自己腳跟下道一句來。」僧便喝，師云:「 再喝喝看。」僧禮拜。問:「 曲應一時即不問，單提向上請師宣。」師云:「 點即不到。」僧喝，師云:「 到即不點。」進云:「 學人只得禮拜去也。」師云:「 腳跟下事又作麼生？」進云:「 作者難謾。」師云:「 青草堆頭聲轉悲。」乃云:「 至理無言，非言莫顯；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所以，處林放光，久默斯要，彌勒騰疑，文殊發問，故謂之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百丈拈起禪板，溈山踢倒淨瓶，趙州洗缽盂去，雪峰輥毬，靈雲見桃花，玄沙趯破腳指頭，恁麼謂之向上一著。報國寺終日搖唇鼓舌，說一、說二，權說、實說、因緣說、譬喻說，若謂之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則埋沒三世諸佛一片心；若謂之教外別傳，則瞎卻先聖一隻眼。如是則鳥語風聲，悠揚自在，可惜許路上行人總不知，且喜目前慶快。諸人還知目前慶快一句麼？」喝一喝云:「 清明時節，逢人不得錯舉。」

上堂。師云:「 智不格物，如杲日朗於太虛；理融頓漸，若洪鐘扣於靜夜。所以光流影寂，那有纖毫泥滯？響應聲隨，豈留音韻沉

吟？逃得聲色叢中過，瞥地玲瓏；透徹從上祖師關，一場靜悄。直得七花八裂，報國更與矢上加尖，仔細檢點將來，亦是勞而無功。然雖如是，早已鈍置諸人了也。」喝一喝，下座。

住吳江萬壽寺語錄

師於康熙八年在秀水如如庵受請，於二月二十一日進院。
山門。師云:「 大誓門開，鬧闌迴別，人間十方婆伽，惟斯路頭而入。秖如無位真人面門出入，又作麼生？」以柱杖劃一劃云:「 鐵牛鞭起遊芳草，踏遍春光露不關。」便入。
韋馱。師云:「 童真普眼，祇園切不浪施；應時及節，正法賴以匡維。三州神化作津濟，隆興萬壽永無疆。」遂插香。
佛殿。云:「 大圓鏡智大人相，恒沙國土一毫端，不道哇聲來特地，天上人間稱獨尊。恁麼盡大千界內無處迴避，今日覿面相逢，只得頂禮三拜。」
據室。云:「 鐵面金剛到來，六十烏藤翻身轉；英俊衲子喫著，三頓痛棒蒿枝拂。恁麼銅頭俱點化，隨波逐浪任施為。」便起。
當日，合邑紳衿、居士暨闔山大眾請上堂。師接疏，云:「 霞箋布彩，秀水騰聲，錦字函開，松陵得地。談叢瓶瀉，舌吐回瀾，筆陣雲崩，毫旋光耀。欲冀遐音，再煩宣出。」宣疏畢，指法座云:「 八萬四千獅子座，遍界一音震吼；百億須彌盧舍身，咸同此日分燈。」拈柱杖，卓一卓云:「 撥轉如來正法輪，丹霄獨步絕攀仰。」遂陞座。拈香云:「 此一瓣香，御之四海民新，歸乎八荒日化。仰惟聖德無私，蘿圖永固。」又拈香云:「 象分二儀，品列三才。伏惟文武百僚、現任部撫按司、都統副協、郡邑侯宰、城守戎鎮等位，承願力輔國培邦，助佛音酬唱恩澤。」又拈香云:「 塵中作主，物外橫身。伏願合邑紳衿、士友并及本寺請眾，緇白分明，智證無師。」又拈香云:「 此一瓣香，雨洒風吹不著，水沒火焚不及，今乃第五回拈出，供養禹門堂上圓寂先師萬如老和尚，用酬法乳。」斂衣就座。上首白槌云:「 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僧問:「 檀護臨筵懷不二，水雲來往更添欣。師登猊座，將何調令？」師云:「 春日增光。」進云:「 秖如一曲句含千古意，萬年新發一枝春，又作麼生？」師云:「 垂虹亭畔水流東。」進云:「 頂笠月上千峰外，誰釣江風一點紅？」師便打，僧喝，師云:「 漫哮吼。」進云:「 知音猶在。」師打云:「 切莫虛張聲勢。」問:「 不畜一粒米，接待十方往來。請問和尚，既不畜一粒米，將甚麼接待十方賢聖？」師云:「 任汝飽參。」僧擬進語，師云:「 噎煞了也。」進云:「 直得萬緣齊放下，渴飲饑餐不須耕。」師

云:「 未得其便在。」進云:「 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師云:「 汝恩作麼生報？」僧喝，師打，僧禮退。乃云:「 佛以一音演說法，四十九年不曾說著半個字腳。達磨傳佛心印，來至梁王殿上，恰道個不識，未免鈍置一番。諸仁者，還會麼？此是迦文老子與達磨祖師打較不就的句子，今日被萬壽覷破了也。且道江城諸護法招山僧登斯座又如何話會？」良 久云:「 把手牽人行不得，唯人自肯乃方親。」卓拄杖，下座。

介為舟禪師語錄卷之三

門人　海鹽　益證　等編

小參

為紋菴對靈小參，師云:「 今朝七月廿七，大事因緣了畢，生死本無去來，聖凡兩途不立。既是聖凡不立，即今紋菴道者向什處安身立命？不見道:『 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若也如斯薦得，則生不以生為樂，死不以死為苦，然而苦樂無拘，是名脫生死去來之相也。」良 久云:「 信爾深心親領略，一念迴光明歷歷。」

小參。師云:「 根塵體殊，性本無二，緣名緣相，爾現爾前，離空離色，靜極光生。所以陰極陽生而萬物發萌，則春榮夏茂；陽盡陰施而群芳落豔，則秋歸冬至。年往月來，故有輪轉遷流之變。若男若女，執質緣生，故生歡死畏。是乃被生滅之所繫也。佛性場中纖毫不動，有什陰陽奇偶所變？有何男女生滅所從？塵緣剎海，自性朗若杲日；獨露真常，當下豁爾圓明。且道: 超元陸氏 即今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赤體條條無罣礙，蓮花藏海任悠遊。」喝一喝，下座。

徐仲達居士為大郎屺瞻，請小參。師云:「 百千妙用，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驀豎起拂子云:「 徐屺瞻還見麼？汝還知自己靈明之性麼？此性如水底月、若空中雲，雖有現相，本體常存，實無污染。汝因妄想緣合，忽爾打個筋斗，向徐氏門中耽閣一十七年，既謝此夢幻之軀，正好向無生國裏逍遙自在，不復更向恩愛中著倒。老僧為汝一一分析了也，更聽吾偈曰: 十七年來童子身，一翻遊戲走紅塵，從今割斷恩愛索，不復相牽父子情。」

除夕，師云:「 烹露地白牛分歲，此是古人的家風。南湖今日亦不與諸人分歲，且要與諸人索取露地白牛。汝諸人莫有不甘服者麼？如無，恁麼又截汝諸人命根去也；設有貪生畏死者，試出來與木上座公斷看。」時一僧出眾，欲禮拜，師以拄杖止住，云:「 汝莫非是個當地賊麼？要來偷取露地白牛的蹄角麼？快快招供，免得鞭考，教你有氣也沒處出；如若不招，只消一棒，管取你見黑面老子去。」僧遂翻身便奔出，師驀招眾，云:「 看看，這僧供狀了也。諸人還見麼？贓已獲了，賊亦去了，秖如分歲一句又作麼生道？正所謂: 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遂拋拄杖，歸方丈。

拈頌

臨濟示眾云：「我在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為下手？」時，有僧出，云：「某為下手。」師拈棒度與僧，僧擬接棒，師便打。

拈云:

「 臨濟迸富連貧，罄家一蕩，猶向百尺竿頭弄線，卻令者僧纔擬搆望，便與捺倒。雖然，未免殺人犯手，被這僧忍行苦肉，誰知臨濟直至而今遭人簡點。」

頌云:

「 子承父業自為家，不賣靈龜賣鱉蛇，特向人前輕一擲，遭他毒氣眼彌麻。」

烏石靈觀禪師因雪峰來參，敲門，師云：「誰？」峰云：「鳳皇兒。」師云：「作什麼？」峰云：「來啗老鸛。」師便開門，搦住云：「道！道！」峰擬議，師便托開，閉卻門。峰住後，示眾云：「我當時若入得老鸛門，你這隊噇酒糟漢向什麼處摸索？」

拈云:

「 烏石豈但把頭收尾，亦善回風戰將，若非頂門具眼，爭見雪峰氣急？直饒住後恁麼告報，未免上人門戶著賊。」

頌云:

「 打鳳羅龍手自高，放收力不費纖毫。雖然靈翮縱橫去，未免投林惜羽毛。」

陸亙大夫問南泉天地同根，萬物一體云云。

拈云:

「 大夫雖是個俗漢，也識得肇公，只是未會天地同根、萬物一體。王老師縱有機關，猶似開眼說夢。」

頌云:

「 風吹水面千層浪，月照山河萬壑明，步步綠陰全體現，踏花歌舞一身輕。」

洪州寶峰和尚因僧參，師云：「其中事即易道，不落其中事始終難道。」僧云：「某甲在路時便知有此一問。」師云：「更與二十年行腳也不較多。」僧云：「莫不契和尚意麼？」師云：「苦瓜那堪待客。」

拈云:

「 寶峰雖則撥火撩風，其僧不合向路中探人虛實。當時待峰云:『 不落其中，始終難道。』便與劈脊一拳，且看者老漢向什麼處開口。」

頌云:
「 其中事即易，白紙個個書黑字。不落其中事難道，長安路上馬喫草，出征將軍誰敢當，弦響應落天邊鳥。行腳廿年不較多，苦瓜待客知音少。」

黃檗示眾云：「汝等盡是噇酒糟漢，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諸方匡徒聚眾，又作麼生？」師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

拈云:
「 汝等盡是噇酒糟漢，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腦後見腮。可惜者僧不識語脈，便向他鉤頭上竊餌，被伊掉轉風帆，直教大唐國裏嘉聲獨布。」

頌云:
「 老年無事太風顛，舞上高樓索酒錢，忽把面皮輕勒轉，猶敲花鼓唱樽前。」

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之外，別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葉云：「倒卻門前剎竿著。」

拈云:
「 阿難雖則特地風波，迦葉不妨順水放纜。兄呼弟應有來由，還知古人落處麼？」

頌云:
「 金襴之外復何傳，一語分明不二言，直應剎竿隨倒卻，豈容蹤跡到門前。」

僧問葉縣省：「雪山童子捨身為求諸行，此行如何？」師云：「掉臂街頭走，仰面見青天。」云：「恁麼則迷人尋著向城路也。」師云：「此人入地獄，萬劫出應難。」

拈云:
「 不是弄潮漢，焉能水底行。」

頌云:
「 醉人扶上酒家樓，口裏喃喃話不休，驀地燒身一把火，始知痛徹入心頭。」

臨濟上堂，僧出禮拜，師便喝，僧云：「老和尚莫探頭好。」師云：「你道落在什麼處？」僧便喝。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作禮，師曰：「你道好喝也無？」僧曰：「草賊大敗。」師曰：「過在什麼處？」僧曰：「再犯不容。」師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

拈云:
「 臨濟老老大大，卻被草裡蛇驚。二僧雖入虎穴，未得虎子，還識臨濟賓主句麼？兩彩一賽。」

頌云:
「 春到黃鸝樹上鳴，一聲啼罷一聲賡。由來只許知音辨，不是知音莫浪評。」

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恁麼為人，非但瞎卻者僧眼，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便歸方丈。

拈云:
「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帶累這僧，直至如今受屈。我若作保壽，又且不然。當時待彼推出者僧，便歸方丈，管教三聖一場懨懶。」
頌云:
「 逆浪長風勢潑天，漁舟久慣不愁顛，一聲歌罷歸家去，載得清光月滿船。」

三聖云：「我逢人即出，出即不為人。」興化云：「我即不然，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

拈云:
「 一個行處不見人，一個見人不留跡，且道二老還有優劣也無？具眼者試分析看。」
頌云:
「 風來樹響，水高船長，出入分明，影不孤向。」

深、明二上座同過淮河，見牽網者魚跳出，深云：「俊哉，恰似個衲僧相似。」明云：「雖然如是，爭奈當初不撞入網羅好。」深云：「明兄！你猶欠悟在。」明行數里，至中夜方省。

拈云:
「 同行無疏伴，話裡有知音。『 俊哉，恰似個衲僧相似』 ，好與三十棒。何故？奈伊向境上作活計。明云『 爭奈當初不撞入網羅好』 ，亦與三十棒。為什？一釣便上。『 明兄! 你猶欠悟在』 ，雪上加霜。『 行數里至中夜，方省』 ，醉後添杯。介上座恁麼據款結案，且道端的在什麼處？」
頌云:
「 俊哉一躍逼英豪，引得漁翁趁落潮，急水灘頭流不住，令人中夜恨方消。」

韓文公一日訪大顛和尚，問：「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語問：「意旨如何？」座叩齒三下。及見師，理前話問，師亦叩齒。公曰：「元來佛法無兩樣。」師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召首座曰：「是汝如此答否？」曰：「是。」師便趁出院。

拈云:
「 昌黎老老大大，春秋也不知。大顛雖是本分宗師，亦乃善呈巧手。殊不知首座殺人不用刀，活人不用劍，致使大顛、韓公伎倆俱盡。」
頌云:
「 一日登臨探蚤春，等閒杯酒醉官人，天然骨格風流異，不落宮商調逾清。只使兩般三叩齒，令教去路一聲新，秖因為說從前事，禍入東家及北鄰。」

香嚴上樹話。

拈云:
「 香嚴上樹，大似蟭螟眼裏打鞦韆；虎頭上座，善能向龜毛上見數。雖然如是，未免笑殺傍觀。」
頌云:
「 機關施設逞英雄，命在懸絲路不通，卻被虎頭輕一拶，轉歸深處笑春風。」

僧問南院顒：「萬里無雲時如何？」師云：「飢虎投崖。」

拈云:
「 者僧家窮計，盡向人覓碗，南院肘後書符，善移星轉斗，殊不知被者僧看破。」
頌云:
「 晴空霹靂打枯椿，拽倒攔門破草房，喪盡家私身萬里，不留雞犬落平鄉。」
「 晴空霹靂打枯椿，一火燒空萬里荒，飢虎投崖全意氣，風生山勢長威光。」
「 萬里無雲瞥地荒，忽逢飢虎爪牙張，進前莫問歸家路，直下翻身去不妨。」

風穴禪師因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拈云:
「 其僧雖諳音律、慣弄琵琶，何如風穴老漢，等閒一曲鷓鴣辭，致使渠儂聽轉深。」
頌云:
「 遊人唱出陽春曲，仙子猶將白雪歌，曲入歌聲聲入耳，直教織女也停梭。」

大徹底人本脫生死，為甚麼命根不斷？

拈云:
「 且道高峰大師命根在甚麼處？若簡點得出，許伊具隻眼。」
頌云:

「東風迎笑寒香足，野鳥翩翻上樹頭，叫得深閨人意惱，一聲聲聽轉風流。」

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

頌云:

「一陣幽香入畫樓，令人直下豁雙眸，迷雲忽捲千峰淨，良駟追風影不留。」

雲門大師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來卻是饅頭。」

頌云:

「不在目前，亦非千里，上大人，丘乙己。」

德山托缽因緣。

頌云:

「托得缽來貓叫屈，低頭歸去鼠遭殃。子陳父過揚家醜，弟揭兄端話短長。末後句，異尋常，密將意啟更郎當。張三李四呵呵笑，八十翁翁哭斷腸。」

「將頭不猛累三軍，禍及私門千古評。末後句，絕煙塵，殺人刀劍血淋淋。果受記，活三春，更加一級令重新。」

雲門乾矢橛話。

頌云:

「如何是佛乾矢橛，情見眾生忙不徹，天上人間沒處尋，花街柳巷與麼得。」

僧問趙州：「如何是西來大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老僧從來不將境示人。」僧云：「如何是西來大意？」州云：「庭前柏樹子。」

頌云:

「趙州老子白拈賊，將境示人何太拙。又謂不將境示人，誰知一片婆心切。境示人，是何說？可惜春庭一院花，遊人看得眼流血。」

百丈野狐

頌云:

「不落不昧自全身，一句明明當下傾。海自宴，河自清，依前日午打三更。」

南泉住菴，一日被僧打破鑊。

頌云:

「住菴日久戶常開，忽地僧來打破鑊，不是冤家不聚頭，也要舉似話流布。話流布，南泉住處君休住。」

黃龍三關。

頌云:

「 我手何似佛手，任爾點胸點肘，伸出一雙拳頭，塞卻沒量人口。」
「 我腳何似驢腳，擬向甚麼安著，蹴翻大海無蹤，令人喜怒哀樂。」
「 人人有個生緣，吟風弄月目前，一任呼驢呼馬，從來骨格天然。」

臨濟三句。

頌云:

「 舌根未掉，虛空[跳-兆+孛]跳，驀地相逢，烏雲染皂。」
「 一撾毒鼓，聞者俱死。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 春至柳青，把酒上墳。黃金萬兩，火裏翻身。」

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

頌云:

「 十字街頭尋不見，虛空眨眼黃金變。沒蹤跡處莫藏身，南北東西雲片片。電光爍破迦羅眼，芍藥花開菩薩面。菩薩面，說與君兮君不薦。」

溈山水牯牛

頌云:

「 溈山杜口強安名，道是牛來又是僧，兩號一身橫古路，分明頭角自獰猙。」

衲僧得一，合作麼生？

頌云:

「 衲僧底事一何收，出入行藏始自繇，荊棘林中渾無事，百花叢裡任悠游。」

陸亙大夫舉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南泉指牡丹云：「此花如夢相似。」

頌云:

「 大夫無事生事，南泉眼裏著刺，道甚庭前牡丹，依然如夢相似。」

古澗寒泉

頌云:

「 古澗寒泉，流到嘴邊。買賣交易，看貨還錢。苦的苦，甜的甜，雪峰、趙州舌頭匾。」

修山同地藏法眼論天地同根，萬物一體。

頌云:

「 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兩兩三三話短長。咄! 瞬目揚眉的，不是你那。」

臨濟栽松

頌云:
「 關頭把住難開。三鑼縱橫無礙，鼎林千古宗風。噓聲遍地若雷。」

趙州勘婆子破

頌云:
「 趙州勘破臺山婆，笑話一場天樣大，歸去家中忙舉似，誰知倒被婆勘破。」

天王道悟禪師常叫快活，及臨終叫苦。

頌云:
「 兩面三刀，說秦道楚，常年快活，臨終叫苦。何以故？苦苦苦苦苦，只許漁翁破浪歸，行船又被逆風阻。」

瑞巖主人翁

頌云:
「 主人翁，惺惺著，向後莫被人謾卻，一一叮嚀報與君，休把南山當北嶽。」

打牛即是？打車即是？

頌云:
「 起手加鞭，車牛齊走。語話甚分明，舌頭不出口。」

僧問玄沙：「如何是親切事？」師云：「我名謝三郎。」

頌云:
「 親切底事，如何舉揚？覿面提持，無覆無藏。向日江頭垂釣客，今知原是謝三郎。」

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啣花，見後為甚麼不啣花？

頌云:
「 富貴招他賓客往，貧來猶恨一身多。慈舟不泛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鵝。」

風旛動

頌云:
「 不是風旛動，風旛動是心。當時盧行者，錯認定盤星。」

破沙盆

頌云:
「 隨拈一個破沙盆，蓋覆乾坤絕點痕。脫落家私無向背，那堪殃及累兒孫。」
「 太白峰頭獨露身，氣吞寰宇播乾坤。破沙盆子輕拋出，塞卻如來正法輪。」

法眼指簾

頌云:

「 傑出叢林老古錐，驀將簾指許誰窺？直饒會得清涼意，未免遭他腦後槌。」

文遠禮佛

頌云:

「 文遠心直口快，趙州無端捏怪。獅子咬人，韓盧逐塊。」

百丈惟政禪師，有老宿見日影透窗，問師云：「為復日就窗、窗就日？」師云：「長老房中有客，歸房好。」

頌云:

「 窗就日，日就窗，和聲報有客歸房，等閒一句分賓主，收卻相思淚兩行。」

巖頭共羅山尋塔基次，到中路，羅山忽然喚云：「和尚！」頭回首云：「作麼生？」山以手指：「行這裡好，一片田地。」頭喝云：「瓜州賣瓜漢。」又行三二里，歇次，羅山禮拜問：「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在洞山來，又不肯洞山？」頭云：「是。」山云：「和尚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德山？」頭云：「是。」山云：「不肯德山即不問，只如洞山有什麼虧缺？」頭良久云：「洞山好佛，只是無光。」羅山便禮拜。

頌云:

「 花逆春風十里香，令人歡處動愁腸。句中意，言中響，田地一片瓜不長，只使瓜州賣瓜漢，一秤秤去十八兩。」

因禪客舉一官人問海會憨璞娘生褲因緣，璞答語。官人舉似禪客，客與官人俱不肯海會語。

故為頌云:

「 娘未生時褲一條，等閒拾得便穿搖，私偷出賣官酬價，寧死公堂話不招。」

法語

付楷生鹽公法嗣源流

佛佛授受，祖祖相傳，本無鉤章棘句、奧語奇言，秖要洞明心地、見徹骨髓。如南嶽讓授馬祖一，一授百丈海，海授黃檗運，運授臨濟玄，玄授興化獎，獎授南院顒，顒授風穴沼，沼授首山念，念授汾陽昭，昭授石霜圓，圓授楊岐會，會授白雲端，端授五祖演，演授圓悟勤，勤授虎丘隆，隆授應菴華，華授密菴傑，傑授破菴先，先授無準範，範授雪巖欽，欽授高峰妙，妙授中峰本，本授千巖長，長授萬峰蔚，蔚授寶藏持，持授東明旵，旵授海舟慈，慈授寶峰瑄，瑄授天奇瑞，瑞授絕學聰，聰授笑巖寶，寶授幻有傳，傳授

密雲師翁悟，悟授本師萬如微和尚是也，本師即授予。以上師承，各各皆有機緣符合，茲繁不錄。吁，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與師，方堪傳授。若不爾者，縱饒舌瀉溪聲、身融山色，總非當家種草。今楷生鹽公乃閩梁浦人也，耐盡風霜，歷於業席，忘形骸，鎔聲色，研窮宗乘，究明實諦，已有年矣。獨嗟邪風之四起，欲肥遁於山林，翛然自適，以了平生。庚寅冬暮，渡南湖，過如菴，訪予丈室。予見其容儀骨鯁，言辭入理，因案頭有僧問古德云:「 萬里無雲時如何？」德云飢虎投崖因緣，令頌之，遂頌曰:「 天無四壁望無塵，撒手懸崖豈顧身，識盡蹤忘休覓處，從教獵犬吠旁人。」予頷之，遂留過歲。每於言中考論，堪為法門高士，復勉之莫作自了漢也。故書源流一則、拂子一握，以表信夫將來耳。

付師貞長老嗣法偈并囑語(舊號道覺)

師貞上座一日入室，師舉:「 古云:『 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作麼生是無心用？」貞遂下數語，不契。至次日早，呈語云:「 某昨承和尚逼拶，夜不安席，果某只到得者個地位？今早方省和尚為人處，真知子莫若父也。」師仍徵語，貞云:「 竹密不妨流水過。」師云:「 未在，更道。」云:「 和尚莫埋沒人好。」師云:「 你見得個什麼？」貞便喝，師云:「 你又強作主宰那？」貞禮拜，便出。故書付法偈并囑語云:「 法法本從元，法本無法付，達此佛心宗，無二無別故。汝向拈天童師翁香已刻錄行，今復入如菴室者，實汝不自欺爾。既徹法源底，此去宜保重，深蓄厚養，待龍天推出，開鑿人天正眼，續佛慧命，是吾宗之所望也。至祝，至祝! 」

囑宗極維那證公

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譚空說有，亦似打草驚蛇，末後拈花，方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始立教外別傳之旨。原師承有據，遞代授手，以至達磨正法流傳於震旦，一花五葉讖云:「 金雞解啣一粒粟，供養什邡；羅漢僧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然而派衍五宗，脈歸一致，惟我臨濟大師突出頭地，一喝金剛王寶劍，直教斷人命根去，更不用如何若何。固爾，唐宋以來，代不乏人，英靈群立，各吐玄珠，倒嶽傾湫，一時聖天子、國王、大臣無不欽仰。宋元如高峰大師，死關三十年，把住要津，學者望崖退跡，可謂寒香絕操，彙萼傾姿。三百餘年亦出我天童密雲師翁，拈條白棒，扶正濟北宗風，佛來魔來總與棒棒到底，致使談玄論要之士，

一見藏鋒結舌，而履險驅耕，不顧危亡，直令人當下徹頭徹尾。不幸師翁於崇禎壬午歲謝世以來，法幢秋臨，祖道隆替，而獅隱狐鳴，雖則兒孫遍地，亦不免玉燕雜目，良 可慨矣! 近來一等阿師，不以本分為人，全向語言文字上作活計，引些諸子百家、五經四書，或搀些莊老史傳，以逞胸中學識富饒，牢籠初機晚進，鼓弄門庭鬧熱，冬瓜印子，不論是神是鬼，遇著便搭，圖其益盛。如斯之輩，他日閻羅王豈肯放過那？不見蜆子和尚，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 神前酒臺盤。」樓子和尚聞歌云:「 你若無心我便休。」便悟去。此二老何嘗以語言文字為印心印子來？可為千古宗猷，萬世遺範也。今宗極維那向習教乘，歷年叢席，而堅志宗門，果為己為人，須兢兢業業，寶重自器，切莫向這般群隊裡效樣。茲付拂一柄，以表師承有據，源流不謬。他日龍天推出，自爾鵝王擇乳，實吾宗之所望也。祝祝!

示吼如禪人

參學之事無別，貴乎真實老成。古人三登投子、九上洞山，致於終身不變，固有超群拔萃之風。果為生死心切，要在立志猛銳，牢牢卓卓挨拶將去，忽然透脫，如明鏡當臺，無物不鑑，到此田地，始信毋自欺也。邇來末運狂禪掠人涎唾，哄騙人家男女到處成蹟，殊不知一旦熱病臨身，平日所學禪道佛法一些也用不著，可不憐愍者哉？吼如禪人行腳造方，切為己躬下事，豈作這般去就？南湖亦不效諸邪師將無作有，污爾清淨心田，一味以實相告。所以高峰大師云:「 但得胸中憎愛盡，不參禪亦是工夫。」咄! 喚什麼作工夫？切忌道著。

示尼不違

不違四歲出塵，十七剃染，雖忝質於閨閣之中，而夙因猶當不昧，深可為難得者也。向曾親承龍池和尚示以固身之語，客歲浴佛日，復乞漏澤箬菴和尚為得戒師，是時余居三師之列。違今年已六十矣，竟不被榮勢所奪，而煢煢潔居，堅心操道，頗有丈夫之志。古有總持，今有祇園，洞明心地，各分燈續燄，亦閨閣中人也。不違雖未及古今超卓之輩，而童真入道，德行溫和，居寒暑而動靜了然不生，知耳順亦不為壽，是不愧於有道比丘尼也。

示張道友

十字街頭橫身，紅塵堆裏著腳，苟非其人，焉能如是？廣額屠兒放下刀云:「 吾乃千佛一數。」石鞏禪師擲弓棄箭，直下頓徹心宗。由自大力量人，自爾一肩擔荷。順溪道友雖向鬧市中行住坐臥，亦不見有人我眾生壽者之相。更有一段過人頭處，涉危險而能自持，緣身塵而潔其行，志意淳和，言不二過，食味惟蔬，日以《 金剛經》為課，禮誦精誠，閒忙無間，雖居俗地，尚能堅心奉道，豈不是過人頭處耶？幸慶知非之年，將登五十而知天命也，正所謂率性之謂道，信不謬矣。

丙申秋入燕都笑祖塔前上供

拈香云:「 此一瓣香，得非容易，等閒不燒，非恩不報，非價莫酬，爇向爐中，供養我曾祖月心笑巖老和尚，伏惟常寂光中眼光爍破四天下在。」遂插香，復合掌說偈云:「 祖塔翛然思可傷，兒孫祭掃甚凄涼，化緣已謝三冬雪，離亂誰親一瓣香？節概風高鳴帝闕，源流的骨正諸方，百花影落經行處，深草苔封說法堂。林木凋殘春雨露，徑通雲水載秋光。」

丁酉秋解夏制後復掃祖翁塔

以拄杖指塔，云:「 大眾! 還知這老漢端由麼？從此出，從此入，獨立孤峰，等閒不與人謀，曾向關子嶺打失鼻孔，又入大覺圓老師室中脫落桶底，呈個頌子，云:『 自笑當年畫模則，幾番紅了幾番黑，如今謝主老還鄉，那管平生得未得？』復至無聞老祖處，得個正心符子，回入京南圓通寺裡，道個:『 狗走抖擻口、猴愁摟搜頭，皆是佛法道理。端的又作麼生？』一旦露布嘉聲，坐斷天下人舌頭，賺得個溧陽釣背筋老古錐，向荊溪龍池山頂興波作浪，沒殺個蔣三爺爺；登銅棺山頂伸出頭來，識得情與無情等同一體，拈條白棒打鳳羅龍，扶正臨濟宗風，煙塵絕跡、瓦礫生光。乃至六坐道場，末後向太白峰頭，又賺得個秀州張阿師，仍坐禹門浪裏，淹沒許多不唧溜漢。不肖 今日覿面相呈，且道還許這老和尚著眼麼？秖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又作麼生？」喝一喝云:「 祖翁田地與兒孫，寥廓虛明滿大地。」遂燒香。

入室機緣

僧入，師問云:「 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僧云:「 統上孤危，直下峭絕。」師云:「 如何是統上孤危？」進云:「 灼然無和

尚。」師豎拂云:「 這個鄴？」僧喝，師云:「 且喜沒交涉。」僧禮退。
僧入，師問云:「 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作麼生是無心用？」僧打一圓相，師云:「 卻有心了也。」僧遂展手，師喝，僧作禮。
師問僧云:「 不假舟楫，南湖如何得渡？」僧趨前三步，師云:「 猶涉程途。」僧云:「 即今禮拜和尚。」遂作禮。
僧入，師問云:「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進云:「 鵲噪鴉鳴。」師云:「 鵲噪鴉鳴時如何？」僧擬議，師打云:「 漆桶不快。」
師問僧云:「 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僧云:「 今日日頭大。」師云:「 與你沒交涉。」僧喝，師便打，僧禮拜出。
僧問云:「 那個是某甲自己？」師云:「 瞎。」僧擬議，師掌云:「 那個是你自己？」僧擬進語，師又掌云:「 放過則不可。」
師問僧云:「 九峰不肯首座，且道首座過在什麼處？」進云:「 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師云:「 你那裡得者消息來？」進云:「 謾得阿誰？」師云:「 沒殺閣黎。」僧禮拜。
師問僧云:「 南湖興波不作浪，你作麼生得腳踏實地？」進云:「 今日不得作浪。」師云:「 你向那裡安身立命？」僧頓足，師拈棒，僧拂具便出。
僧入，師問云:「 如何是不落依倚的意旨？」僧呈坐具，師云:「 落依倚了也。」進云:「 和尚什處見得？」師云:「 贓物現在。」僧便喝，師云:「 好喝。」僧又喝，師云:「 再喝看。」進云:「 和尚腦門著地也不知。」師便棒，僧喝，師連棒，僧連喝兩喝便出，師云:「 猶強作主宰。」
師問僧云:「 不動干戈，如何得致太平？」進云:「 干戈寧息。」師云:「 干戈動也。」進云:「 和尚在者裡恁麼？」師豎起拂子。進云:「 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建太平。」師云:「 卻是汝不太平。」僧喝，便走。師云:「 原來。」

垂問

未到南湖，波浪滔天，不假舟楫，如何得渡？
已到南湖，壁立萬仞，作麼生得入理深談？
到與未到，正在途路中，好與三十棒。且道是把住？是放行？
卷三(終)

介為舟禪師語錄卷之四

門人　海鹽　益證　等編

偈

造方丈山門(即如如菴)

如菴叢席，年來荒僻，佛法無聞，丈室誰葺？欲起前因，須憑眾力，扶正宗風，莫教狼籍。掌不孤鳴，木不獨立，水到渠成，功因漸積。海流百川，源歸一滴，達本來人，通個消息。

化長生米

如菴不是無檀護，怪我伽藍神不致。故爾門庭冷似秋，去來賓主兩三次。而今我欲計長生，須得長生一片地。也弗難，也弗易，大家出隻通霄臂，相牽共入選佛場，莫教輪迴生死累。

辛卯夏絕糧三月二首

緣歉自慚薄福人，如菴獨力勉殷勤，佛燈六盞油添月，僧食三餐缽貯雲。乞化檀門憎世眼，持貧道義愧超群，雖然眾不容多也，將就燒薪日貫文。
僧行不多二十餘，商量佛法沒工夫。炊羹乏米飢腸餒，種菜彎腰氣力無。說向檀那真實句，飽齁齁地再匡徒。

結制化知浴

欲轉法輪第一義，必須四事先周備。如菴選佛場初開，要化檀那百日費。洗滌身心般若香，大家都入龍華會。

化米

現成公案古南泉，牧一頭牛水草邊。大地春風齊著力，不知耕熟那家田？我家田，沒底缽盂口向天。

示參父母未生前

父母未生前面目，必須討個安身處。終朝聲色不曾藏，為甚渠儂無本據？

送豁然維那璉假旋武塘

克賓法戰何所長，令行千古力承當。不是久經臨陣將，那能立國定封疆。罰錢出院名播揚，師門高出弟門強。驅耕奪食興化郎，正法眼滅敢覆藏。爛熳爭鮮草木香，一枝拔萃雪中王。熱勝門庭窺諸方，令人猶憶老汾陽。南湖一棹拒滄浪，羅龍打鳳綱恢張。擎頭戴角悉擒囊，獨放俊鶻逆風翔。距爪靈晴如電遑，高視雲霄去武塘。更有末後句未及，與子訂期載春光。

與關東永濟知藏

佛祖兒孫無別說，端的是非當下瞥。自家行履自家知，為人到底終為徹。煉得髑髏情盡乾，一回入草須甄別。君不見，獅子威，奮超絕，等閒哮吼群腦裂。

雨若書記四十初度

麥浪秋風夏初暑，清泉雀舌石鼎煮，不昧靈根歷劫來，信地花逢時自開。迦毘羅國一聲吼，天上天下誇尊口，雲門老子太無端，拈棒打殺餧卻狗。丈夫志氣若如然，目視雲霄廓大千，不參銅頭鐵額禪，舉足動步踏生緣。即心即佛非心佛，畢竟心佛是何物？四十光陰倏忽過，五十六十快如梭。古稀之壽世無多，縱爾百歲一剎那，有朝瞥地忘言語，那時方知應自許。

示在家道友

貪嗔一把利名刀，何不從中放下高。一念妄生諸想集，心空塵淨萬緣消。

擬大珠和尚三意況韻

我無意況大好，知足處無煩惱。面無慚色負人，即此平常是道。不以心覓安心，也無了與不了。雲騰化其自然，顏本貴乎非皂。果得心體一如，不妨和身入草。

我無意況大寬，彼此無諍是安。履踐在於貞潔，發言莫若易難。
染衣被而自省，花冠謝以何看。但心無累於物，世緣瞥爾非干。
我無意況大奇，物我怡然何欺。是衣可以蔽體，是食可以充飢。
任從百巧機宜，難得一默爭癡。玉瑛花非燕石，心光耀徹玻璃。
道化無方不化，不知是以為知。

禮幻祖塔(師見燈花爆悟道，居五臺，後笑祖以笠覆為記云。)

振濟宗風大用施，潛身不著外威儀。燈花爆卻瞎驢眼，笠覆清涼師子眉。雲曉牧童刪徑草，影縣山月印龍池。春林雨洗莓苔綠，百鳥啣花未教遲。

賦得無求到處人情好二絕

春風爛熳啼黃鳥，一謝東風何處討。莫若平常亙古心，無求到處人情好。
世情冷暖相從勝，雲鶴無求氣量高。來去歲寒松柏立，看他霜雪豈同曹。

為宣微禪友五十兼書大經畢

持梅霜雪裡，供柏老庭前。僧臘形忘久，大椿紀引年。書經閒貝葉，閣筆慰流泉。志道無餘事，安心已學禪。

示尼無起日課蓮經

動靜閑忙轉法華，閒忙無起法華轉。風清月白恁麼時，一念不生誰隱顯。

又請題卷子上是卷係諸知識贈言并親筆

三周九喻妙堪誇，火宅門開長者家，入理譚深窮子事，真乘示等白牛車。佛身已許成龍女，聲色何妨轉法華？領略目前無量義，大千世界眼中沙。

次除夕貧字韻

村居埋歲月，不與問疏親。思卓錐無地，慚孤德有鄰。更符驅鬼魅，爆竹謝天人。陋巷堪持樂，年窮未若貧。

和趙州祖師魚鼓頌

一聲天竅出凡功，化道無私語不空。喚爾靈明知覺性，莫將音韻等雷同。

勉僧參究

了生脫死本無他，只要工夫切到家。拼得一翻寒徹骨，自然雪地見梅花。

詠梅贈宛在菴主人(號物如天童蜜祖披剃)

梅點春風宛在林，冰稜骨格玉團心。神清有異超凡萼，調別難將共一音。瘦影尚高雲鶴致，奇枝偏向雪霜吟。即從見後無非佛，何用年來識話禽。

竹知兄別余十有年餘忽過如菴話懷兼贈別

弁峰昔日話瀟湘，今到南湖話更長，柳暗桃紅春意足，風清月白鶴雲翔。扶弘祖道安心竟，整頓頹林論義章，勘破五家禪一味，猶拈六字教提綱。(習蓮宗)

墻邊竹忽爾透屋裏眾立索題

描不成，畫不就，如何特地墻邊透。撇卻梅花幾樹香，風風雨雨窗前候。丹青約爾伴天涯，切莫將名貨與他。幾度風搖搖不動，昂昂骨格自堪誇。

過淨慧園挽尊證闍黎清菴師(時圓寂天童)

師之去兮何所曉？黃花灑淚沾秋草。諸子無聞向上機，剎竿此日他方倒。繩床不繫舊時衣，瓶杖誰復將塵掃？太白峰前獨露身，廣陵影落空堂早。咸來睹目痛傷悲，七百人師今已老。

卜隱

小小岩阿好結廬，架椽不用施班斧。天生緣木足堪棲，巧手輸他還在魯。

贈梁谿菩提菴主人六十

月入薰風南畝燥，一池淥水開新藻。溪縈竹徑放僧閒，門對山峰歸鶴蚤。寸土深藏亙古心，桃花發見平常道。任將滄海易桑麻，髮變不從今日老。

示勉志

十年未必成名士，一念迴光頓出塵，今古白衣多拜相，眼看都是丈夫身。

治升董居士乞薦室人超源朱氏

分明箇事，不假胞胎，獨露真常，無去無來。當下知歸兮逍遙自在，觸目菩提兮縱橫無礙。從今透脫死生關，任運騰騰充法界。

克己書華嚴經

漫去南詢煙水寒，百千盡在一毫端，直須親到妙高頂，未免渠儂句下瞞。句下瞞，八十一卷絕遮攔，始知百城煙水易，五十三參一筆完。

訪慧乾道兄話懷

知己話長白日短，菊花香冷鬢毛寒。吹空楚角天中落，動地胡笳馬上彈。林下笑歸周禮樂，席邊歌舞漢衣冠。磨磚作鏡徒然事，斷臂求心何處安。山徑刈茅逢每異，入廛垂手恐多端。

勵參禪者

學禪不在論談雄，貴要虛心肯用功，勘破香嚴親切處，無錐無地始知窮。
參箇話頭鐵橛禪，八風吹不動如山，一回撒手親承徹，倒卓須彌笑破顏。

欲了生前生死關，也無奇特與忙閒。忽然驀見虛空碎，自謝胸中人我山。
蒲團坐破成何用，讀盡詩書文字禪。不了心頭差別見，鑽他故紙枉徒然。

書寄江干諸友

三十餘年媿不才，幾經寒暑日摧頹，蒲團坐破思長慶，茆舍移居想大梅。三頓恨深太白棒，一聲殃及禹門雷，漫言跳入金毛隊，羞見東君江上來。

贈藥雨禪友以醫濟急

檢點心頭事了然，拈來是藥濟貧緣，人人喫著通身汗，賺得給孤金布磚。

贈玄音居士

趙州婆子話，頓徹目前機。截斷中途句，全提正令揮。掀翻今日案，勘破古人非。禪不學文字，心空始自歸。

贈淨慧園主人恢宏梵剎係先人舊業(號祥光)

力承祖業建新林，邗水重重煙樹深。剪棘鋤開三徑草，留雲瓶瀉五湖聲。熟耕畎畝資香積，閒種松風集梵音。饒舌不談陳底事，偏宜愛我話傾心。

過金陵杏花村示心見學徒

入林深得趣，攬景居無厭。花木雜顏色，石泉流野灩。閱心唐梵書，磨筆古今硯。鳥跡謝啣空，目前休異見。

五日偶成

五月榴花紅似火，剪枝插向艾旗左，不用硃砂畫靈符，只消此樹驅鬼禍。鑼鼓江心鬥木龍，彩橈浪裡爭人我，也無角黍汨羅投，那有青錢買供果？一滴清泉睡魔，大家開眼好打坐，毒蛇百腳飲雄黃，魍魎箇箇喉封鎖。

過金陵訪同門話懷

憶昔同登金粟峰，狨霄志不受羅籠，鋒藏鉅爪驚群異，調別玄音振祖風。扶起破沙盆子案，拈提正法眼流通，好施棒雨為霖日，喝及雷轟建業中。

梅溪大山兄者，昔為天童師翁護法弟子，經變披緇，後與古南和尚機契。茲年登不惑之慶，而受囑於昭陽，是謂喜慶雙臨也。高足接，旋即鍵關，作把關十詠。一日示予，又見自贅矮翁為別號，更羨三絕，孰可繼焉？辛卯秋日，述賀并祝云。

(有石勒梅子熟也四字，匾曰正目堂)

矮翁軀短胸襟長，千丈盧身難比量。澹泊世緣名利淨，幽居林下道風香。法筵炙口熟梅子，龍象掀眉正目堂。從此嘉聲流布也，庭前柏老壽無疆。

物如兄被盜驚書寄(菴在水中，有白蓮衛護)

溪流香泛白蓮開，隔斷紅塵影不來。忽被西風驚熟夢，一番心事盡成灰。

庚寅歲底，喜楷生鹽公至，話懷以詩呈，遂拈筆和韻，兼勉其志。

寒結霜花淨，谷深香未施。十年經作夢，千里外逢奇。論法寧無惜，扶林賴有持。莫將茅舍隱，覆卻祖師眉。

訪彙旃高居士(諱世泰)

選佛選官較一籌，呼名信不諱裴休。卻將法網張黃口，便就儒冠駕白牛。縱奪枯禪生活計，放擒快鶻逞風流。梁溪輸與高居士，掉臂伸拳百草頭。

和[車*度]轣道人對玉環帶過江兒水

邁古超今，步行騎水牛。傾家蕩酒，有甚是冤仇。心空歸及第，禪說沒量口。(又)堪羨儒釋道，衣冠何曾容泊。湊語嘿，機鋒鬥，始終見作家，到處呈好手。(呸)說什麼那，引蔓牽枝，笑春風翠柳。銅頭鐵額山中有，君知否？

徐仲達居士索書扇頭

在家出家法無別，只要當人志猛烈。識破根塵情愛除，眼前光景一時滅。大丈夫，超群越，一言既出如釘鐵。君不見，詩三百，一言以蔽將何說。莫教情生一念差，二六時中須透徹。

示參本來面目

大事未明莫等閒，急須力透祖師關。忽然覷破娘生面，鼻孔何曾有兩般。

述懷

舉目林泉無個士，孰為鄰與話滄桑？法幢逝水空庭息，何力能扶祖道昌？

己丑冬一日送元龍許秀才之龍池

出塵須得丈夫志，丈夫之志非容易，全憑一片鐵石心，入佛魔境超群類。若爾依稀似庸流，未免仍遭聲名累。噫嘻！ 今之妄傳燈，慧命懸絲何所嗣？大徹還他斷臂人，九年腰雪拔其萃。高梁淨地益安身，一一皆承血力被，思古巢穴律其形，瞻之仰之今可媿。君不見？風流獨邁老趙州，庭前柏子翻身異，香嚴一擊忘所知，靈雲眼廓桃花刺。君之孑兮越天然，不駕車牛奮猛智，孤征扶正一帆風，莫放繩頭空掉臂。此去禹門浪潑天，牢把腳跟著實地，得聆劫外春消息，歸來煙雨恣遊戲。

庚寅秋，毘陵俞玄音居士以禪頌八章書扇頭見寄，即原韻和答，兼致之。

莫謂奇逢火裡蓮，也須親悟祖師禪。若還不得偷心盡，搬運塵勞枉度年。

鬧靜閒忙仔細看，縱橫無礙始安然。從來不借東君力，豈受桃花當下瞞。
坐斷目前無一物，將何指示意多端？豁空見徹娘生面，莫把腳頭上別船。
欲去謀生生本無，試將何物堪為死。死生不立透重關，飛出紅爐金彈子。
坐脫立亡猶未羨，撐撐拄拄可憐生，縣崖撒手承當否？漫謂無錐卓是貧。
指天指地稱尊貴，爍破乾坤眼底光，若箇猢猻捏不殺，如何證得法中王？
八萬孔中藏舍利，道堅骨具信存留，功程不計終須得，打破虛空見髑髏。
踢翻大海波濤靜，勘破揚聲臭老婆。百萬人天輸一笑，鎮家種草不須多。

建秋亭索和韻

拈莖草木建秋亭，四面窗窺月到楞。好看情空於此際，一聲落葉又誰聽。
爽氣清臨上小亭，林生月白見疏楞。坐中有曲非同調，四海聞音別一聽。

見禪者書攜笻太白下，百事懶營為之句，遂續成章，以徵吟者勉志。

攜笻太白下，莫道事無為。飲水須防噎，吹燈忌失眉。臨岐問道晚，去劍刻舟遲。寄語吟題者，驚群始見奇。

送友隱居

一帆吳越話重逢，又曳孤笻上別峰，煙鎖春林刪草木，月明簾外看芙蓉。笑談倦臥三竿日，吟詠長懷千里風，去路必須憑指示，莫教滅卻瞎驢宗。

寫龍池新建從雲亭兼寄斷疑法弟

聞說從雲亭搆就，崢嶸頭角鳴宇宙，剉磨林巒黃葉飛，蒼松不改顏如舊。怪石稜層兩岸冰，濤聲漫瀉晴空吼，蒙煙帶霧龍行藏，

徘徊秋月峰群秀。莫教眼底爛熳紅，寒岩徹骨香自透。

中秋送古帆法兄住寶山菴

桂林香飄雲彩化，一輪皓月充天下，世間何物堪比倫？惟有道人行處不著聲名價，單提玄機接上流，不打葛藤之乎者，三寸能擒猛丈夫。一條榔栗，佛祖魔來都與打，禹門浪裏昂頭角，寶山峰頂眼卓朔，殺活縱橫棒喝施，直教千手大悲難測度。只許獨行獅子兒，拋擲緜來乾坤闊。

衲山禪者結茆索書

遺風千載衲衣閒，末後拈花笑破顏，不是無禪師有愧，追隨茆舍入深山。
草鞋行腳遍吳越，收拾歸來入虎穴，趁出麒麟獅子兒，峰頭夜夜猿啼徹。
刪草鋤雲就卓菴，拋空一擲韻成三，打頭句子分明說，瞬目揚眉莫放憨。

禪者呈偈，遂走筆和勉

大唐國裏不無禪，事到叮嚀倒剎竿，只為無師應吐舌，令人千古亦心寒。
忽見溪桃甚諦當，再三勘徹道方親，而今若箇能投句，可爾臨機第一人。
不須把住任悠遊，撞倒崑崙赤腳走，入佛入魔眼底塵，驅耕奪食何前後。
日月雲山天地埋，大光明照豈吾儕？風流父子南泉老，殺活猶較頭頂鞋。
涼風[索*風][索*風]撼林木，擲釣洪波鱗甲多，莫道秋光歸去好，五湖煙景事如何。

施茶

十字街頭開箇舖，不將顏色攤門戶，頻傾七碗展家風，須用信心檀越庫。

贈苕關主(號清源)

耳順餘年復掩關，始知心印狀如山。君臣道合兼中致，賓主全提大用間。撩亂春光新語句，澄清皎月舊容顏。好將幽徑通雲鶴，玄要臨機不等閒。

示脫白沙彌

年今十七得為僧，是此知非將相能。猛策越群須上志，殷勤學業力規繩。齊賢必欲思三省，了義當先究一乘。他日心空歸及第，成株大樹碧層層。

和嚴居士寒字五首

九年面壁不為難，千古聞風立雪寒。斷臂始知求法異，真乘六代位單傳。
少林碑碣歷霜寒，正位傳燈早已刊。關係是非前宿定，亂流何事喻江干。
明星夜睹碧光寒，此道無為與勢干。不料兒孫今古異，短長攻擊笑旁觀。
深知仗劍逼人寒，善受輸他地面寬。堪笑當時謀略少，如何不教告經官。
天威一發斗牛寒，試火焚經道俗安。所以王臣金口囑，為今教外別生端。

示方爾嘉善友

佛老當年教有言，開權顯實示根元。奈何見墮三乘慢，瞥爾情生八苦煩。領略談空成夢幻，應觀法界破心猿。嶺南道者分明說，不是風兮不是旛。

泛妙喜過悟空菴，訪清伯黃居士不遇，聞入煉士社去，書此五章寄致之。

煉石修身何足堪，長生秘訣不為難。昔年問道黃龍老，仙骨傳燈器量寬。
春歸屋裏百花香，徑接窮巖有異芳。過客到門呼弗語，點頭石已悟空王。
清目沖雲幾箇山，一回登眺鳥關關。歸來戴月泉飛雨，茆屋沉沉松竹間。

洞繞長生不老花，千年結果味堪誇，凡人若也知端的，來共烹泉試蚤茶。
居山儘有居山趣，莫道居山與世違，雲去月來光燦熳，炤人天地一同歸。

雪中寄厚菴曹學士(諱本榮)

天玉從空落，瓊花應瑞年，夜行人主義，茅顧臥龍賢。語覆千山頂，機忘一色邊，棒頭三頓後，誰說老婆禪？

贈蓮親顧居士

蓮出淤泥越眾芳，輕塵不著水雲鄉。許君親見一回後，在處花開般若香。

贈報國寺賓如教主

化門賢教主，塵世尚為賓。律正心無咎，袍方道亦親。清名廉法侶，器量悅王臣。交結一平等，如常豈愧人。

丁酉秋解制後別院主覺幻公之南

破屋楊岐風凜冽，宗門千古稱豪傑，滹沱玄要啟大方，正法眼藏瞎驢滅。三腳驢子弄蹄行，賣弄西河真骨血，掀天括地振頹綱，驅耕奪食抽釘拔楔。卓犖門墻壁立峰，躋扳孰入雲霄穴？鳳生鳳雛翅摩空，虎生虎子威猛烈。男兒立志必封侯，道者尊貴絕其流。豈不見，出家乃大丈夫之所為，非將相而可匹其儔？反古思今能幾幾？盧能衣缽豈同擬？而今南北總是禪，青黃混說通玄理，我亦乘帆向此來，恍忽一期方便爾。前入京師七月一，茲欲旋南中元節，蟬鳴露降涼飆拍，雖別君兮君勿別。不落其中事即易，始終難道。一葉落時秋聲擷，堪持此語為標格，直教棒下風顛徹。肋下拳，最親切，相信何用多饒舌？

別禪者南旋

秋末沾林衣露香，就移短棹泛流長。道交冷澹朋情重，離別風塵世路狂。黃葉亂占投澗落，白雲歸必去山藏。堪憐此事同誰調，南北宗乘定有方。

示潘道生居士

先賢所以外聲名，本立何愁道不生。見徹源頭隨處入，紅塵堆裏一身輕。

示胡文宇居士

一輪皎月徹秋光，萬境清虛透碧窗。人坐中庭何所思，須知別有好商量。

示史元之居士

人生世若日中央，影去如飛下夕陽。打點歸家何計較，莫教臨夜路頭忙。

示沈彥先居士

都道十分不得閒，奈何難打利名關。目前景況如能卻，在處紅塵在處山。

別童上甫經歷

秋林爽氣甚舒懷，[巨*寸]耐秋聲寒漸催。道者不妨相別去，悠遊南嶽與天台。

示吳金谷都司

我佛叮嚀曾有言，須憑信力究根元。從中一念狂心歇，了卻千生萬劫冤。

江千任雲液秀才索偈遂走筆書示

君曾與我素相知，今又相逢話別離。論盡世緣何可惜，惟憐鬚髮滿頭絲。熱腸冷語贈知己，只此分明牢記取。

梁谿自如師曾居靜匡阜年經七秩書贈

廬山面目識頭陀，二十餘年住若何。歸別西風開晚菊，去來夏日長新荷。倚松恣爾雲中鶴，弄影相呼水上鵝。忘卻從心緣所欲，徑邀明月入高歌。

詠雪

栗火銷鎔金彈子，楚天風落玉花飛。空山不見樵行路，多半牧羊人未歸。

與友話及論古今事

樹圍日暖香飛，煙鎖林間翠微。與坐談論石悟，就溪洗缽龍歸。蒲團坐破心空，梅子結成佛非。不用玄言妙化，自然到處忘機。

送友居山

秋將半入蘆花白，新葉飄黃尚未多，此去峰頭高著眼，不妨椰栗任橫拖。

除夕

人人盡道三十日，臘去春來咸委悉。凜凜朔風徹骨寒，梅花早已通消息。

看雲

看雲雲去復歸來，來去分明不假胎。碧漢無門天地闊，寰中有路絕塵埃。飛空載雨傾滄海，化影藏龍遍九垓。不向煙波留形跡，待將明月下蒼苔。

贈明余老衲號

當人則不輸名姓，喚去應來只是余。信向箇中明底事，了然何處不徐徐。

拄杖

標格出凡，孑立挺然。日炙風吹，不易不遷。亙古無虧，磨礪愈堅。超群物表，縱奪機先。

拂子

一毫端上，露布十方。橫豎任運，卷之勿藏。絲來線去，體用全彰。垂示今古，法脈流長。

缽盂

巨口向天，赤陀陀地。萬象平吞，全沒巴鼻。具滿月相，應人間食。隱毒龍身，拔文殊智。

蒲團

鞴鬆月扇，玲瓏日面。蕩坦盈夷，渾然一片。天地周流，乾坤際遍。放眠身安，跏趺無倦。

附法派源流字派

行源清淨海，流亙百川深。法脈傳千古，洞明佛祖心。

介為舟禪師語錄卷之五

門人　海鹽　益證　等編

傳

龍池先老和尚傳

師浙之禾郡秀水張氏子也，諱通微，號萬如。嬰齡喪父，隨母金氏育于外家。稍長，從世父習業，遽有出塵之志。年十九，投郡南興善寺，禮涵初公脫白。後參方受具戒，閱《禪關策進》，遂提撕無字公案，歷扣名宿。偶閱《楞嚴》，至「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恍有所得。往參湛然澄和尚，問無夢無想話。一日，湛上堂云：「眾兄弟！且道一切放下，阿那個是主人公？」豎拂子云：「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師聞，若暗入明，特歸養母，遂卜居於華嚴橋之西，刱淨明菴居處。是時密雲師翁住鹽官金粟寺，師造其室，翁一見便問：「者位僧那裡？」師便喝，翁云：「老僧過在什麼處？」云：「再犯不容。」云：「犯後如何？」師擬議，翁便打云：「該我打你。」師汗流浹背，從此心中疑塞，仍歸事母，朝夕剋證。一日入城，聞人家打小廝，云：「看你藏在那裡去？」師聞之釋然，遂口占偈云：「沒處藏，沒處藏，全身獨露在街坊。堪笑華亭擺渡漢，葛藤打得太郎當。」雖然，尚未自肯。適因母逝，遂再之金粟。由是情不移物，立志益勁。一日見僧問師翁云：「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曰：「近前來。」僧近前，曰：「老僧從來未曾眼花。」僧罔措。師聞，洞徹玄旨，頓釋從前寶惜及觀經諸公案，是甚麼弄猢猻圈繢，欣歸舊隱。有居士黃清伯者，與師道契日深，遂鳩資買民屋，易名桐月菴，遷師居之。寒暑一衲，學不雜習，經史傳紀，一目知源。師雖了悟，縱奪隨方，意不傲物，交接沖和。禾之士大夫咸推師德，請主東塔。師辭讓不已，遂勉赴焉。一時聞風趨影，道俗具瞻，於是結拈花社，以策勵同志。居三載，四方耆宿咸來咨決於師，師每卻席以待。如杭郡司李端伯黃公臨禾，必問道於師，機緣載語錄中。師臨眾寬直，所是必進之以禮，非是則規之以道。及辭院之日，內外眷戀，如失依怙焉。崇禎乙亥冬，天童老人七十大慶，師懷香拜祝，入門便喝，翁云：「胡喝亂喝。」師又喝，翁又云：「胡喝亂喝。」師遂禮拜，翁打云：「你再喝喝看？」師云：「蒼天，蒼天。」便行，翁呼云：「萬如！我直下疑你者兩喝。道道看。」師云：「歇歇！與和尚道。」遂出。自茲師翁鍾契，固留住山。師以

院事辭歸，未久退院，尋依座下，命典客司，次侍巾缾，方親智證，咨辯益新。一日，翁問師云:「 般若無知，無所不知。速道，速道! 」師拍膝而出。又侍次，舉:「 一翳在眼，空花亂墜，你如何會？」師諾聲便出。又一日，問師云:「 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汝作麼生會？」師云:「 嚴霜初降，徹骨皆寒。」曰:「 天地懸隔。」師拂袖出，復呈頌云:「 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遍界寒毛豎，將身衲被藏。鼻息鼾鼾一覺醒，從來越國是南方。」師翁深加器重。歲丁丑，履素黃公承昊致書迎師歸舊隱，翁遂授師大法之囑。因山主履素別號如如居士，故欣然書如如菴匾額，是以改桐月為如如菴也。於時德聲益彰，三年，如菴遂成叢席。辛巳冬，檀護躬請開法，四眾駢集，千指悅依。壬午，履素公蒞任閩憲，公清風儉節，一臨境，俗易民歡。聞曹山法席久虛，鐘鼓聲沉杳，公馳書有住持之請，師欣然以赴。進院之日，公親臨請法陞座，其參叩盈室，而風行閩粵。是歲，天童師翁示寂于台之通玄，師聞訃奔往，且迎翁全身入塔于天童，時癸未二月也。居無何，而隨有龍池之請。龍池者，元一源禪師受得法師某逢龍即止之識，始卓錫於上龍池，次成叢林于中址。當是時，源師三賜號、五敕大剎，俱辭謝，而獨休老乎其間。其骨塔遺頹，幻祖在日，囑遷共一塔焉。有憑虛閣、避暑窟尚在，餘廢莫知其代。迄神廟間，林壑寥落。于時有毘陵唐太常凝菴公者，居京師，問道於幻祖，機契，執弟子禮，遂延祖南來，卜居于此，即今下龍池是也。重闢堂宇，大成法席，題曰禹門院，而濟上宗風從茲得振於南矣。歷甲寅，幻祖西歸，密翁禮奉三祀，方啚接踵開法。因同門眷屬不相為謀，遂拂衣長往，一虛此席廿有三載。維時翁主金粟，赴黃檗，遷育王，後居天童。所至道風遐播，王公貴戚無不傾仰。翁雖時戀祖庭，不免千里間隔，且眷屬藩衍日久，事生勤舊。滌塵公者，商之郡邑檀護，議請天童法嗣擇其德量相宜者來繼此席，俾山門尊重。檀護悅其言，輒致書天童敦請。適因師翁葬事，同門畢集，眾兄弟咸推師主龍池為久遠之計，遂以書敦請。師慨然應諾，踵幻祖繩規，而虛己接物，和風滲人。一住十六載，明道德之廣，振祖父之條，內外遠近一時悅服，始信眾舉之不謬耳。師初入院，薪不繼炊，廩無儲積。甫三載，適遭鼎革，烽煙遍布，劍戟封林，村埜之民輒城移山遯，所留僧伽黎輩兀然蕭寺中，憑陵寇盜，時恐侵膚及骨。有謂師曰:「 事將逼迫，奈何？」師曰:「 行教化，臨患難，自古不免。況祖塔重係，奚可委而去之？寧束手俟命而已。」眾聞師語，併力堅持，幸無恙。嗚呼! 為祖擁護，為道持身，而臨難不懼者，求之於時，孰若師乎？歷乙酉越丙壬間，雖天步初安，道路間尚草竊克斥，但聞入龍池者喟然興善遷義，或操戈入院，瞻師顏，聆師語，皆拜謝而

去。繇是樵採入山之童牧俱沾師德云。當是時，禾中檀護屢致書迎師，謂如菴為師發跡之地，欲求重理，緣兵燹之後蕪穢不治。師不忍從前心力隳于一旦，於己丑春至禾，晤諸檀越，耑為如菴囑托，務求得人。泊一夕，即返毘陵，不意山中忽被橫累，有囚執僧行去者，師聞之駭異，不知殃及何由。適常郡協鎮曹公虎驀師拜訪，一見投誠，敘次有山中書報，遂對眾開緘，始知波及之累，即將事細白於曹公，公曰:「 龍池雖密邇寇穴，海內誰不欽仰為祖師道場？」即全身擔任，親提面鞠其事，一山之安，賴公之佑也。此非道德所感，何機偶若斯耶？時又屢經歲饉，海內叢林俱告窘，唯山來眾甚多，執事謂師曰:「 廩虛庫乏將若何？」師意殆欲言，時尚未出口，座下弟子各以意領，而罄囊典衣，捐金持化，來眾以安。於是口碑載道，參慕爭先，四方列剎莫不渴仰。師至時，徑山、天童、興善累次求請，師以祖庭塔立，掃守非易，概謝不赴。順治癸巳仲夏，師臨花甲之慶，緇白披誠而祝者，罔辭遠邇跋涉，稱一時盛事云。師三建法幢，任必先勞，早夜勤督弗倦，衲子陞堂入室者，機融利鈍，病去膏肓，撫眾御下，老幼咸宜。猥屑頑愚者，師亦恕容相待，聆師之誨，皆抱謝負愧焉。眾中有病者，師必躬臨撫慰，恒以香資備藥餌調治。師歷嘗甘苦，自居禹門，祖道重新，百廢具舉，道勝之韻，應若春姁，人人實往虛歸，乃至林木增翠，草色遙香，檀信雲湊雨合，皆不期然而然，洵德符道化所至也。師闡化廿有餘載，有語錄若干卷行于世。師世壽六十四，法臘四十五，所化者數千，嗣印者數十，剃度者二百餘人。丁酉元夜，舟在燕都普濟院，忽得夢境，自立露地，見大雪飄身，口齒俱墮，遂以手捧牙而覺。逐增疑慮，急欲遄歸。次日告其院主，主曰:「 此夢中幻境，何足怪焉？」勉留，堅請結夏解制。于秋八月旋南，至冬月抵常之龍興院，正擬謁師，不俄頃而驚聞訃至，心翳語絕，逮奔赴，師入滅七晝夜矣。嗚呼! 師逝也，智燈滅燄，法海停波，天人悲集，道俗失儀，山光揜映，泉鳥咽聲，大眾孜孜兀兀，若嬰兒之喪怙也。是山有娑羅樹二株，圍數抱，高百餘尺，相傳謂一源禪師手植，向甚周落。及師入院，花葉榮盛。師化之後，花葉頓然衰萎，亦異矣哉! 越明年八月十九日，奉師全身入塔，塔在山門前若干步，塔基為毘陵唐氏所施。師誕于萬曆甲午五月十五日，示寂於順治丁酉十月二十九日，梁谿學憲彙旃高公世泰為師銘其塔。

書　引　疏

柬履素黃老居士

久違起居清勝為慰。前枉顧菴中慢甚，日聞有小恙，得輕安否？所謂八苦交煎總不妨。老居士留心祖道日久矣，諒此小恙自弗能牽動慧力也。但向所謂究心於此道三十餘年，尚未得囙地，是為苦耳，誠知老居士於道毋自欺也。曾閱老居士折肱錄，審藥性及病元，論徹骨髓，然貴智者識得病元藥治，故不假吹灰而愈矣。古云: 一切語言如對病與藥。老居士自料識得藥病固不待言，然而得藥病俱除，不除藥病且置，秖如飲藥治病的時節正恁麼底，又飲治者是誰？誰之一字尚不得，況藥病乎？於斯驀地一亮，則盡大地是個黃老居士，黃老居士通身是病是藥猶何如？請自定當一回，看有何藥病可除？若然，始得平常心是道。良 為知己，具以直言相致。

請古鑑法弟繼如如菴席

心不釣名，名漸以退。材非稱職，謝任尊賢。曩者蒙山中老人卜主如菴院事，甫及三載，即欲告退，奈老人抑不允諾。書謂: 老僧老矣，龍池尚難料理，豈更管如菴乎？又云: 如菴，老僧發跡之地，如果不欲住，即尋的當人交與。審斯語，即見老人念如菴之深也。某固勉力撐持，以月積日累，營山門、伽藍堂、祖師堂，建方丈、禪房，前後共一十七楹，改裝客堂、齋堂、浴室，并器具單帳，俱各十備八九矣。常住有各處田畝基地，已併歸僧嗇，菴名立戶，以存永遠，庶免後之煩徭矣。聊書六載之心，妄叨承于父業，雖引嗤於同門，不足惜也。茲者謹遵老人規諭，決言必毋二致。恭惟某禪師，法源方分，宗旨共建，枝葉同條，本根一貫。娑羅雙樹(即龍池佛殿前)，遍界清涼；太白(即天童寺山名)一燈，千古徹耀。伏祈智網丕張，慧鋒握利。當陽掣電之機，祖聲聿振；紹承發跡之地，眉宇增光。馨香既布，雨露共沾。幸賜慨臨，不勝勤企。

復江干靜涵張司農(諱有譽)

恭惟大檀大願，弘護宗教，現宰官身而親國親民，承比丘相而利生利物，誠東坡之前願，無盡之後身也。茲承頒諭，以淨化見招，亦不爽斷師遺託之言，深為法為人作不請友，真可謂末法之津梁也。向斷師與山衲交往年深，昨聞示寂，心喪神馳，幾欲躬擬瓣香為弔，適因龍池先師後事有種種未了，俱係山衲經手，不得不料理清楚。事將完，即欲曳杖湘之南、潭之北，恐弗能如斷師之願也，亦負罪于大檀，幸原諒之。謹復。

復古南牧雲和尚

某因山中忽舉先師入塔事，星馳八月初一日到山，值爾初弟出示和尚手書云：行狀第五葉，山中不通，老僧自插入一段，明眼人看，連老僧亦成不識文理人云云。殊不思某等昔請狀于老法叔者，蓋以法叔先師同門，相得益彰者，不獨法道光揚，且欲為先師寫照，必以真誠取信將來。若泛泛幾行文字，海內名人文士頗多，何必干勞法叔為也？即徑山、天童、興善，乃據實事，原非徇私意。老叔扎云：其間雖存興善一節，亦是將錯就錯。噫！是何言歟？果文理不通，事跡不合，當存則存，當去則去，而將錯就錯，是何异于臨岐問路，仰面唾天耶？某五月廿六日至古南，為老叔拜慶，曾呈印狀廿冊，已經面白入事。老叔云：既實事無妨。不肖謂已成定案，何至今又從新翻駁？且狀內詞意不無嫌疑，同門皆歸咎不肖，甚不欲行。爾時只得再三挽回，方添入前件，刻藏并行，雖以全請狀之始終，亦即以蓋覆立言之心行。老叔自不內省，竟行剷削，將不肖置之不問，反坐罪于同門，亦不知果何意也？今只得刪削蔓引，以彰老叔直心直行，想老叔自原其衷而諒之，萬望俯從，不惟法門幸甚，先師常寂光中，當亦舒眉而撫掌矣。八月初七日，法姪行舟稽首載拜謹復。

與龍池諸同門并兩序

先師停龕一事，原為山向不利，所以有五年之守。彼時議出不欲者，皆謂法嗣謀占祖庭住持也，諸方盡已知之，忽一旦入塔，亦不知此易舉之故何意也。然而一人猖舉而陷眾人於不仁不義之中者，其心何忍？寧不顧叢林存歿之妨害乎？既五年不利，何今一年未周而忽利耶？某固不干預其事，曾擬三法面白永泰、鐵關諸兄云：茲急舉欲入塔者，是請老堂頭住？是議法嗣住？是入塔後齊散去耶？于三必一，余實不就其議；如不從三，諸兄何以定奪？正擬訥間，獨覺天弟云：此兄之過慮也，凡事自然從長，待塔事畢，仍送永兄繼席，不必二議。某諾云：既事已決，曷用再舉？如不欲入塔，尤我之罪也。第最初山向有妨之論，始我一人考書目指，非為臆說。今又躬與其事，是自翻前案而甘受諸方之呵責也。故先具供於龕前告罪，次日告罪于眾中即出山，幸諸高明公鑑是與？非與？則罪我為不孝、不仁、不義之徒然乎？先師于常寂光中，諒不負諸兄之公鑑耳。亂舉塔事且置，尚惜祖庭先人十五年一片苦心，忍傾咎于不肖之愚昧？屢屢狼籍，思之無不淚出心腑。嗚呼！龍池一支，何顛沛若斯耶？然五年勉守，原為存歿相安，祖庭休戚，諸兄毋以私廢公，敢揭我寸衷於大眾前，聊表赤子悶地之痛爾。八月十五日，行舟稽首載拜白。

與譚埽菴(諱貞默)

屢叩起居，蓋以事關法門，不得不為檀越悉之。昨楞嚴面晤，知敝同門相左之說，竊有疑焉。何也？五月間，送先師全錄板入楞嚴，即迎台駕，時以尊冗，未赴齋期。是日諸檀并各山禪友，即敝同門中明古鑑者，俱集楞嚴，錄中果有謬誤，敝同門即當覿面質於大眾，何得絕無一言，而待數月之後，獨向檀越興此貝錦之端？其間是非曲直，當不辨而可昭然矣。語云：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法門何私？先師前刻尚存，山衲豈敢妄行刪削，得罪先師耶？所謂隱、秀二公刊刻林和尚語錄，責內有未莊之喻，此乃彼自見不一，故有煩費筆舌之勞。先師語錄，山中眾同門面囑某任重其事，亦非林和尚錄板為例也，固不敢煩老居士之費心耳。且楞嚴流通法脈之所，取信諸方，非大公至當，不敢妄自送入，安可因人之私，恣其增損？將來何以垂世久遠？果若可增，即是敝同門語錄，安得謂之先師語錄也？不見大藏經云：以水混乳，罪莫大焉。識法者懼，檀越宜深謝之，勿使諸方作笑柄也。倘若私有損益，將來參差紛亂，定無了日矣。又古鑑弟欲于如菴造先師之衣缽塔，乞大手筆發輝先師刱立，并紀先後檀施及承續住持，以垂不朽，此法門公舉也，何得有交代蕭然，承續煩苦之說？又不得不為檀越悉之。如菴刱自崇禎初年，丁丑已成叢林，辛巳法席始盛，遐邇具瞻。先師赴龍池之請，鼎革以來，歷年主者無恒，漸覺寂寥。先師深以刱立艱難，布金不易，順治己丑上元後，擬數同門卜之伽藍，得山衲最吉，即示執事，皆曰：某真堪為如菴住持。第曰：數年以來，常住蕭索，須得和尚親臨，其事更妥。遂於二月朔出山，初十至貴郡，晤眾檀，耑為如菴囑付而來。十三同舟入院，望日眾檀畢集，先師陞座，即囑眾檀送山衲入方丈，停泊數日，始回龍池。自此某領院事，次年告饑，雲水倍集，數數絕糧，炊藜藿以延日月，惟以堅固自持。後時稍豐，有董耀庭善友，鳩集同仁，勸建方丈，某盡力綱維，積香資淨嚫。及董善友自損與勸眾，并戎府王公等助金，勉成方丈五間、山門五間、廊廡寮室，又樓後搆船房五間。甫及三載，即致書先師，告退院事，復命再住。至順治十年，為祝慧算，入山面白，不蒙允可，復以法衣法被面囑云：如菴汝自主，不得干涉老僧。是時恐違慈念，勉爾歸院。冬間結制安眾，至乙未春，堅辭至再，方得先師首肯。故以古鑑弟交代，凡常住器具，種種粗備，詳錄交單，以垂永久，眾檀親見，非衒妄也。昨古法弟獨不思刱守艱難，反有凋落之語，何欺昧之甚耶？如菴乃先師發跡之地，師翁書額，永為十方法席，非子孫獨居之處。大手筆自能不吝毫端三昧，闡發慧澤淵源，定不以漚泡變其涇渭也。臨楮瞻切之至。

與子蓉朱居士

屢候不得一晤，前送先師語錄板入楞嚴流通，耑柬躬迎并大令兄，蓋以司寇大檀越及賢昆季為法門柱石，楞嚴巨細悉仗金湯，是日不蒙慨降，後以他冗即返毘陵，又不得面別。敝同門中有欲私續先師自贊者，致眾論紛然，故不得不走貴郡清理其妄，始終顛末悉之。達譚護扎中并錄請政，意欲面白大令兄，知尊體違和，故爾未果。煩代陳鄙衷，全仗賢昆季以法門大公為念，鑒此迷妄，則先師常寂光中亦當合掌稱慶矣。臨書悚肅，不盡欲言。

復芙蓉自閒禪師

數經霜露，飄泊風塵，忽頒示慰，欣甚! 欣甚! 捧誦，知承掛念之甚深也。曩退如菴，因冗羈未及一別，至今耿耿。丁酉秋北回，途中聞法音大振，祖席頓新，亦不免龐公毓師向三到亭上揚眉鼓掌，敢曰特出荊溪之望也？聞之者遙空加額，弟蚤隔江合掌耳。次抵毘陵，一睹先老人訃音，不幸中天蔽日，法燄摧光，令我等悶絕躃地哀泣，安能見足輪之光躍？不料惡剎聚會，暗憎毀忌，以至內外揚波激浪，若非禹門頭角，幾同蝦戲。弟不避斧鉞而三出三入者，固勿忍抱慚而去其祖父之側也。古、永二兄，事已半途，致使存沒悲傷，蓋亦有數爾。昨同檀護躬請鐵兄繼其席，復起末光，非唯祖父舒眉，亦及吾兄蹈舞。或謂之曰: 事可也，理當如是也耶？不復加我以罪耶？極欲謁傾契闊，奈別以來眼昏膝弱，甚畏蹊徑匍匐之艱，待秋深或圖良晤，未可知也。時當酷暑，伏惟寶惜。謹復。

與大歇禪師

聚首分袂，已運三冬，神思夢往，咫尺千里，恭惟清勝為慰。追及先老人去世之後，若非禹門浪高，幾乎淵沉祖業。移龕之後，古首座甘心自廢，永首座相繼身亡，兄弟聚散，豈故細邪？去春聞永首座之逝，固不忍坐視，念影堂空寂，遂入山事奉。適舊住請老堂頭主席已作難，不允，於是聚新舊執事伸議數論。時眾方波息稍定，余必欲鐵西堂繼其席者，耑為報先人，囑有序次也。雖以身當公私之嫌疑，寔以雪同門之恥怨，固請于六月初一日入院料理影堂，凡一應交代與鐵兄執掌。事竟，欲遠行，因江湖阻隔，偶過方山暫憩。去冬聞開法宛陵，四眾雲慕，則不勝之喜。方今法門如亢陽之望甘霖，倘高下之流有過不及，思為法求賢者，必于是加意留心。

賢法弟臨事老成，才力有餘，而知己知人，故進逆耳之言。幸亮採納，庶法門同囑之不棄若骨肉也。臨楮屏營之至。

與宛陵同鄉明虛禪友

曩者道別荊溪，風遺千里，常懷宛陵之遊，未獲風帆之便，悵然莫已。去秋偶過方山，擬欲相訪，奈冬殘歲迫，未果所願。春日整履策杖，有林泉之興，主人又堅請主席。三月間，因寒濕作甚，過淳陰就醫，適尋思往敬亭以圖良晤，乃為事阻，又不果。明知禪者曾每每垂詢，足見鄉國同聲，溪山無異耳。向聞宛陵山水清佳，人境敦厚，禪講川集，幸有作家誘益，必聆揮霍之教也。欲覓一坐具地，或現成靜室，亦可以作休老之計，不知與宛陵緣分若何？乞留神。苟得其便，煩令知我，則不當為鄰而為伴矣。

與金粟孤雲禪師

憶別峰前，遐聆道化，滄桑經變，咫尺天涯，追惜古今，恍若夢爾。曩退如菴，擬訪丈室，偶遂掛帆北往，雖未獲願，恒懷耿切。及旋南時，警奔先老人訃音，一入山徒，悲膺末後任責，不虞崇釁百出，固黽勉持全而無能繼德，愈益愧焉。去秋半軀風濕患作，恐成痼癈，得過禾就醫，幸服藥餌痊可，猶怯遠行，空勤翹首。是以聞福嚴老人恙重，尚歉走詢，想甚罪甚。茲者徐仲達居士向與弟頗契道交，神慕慈範久矣，欲一叩拜，敢修片楮以助精進，必親棒頭點眼，不勝慶欣爾。

復吳江海雲寺諸鄉紳文學

恭惟弘護大檀眾居士，適承瀚墨流香，馨注吳越，得以海雲相呼，應齊山谷。但恐木混林間，不堪斤運之材；鶩入驥群，亦非超逸之足。既煩傾心眾舉，固辭恐屬虛文，即當拈死貓頭，奚以酬價？謹遵來命，耑此布復。

柬[車*度]轢嚴居士

炎暑分袂，秋風動思，年來月往，露滴聲催。唯吾兄道標亙古，諒弗隨世態變移為慰。因便附詢，勿備。

夢雪居引(戊子望日於禹門曼殊室中為斷疑公作)

夫古人夢遊華胥，武帝夢睹瑞相，素問夢出五臟，周禮載掌夢官屬，孰曰人無夢乎？又孰曰至人無夢乎？繇此言之，夢之一事雖幻，豈可忽哉？余一日與友人斷公閑話間，述向余曰:「 曾夜有故人，以夢中語傳我曰:『 披緇之夕，夢以雪居為號。且謂探之甚寒，咀之甚澹，號所由稱也。』詫為怪事。」余曰:「 不足怪也。不聞我佛制云: 持戒如冰雪。此正以夢中之警，表清潔之志耳。公其謂之何？」公忻然諾之。余又曰:「 昔蘇子有澹軒，清禪師有照軒，或者廛居、山居、水居、村居，雖各不同，於事理尚未脫然，總被局量之所拘滯。若夢之一字，可以包天地，容萬物，況人生寄質，誠若大夢乎？何似開眼又說夢中之夢耶？」公曰:「 可乎？」以符夢中之夢語，題成三字，曰夢雪居。公當持此語以復故人云。

居士求作放生會引

蓋聞治世之教，以明德為本。明德者，立其道也。道立則心正，心正則身修。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一繇修身，更無二本。可知體有千差，靈本乎一。人多徇情異物，故有群分類聚之區。殊不知靈明之性，如杲日麗於中天，無所不鏡，何曾有小大優劣之界乎？總由人心蔽錮，執體為依，坐暗為明，惜短棄長，以苦為樂，恣情縱意，傷物資生，猶謂獲福當然。噫! 只恐他日陷於輪迴之際，班班福消業長，一旦毛角臨身，猶謂獲福當然否？或曰: 彼乃畜生，我乃人也。或曰: 彼之血肉，當以滋我之軀命。孰曰不可？然雖人物有異，而軀命亦一也。何不一念迴光，息好欲之心，視物猶己？如是則至善修身之極，豈不即在聞聲不忍之內哉？聖人之言真可畏，吾弗能已矣。

募書經并求名筆以成墨蹟兼助資引

據大慧武庫載: 任觀察，內貴中賢士，係徽廟極眷之。任傾心釋氏，遍參知識。每自嘆息曰: 余幸得為人，而形體不全，及不識所生父母，想前生輕賤於人，招此報應。遂發誓: 遇休沐，還私宅，屏絕人事，炷香禮佛，刺血寫華嚴經一部，每一字三拜，願來世識所生父母。忽一日，有客相訪，任出遲，客怒云:「 人客及門，何故不出？」任笑曰:「 在家中寫一卷赦書。」客詰其故，任以實對，遂取經示之云:「 此是閻老子前喫鐵棒、吞鐵丸底赦書。」客悚然驚駭，回舍亦自寫一部。此老深究禪理，博窮內典，尚以形骸自感，發斯願，而又令人自惺，可為今古貴人中之特出也。所以教徹宗通，不妨入泥入水；機先眼正，自爾陶聖陶凡。若論即事即

理，且向者邊領略。茲成中上人，幼年脫白，幸已形完具戒，切志求道，亦僧中之上士也。若欲效任公之血書大經，恐其功不上，其力不勝，是以展勸名賢高士，濡毫灑墨，樂書般若經一卷，即三十二分，列三十二相，或宰官、或居士、或比丘、或婆羅門等，一時併現身相，各各捐資，頓成希有。如經云: 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若以觀察既上人，集諸名賢手筆，較其功德殊勝，不可云如來為發上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何故但云應如是住？

結修大悲懺疏

蓋謂佛身充滿，量無邊際，法性周流，微塵莫測，如雁飛空，影不存跡，洪鐘扣響，聞等一音。故三輪體空，一光獨耀，含藏萬有，隱顯虛靈，乘境悟心，法因人示，頓漸互融，始終不二，蓮出淤泥，色超眾相，非凡萼所能喻，故曰廣大圓滿無礙是也。所謂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即羅剎鬼國形現影彰，馬面牛頭隨類應化，光逾日月，德并乾坤，故曰大悲心大陀羅尼是也。經中大梵天王請曰:「 惟願大士為我說此陀羅尼形貌相壯。」觀世音菩薩言:「 大慈悲心是，平等心是，無為心是，無染心是，空觀心是，恭敬心是，卑下心是，無雜亂心是，無上菩提心是，當知是等心即是陀羅尼相貌，汝當依此而修行之。」誠哉斯言! 奈末運緇素未徹是經，矜高自遠，縱使釋迦覿面、菩薩傾心，亦恐難信，豈區區言語而能啟迪耶？予因謝如菴，暫憩香海別業。一日，致言兄過慰我，偶與宣微兄談及大悲經義并懺儀理事，云:「 今每每建立規式，嚴飾身心，而與智者、慈雲見道證果幾隔天壤，良 可慨矣! 」余遂應曰:「 素有願，欲得同志共修一期，寔莫可得。」石林公遂云:「 某亦有此舉久矣，未敢輕以告人，此正緣遇時至，信願力不可卻也。」即欲予為引，敢述致、宣二公之因，以告諸同志者，共圓此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大陀羅尼法，必有如大梵天王者一肩擔荷云爾。

高淳龍悟菴募購田疏

夫德不孤，必有鄰，先聖之語，孰敢忽焉？林叟道兄者，淳陰甘文政公之後裔也，宗族茲盛，幼失怙恃，童歲脫白，年滿受具于溧陽屏峰山辨軒律師，躬靜念切，志恪心堅，可謂德矣。次遊禪講，後參天童，始與余交。嗣後切為死生大事，各往參究，而相別廿餘年矣。庚子春，忽過方山訪余，方知結廬桑梓，適曳杖相訊，促膝月餘，菴況幽甚，但基址乏其步武，偶詰其始末云云。有宗昆季一

淳、一貢二齋公者，勉留駐錫，辭不獲免，遂諾其結茆之舉，故卜此壟頭，即各捐貲若干，共十六金，買其田，創為最初檀度之首。眾搆靜室三楹，居今一十七載，尚未化緣，廣寒暑毋卻，惟以禪律自禁由分，真可謂安貧樂道，無妄於求，邑落稱羨，是必有鄰也。叟一日曰:「 古者曾云:『 三間茆屋從來隱，一道神光萬境閒，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遂撫其几云:「 何事我輩兢守一枝？於道愧甚。」余曰:「 不然，道以心知，言以意會，豈可拘靜鬧為是非耶？屋小基局，可蔽風雨，聊借以棲身而已。如欲廣斯菴址，須得肥畬數十畝，相承資生之計，兼助道業日新，堪為永遠佛地，以紹燈光之不墜耳。」菴初興時，有飛龍蟠脊，預為應兆，斯必隆將來之符願也。是以持告大心居士，植因德本，不緣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者，傾囊括資，樂勸珍積，好看稻花香福田，進退有餘蔭。信乎! 果熟採祇園，功成歸寶所矣。

淨慧院募鑄大銅鍋銅板

廣陵乃四衢通要，士農工商稠集之所，南北禪講參學必由之徑。客有旅店，豈僧無寺？歸向有善慶福緣，接待往來而相繼者，天寧茲淨慧院，自清菴師刱業於前，鼎革以來，菴孫祥光公者，恢擴基址，營搆殿堂，龍象聚駐，香積供飯，雲堂掛搭，鐘鳴鼓響，可謂梵剎增新，倍加光彩，亦益先人之志。維眾甚多，聲呼應近不能及遠，鑊約炊煩而餐虛步落，種種不等。是以祥公商於予，予愧囊空力弱，計以何助炊廣聲齊之洽？敢以一毫之資告于布金長者，必見全肯諾，即聲應遐邇，飽參千億。古云:「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楊州。」信此語否？一火鑄成聲供普，兩彩一賽不須云。

卷(終)

介為舟禪師語錄卷之六

門人　海鹽　益證　等編

題讚

題觀音菩薩出山像讚（荊璧記室請）

滿頭鬚髮趺岩谷，三十二應自不知。欲識渠儂真面目，鑊湯爐炭禮慈威。
擬居士身，卻菩薩相，側目旁觀，悲心等向。羅剎鬼國，音聞浩宕，禮者是誰？荊璧供養。

題三大士同圖坐大松樹下像讚

稽首三大老古錐，默默無言鼓是非。閒得翻經當底事，長松下坐幾時歸。

白衣送子觀音像讚（劉進柱居士請）

誰謂菩薩，白衣說法，童子參隨，人天話杷。偷盜四生，悲運智拔，嗣世無窮，應緣即化。趺坐何為？鑽龜打瓦，神鳥飛空，嬰兒持花。一枝丹桂，大地生芽，深心供養，普利群沙。以何為驗？羅剎鬼國現其身，是則名為觀自在。

題雲中坐吼觀音像（宮妝）

謾猜作紫閣形容，休認是雲中仙子。善現惡相總由伊，坐斷紅塵無彼此。

題觀音大士像讚（有引）

辛丑中元日，仲將包居士然臂香供大士相，遂述讚兼贈道力進猛。
大士分身，聞音加被。一炷肉香，誓求智慧。力固心堅，謝塵蠲穢。獲命永康，德令人畏。因居士身，發露懺悔。信在其中，菩薩面對。允始允終，福備慧備。末振宗風，芬芳流萃。

初祖石影像讚(有引)

戊子春，寓古雲門，有僧云:「 佛日遠門首座在少林，見初祖影子現於石內。有太守疑為假，將石磨礪，遂出血水，影仍如舊。時門印其圖形歸佛日，眾以讚頌記之。」是僧亦欲余為讚云。咄! 還知者個落處麼？是伊謂震旦國裏有大乘根器，在梁王殿上鼓陣惡風吹到少室峰前，盡道你隻履西歸，誰知影子落在山石裡，千百年後賺得個不唧溜的漢，儘力磨礱一上，直饒磨得血淋淋底，猶不見伊面目在。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

十八羅漢圖像郤仲莒居士請讚

雲山疊翠，殿閣嵯峨，清風明月影婆娑。斷橋流水，溪隔煙羅，南嶽天台況若何？依稀仙子，彷彿風魔，弄碁局平展干戈。笑輸贏的，袒腹消磨，倒挾麈尾漫窺探。那聚論，徵科喜，長眉持立正淆訛。隊行蹊徑兮路坎坷，顧盼紅葉兮佇山坡。向前去，又見個倚樹防蹉，看伊怒目騎虎勒。摩望山頂，臂反腰阿，擎珠浪牽龍戲波。攜手橋上，話殘指柯，肩挑隻履非行腳。竟不曉，林裡杖，過顏色，聖凡人莫測，畫工筆巧寫還多。

題關帝獨立像讚(有周倉持刀倚背)

孤挺雄威，驚吳懼魏。時赴單刀，名成宇貴。豎目撚髯而胸襟略展，周子倚身以智謀而直往。義節千秋磨不盡，德仁萬古鎮常新。

天童密雲悟師翁雲門雪嶠信大師合圖真讚

生不同條，死歸一氣。探龍池，收竿有據；入禹門，掉臂長行。把住太白峰前，海浪騰翻；坐斷秦望山頂，溪雲合彩。吳越冷地生光，南北宗風遍布。施臨濟，機心雄若虎；罵佛祖，舌語惡如雷。咦! 扶不起，捺不倒，棒詈縱橫從此曉。

天童密老和尚像讚

銅棺山頂，曲不藏直。禹門浪裏，竭世樞機。眼界寬若太虛，心腸硬似剛鐵。六坐道場，一棒打徹。四海聲震，聞名膽裂。不論佛魔都來，等施棒棒見血。

又

物等同觀，靈機一握。殺活縱橫，親疏不錯。特門庭之磊落兮峙山嶽，起臨濟之宗風兮振木鐸。累及兒孫不了殃，猶遺千古聲名惡。

鹿野法師索題扇頭羅漢(畫有松枝上懸一葫蘆)

五百高流應供尊，如何特地只單行。家山欲去雲非遠，野景遙看路亦平。藜杖肩扶忘渴飲，葫蘆松掛笑風生。相逢不必多饒舌，蚤已人間識姓名。

龍池和尚真讚(師缺一門牙)

秀州今古張家兒，古有雲門今有師。跨灶追風事且奇，五百一千居不同時。一個折足不肯住，一個齒缺偏多語。一一分明舉似君，雲門禹門合扇親。不是木毬踞地獅子，老虎咬殺大虫。一門兩家宗旨，太白雷轟一喝傳，龍池浪激三千里。

又

一住禹門十六年，拈條白棒起風顛，有時攪徹蛟龍窟，打得虛空連架旋。

又

繼祖父爐韝，煆湖海英才。衒名聲宇宙，施迅地風雷。傾佛祖骨髓，掃魔外胚胎。慈悲翻轉面皮惡，不管親疏棒劈開。

細瓦廠普濟院達如老宿像讚

稽首達如大師，幼入緇門，久經叢席。參玄叩士，不辭戴月披霜；杖歷孤峰，慣便探竿影草。佩寶鏡三昧，如印印空；傾義海玄珠，入流流所。歸諸弟子，老婆心而為說法；信士大夫，等閒地不與談禪。最初刱華嚴精舍，末後興普濟禪林，一旦踏翻到岸船，嘴盧都地絕攀仰。珍重兒孫一瓣香，世出世間真供養。

題大慈像(侍祖堂燈火)

坐耘春圃，嘯傲煙霞，檇李桑梓，禹門出家。五十六歲，割愛繁華，一生事業，破衲袈裟。吟清風而弄月，恣遊戲而趺跏，侍祖燈兮不倦，運大慈兮不奢。且道是誰作伴侶？識渠面目笑阿哪。

題冰欲上人行樂(孫三摩請)

脫白時教習玄儀，成僧後禪寂律持。行普賢之願，廣教化之門。為併爨之領袖，作堂搆之津梁。倏爾知非兮圖形不壞，鐵面冰心兮欲乎自在。手執如意事若何，談空饒舌渾無礙。

題陳素人頭陀小像

逢人在處說頭陀，你這頭陀有幾何。如意肘眠半曲膝，看他不去逐情波。素親切，意若何，邀得淵明醉放歌。阿呵呵，聽吟哦，笑煞風流不較多。

題馮君玉真(弟紋菴求)

君之生也不喜，君之死也不悲。觀君之氣象兮骨傲林泉，君與人之誠兮風邁濁世。不假祖禰彌光，超然家成業立。謝塵緣兮知非，徵自性兮不忒。聽葉落兮秋歸，觀音容兮若在。丹青之描兮供汝子孫，文不加點兮吾何狼籍。知君玉兮由人，識君玉兮真存。

陸光甫善友為外母求題真讚(像坐石頭上)

無陰陽地汝弗立，偏向石床坐得宜，若也轉凡成聖去，本來男女一菩提。

題比丘尼不違七十行樂

道出常情，誰為伴侶？不繫塵樊，女中杰士。趺坐披衣，語何以似？覷破春光，人間非是。云爾坐禪，數珠輪指，孰識伊宗？默然離此。七十年來說向渠，蒲團獨坐春風裡。

題靈松首座為鹿野監寺四十寫秋林讀書圖

峰頭數百藏秋木，怪石千層長碧苔。寥廓虛齋翻故紙，蒼茫幽壑積餘材。已知問道忘年事，不惑從前論劫灰。為愛林泉常載目，山窗終日向雲開。

自讚

宗極維那請

你這個漢，生平膽大，遇善不凌，逢惡不懦。遭天童惡辣習氣，橛頭橛腦；授禹門本分鉗槌，扶正扶倒。若謂你是臨濟兒孫，令人喜，令人怕，且道有甚長處？唱楚歌，說楚話，鐵石心腸硬為人，從來不打之乎者。

永濟知藏請

一個無情面孔，兩道埽帚麤眉。好似三家村裡賣柴翁，只少個扁挑斧子。恁麼擔當正法眼藏，忒煞滅宗滅教。圖寫伊，大不孝。更有驚人手段惡，擎頭戴角一齊捉。任流此語到諸方，讚之莫及，毀之不錯。

拙安逸監院請

巧乃拙之用，拙乃巧之原，所以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智愚不妨，巧拙何礙。人以智巧成業，我以愚拙安身，互鎔巧拙而不愚者，拙安得之也已。

一夔法監院請

踞海雲室，截流逆浪。建濟宗風，雷喝雨棒。橫按竹篦，語默離謗。親近者心明，畏懼者膽喪。汝特煞不順人情，佛魔聞而影蕩。似這等惡辣漢，何必寫真供養。咄!

佛事

為禹門拙翁和尚舉龕，云:「 第一義中廓然無聖，末後句子始到牢關，正所謂把住則水洩不通，放行則瓦礫生光。恭惟我法兄拙翁和尚，幼歷孤征，到處撥火挑煙；單丁獨立，等閒不與人侔。入太白室，箭鋒相拄；登磬山堂，啐啄同時。禹門院親炙印心，中山寺分燈列燄。打鳳羅龍，了生前未了公案；謙恭克己，正末後難正風規。大眾還會麼？且道拙翁和尚入鏖垂手一句又作麼生道？不居方丈地，毘盧頂上行。」遂以拄杖卓一卓云:「 兄呼弟應當年事，今日親臨弟送兄。」遂拽杖引龕先行。
復為封塔，云:「 閒拋榔栗上峰顛，坐視雲霄日午天，雙履捎空留一隻，眼光爍破界三千。羅圍屏障周天際，曠蕩溪流縱百川，山有

春風花笑面，塔無縫罅體安然。」遂云:「 封。」
為寶覺院尼千眼德法姪封龕，云:「 物相遷移，固有今古；法性流注，本無去來。實際理地，一句了然；佛事門中，千機垂應。所以法身無相，等虛空而充滿；法眼無瑕，同皎月以絕垠。千眼德姪達此理、具此眼，入三峰老人室中透徹玄要，後於慧刃法兄處更為矢上加尖，授個護身符子，不向閨閣藏頭角，特來寶覺露家聲。六十餘年隨順世緣，一期化畢，拋卻總持袈裟，骯脫末山衫子，且得寂光獨炤，觸目現前。正當與麼時，千眼道人密移一步看飛龍去也。諸人還見麼？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喝一喝云:「 封。」
復舉龕至吳門萬峰山入塔，云:「 靈光湛寂，智海無涯，廓傾邊表，迥絕週遮。」以拄杖擊龕云:「 千眼德道人正當孤明歷歷，一默以來，堪經四十餘日，是諸弟子逆順追思，悲慟不已，正所謂刀不自割，大家知痛。是以集諸四眾，涓茲良 辰，得為舉引就窆。即此則惺惺寂寂，寂寂惺惺，到處毫端浮幢剎，微塵獨步轉法輪。與麼出沒，尋常始終，古今不異。大眾! 還會麼？此是千眼禪師生生受用不盡底。且道因行掉臂一句又作麼生？等閒移坐萬峰前，看取化身千百億。」
守元火。師云:「 守元無外不須守，在處拈來便知有，脫落娘生貼肉衫，踢倒須彌藏北斗。」以火炬打圓相云:「 若向者裡薦得，雖有四大，元無生死；其或未能，助汝通身一把火，烈燄光中親獨露。」
克塵火。師云:「 霜花遍地促林顏，克路還家咫尺間，假我丙丁送歸去，克塵還知歸去路頭麼？咄! 莫將蹤跡落塵寰。」
為蔣氏超象殮棺。師以拄杖卓棺云:「 超象還會麼？葉落秋歸，金風體露，生死本無際岸，回光觸目菩提。」遂擊棺云:「 超象若也領略，便爾具丈夫相，剔起眉毛仔細看，優遊直入蓮花界。」
為古井菴湛然禪碩、洎徒冰如同掩龕。(即京蟄前一日，師徒同寂，湛云:「 吾欲先去。」尚含笑，冰已去。)師云:「 京蟄前，正月後，整頓芒鞋歸覺路，百花業裡便抽身，古井菴前空回首，一聲笑破死生關，鳥語清風閒白晝。湛然老宿得恁麼勦絕，六十八年世緣了畢，師徒同行，冰凝湛寂。然雖如是，介上座早已覷破了也。」復卓拄杖云:「 杲日輝空，萬里不掛片雲；孤峰鎖翠，一靈真常獨露。所以大丈夫漢當仁不讓於師，掉臂先行，師不如汝；一聲長嘯，汝不及師。」遂以拄杖點云:「 一二三四五六七，父子上山各自努力。」喝一喝云:「 淨法界中任去來，春風浩蕩拂天際。」遂云:「 封。」

化林禪士火。云:「 化林師! 個中消息汝自知。若不知，更送臨行火一把，也須照顧兩莖眉。」
自明禪士封龕。云:「 香煙起處，坐脫立亡呈好手；空裏搖鈴，入廛垂手展家風。」卓拄杖云:「 廓落縱橫百雜碎。」遂起龕，云:「 春風拂面，綠柳籠煙。鳥語尖新，遊子林間增意氣；野馬騰空，當人屋裡見青山。且道: 作麼生是臨行一句？」曳杖云:「 去。」
火，云:「 龍樓翠鎖，玉殿雲封。」以火炬打圓相云:「 金佛不度爐，真佛火裡坐，烈燄中翻身，自明師看破。且道看破個什麼？」擲炬云:「 燒。」
紋菴火。師執炬云:「 七十年前與麼來，處處綠楊堪繫馬；七十年後與麼去，家家有路透長安。居士于七月廿五日瞑目以來，今又臘月廿四日也，還見有寒暑去來之相麼？還知有生死痛苦之身麼？如不知有生死痛苦之身，亦不見有寒暑去來之相，即爾自性圓明，見常無我，故云: 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遂擲下火炬。
默如碾頭火。師云:「 朔風凜凜逼人寒，駐碾停牛便放參，頃刻翻身紅燄裏，是誰脫卻死生衫？咄! 默如雷，語如風，更為叮嚀此一宗。」
雙融大德起龕。師云:「 六十餘年居市廛，剎那撒手知歸去，根塵迥脫絕遮攔，本有風光隨住處。雙禪者! 還會麼？萬象之中獨露身，聲前聲後俱坐斷。」卓拄杖云:「 去。」
又火，云:「 十二月，風凜烈，寒香撲鼻正時節，禪人歸去絕行蹤，萬別千差從此徹。雙融大德還知落處麼？古者道:『 生也不道，死也不道。』今汝知生已生也，知死已死也。且道不落死生一句又作麼生道？大地都盧一個身，不須更覓無生國。」復以火炬打圓相云:「 火際風輪駕鐵牛，撞倒崑崙顛倒走。」
覺雲禪人火。師云:「 春風帶雨覺雲寒，赤腳腰包入市廛，參學一生事已畢，草鞋脫卻水雲邊。覺雲禪者還會麼？其或未然，更與通身重煆煉，靈光觸處徹根源。」正修火。師云:「 地水火風成四大，渠無生死是阿誰？咄哉直下承當去，心佛即非兩莫疑。正修正修汝自知，烈燄燒空乘獨步。」
月池大德入塔。師云:「 風生涼，暑蒸熱，日月翻身，虛空釘橛。月池大德還知落處麼？」遂彈指云:「 彈指頃，開寶塔，今朝五月廿八，絕去來兮脫死生，安然坐鎮黃金國。」
道真禪者入塔。師云:「 道真禪者還會麼？祖師關，末後句，覿體分明，本無來去。皮膚脫落盡安居，莫教動著中心樹，若還願力誓弘深，再來此土恣遊戲。」
靈氾禪人入塔。云:「 靈氾靈氾爾自知，莫向途中生退席，從今透脫死生關，坐斷千峰第一級。」

為徐氏母子火。師執炬云:「 母子不同生，亦不同條死，生死各不知，愛別於此止。所以母為子啄，子隨母啐，啐啄同時，應緣不錯。徐氏屹瞻母子還知自己安身立命處麼？從今豁卻臭皮囊，一火化身千百億。」遂攛下炬云:「 燒。」

又為沈氏火。云:「 生不緣，死不去，生死關頭誰把住？沈氏沈氏汝自知，烈燄光中親薦取。」擲炬云:「 去。」

為萃閒老律主舉龕。云:「 大通智勝佛，十卻坐道場，不離於此座。恭惟萃閒律主，踢倒涅槃山，超出生死岸，一坐六移寒暑，亦不離於此座。以大地安居作蒲團，平等性智恒常轉，將百二十斤擔子一旦放下了也。恁麼還知獨脫歸元一句麼？」卓拄杖云:「 撩得薰風香滿面，劈開荊棘路通霄。」遂云:「 起。」

又火，云:「 火熱炎燒六月天，寥空萬里絕雲煙，碧光直透須彌頂，赤腳金剛開眼眠。」遂舉炬云:「 大眾還會麼？此日此時正是萃閒律師行腳之日，敢要大眾證明。古云:『 趙州八十遊行腳，只為心頭未悄然。』萃老師還知悄然一句麼？如或未然，不免重說偈言: 秖憑這把無生火，焚卻全身一箇龕，欲識悄然獨脫句，前三三與後三三。」

七夕，為達本禪士化龕。云:「 達己達人，乃智士之所為；知本知源，亦衲僧之所歸。達本禪友! 汝昔脫白於天童，得度披緇，可為智矣。而我密雲師翁應世七十七年，化緣畢於七月七日，汝今追蹈先人之跡，可謂知本歸源矣。山僧與汝識面三十餘年，汝六十八歲，一旦掉臂長行，恁麼與汝據款結案了也。且不落死生一句又作麼生？秋風葉落雲生巧，烈焰光騰達本源。」

中元日，為月輪比丘尼封龕。師云:「 秋月明，秋輪滿，靈光皎潔蟾宮誕，秋聲砧杵催寒織，體露金風落葉緩。寒暑不遷義了然，去來生死奚拘管？道人行徑絕遮攔，任意優遊平坦坦。」驀豎拂子云:「 月輪比丘尼! 汝若直下領略，便爾脫體無依；其或未然，不免為汝重說偈言: 謝卻凡流入聖流，百千三昧一毛頭，暫將殼子為龕舍，幻質匪堅斷莫留。」遂以拂子指龕，云:「 封。」

介為舟禪師語錄卷之七

門人　海鹽　益證　等編

萍吟集詩

和闇齋黃憲長寄龍池本師和尚韻

大地誰親是我冤，腳跟不動太平軒。只憑個事開心鏡，幾許閒眸入故園。略彷踏翻空有句，桃花笑破始忘言。秋聲處處分明極，擬欲尋思落正偏。
目前豁達本無他，伎倆千般奈爾何。亦不將心求解脫，豈容雜念憶恒河。分明差別猶相似，簡點家私未較多。一道秋光天際闊，那須神力費功磨。

偶感

徑僻西村岸隔東，南湖恰值水雲通。夜來月朗空庭際，春曉鶯啼化外功。帶露落花輕織女，青林梅子醉溪翁。衣慚荷葉風千古，道媿虛名藝未攻。

為黃復仲居士壽(辰值至節後一日)

陽回律轉振條風，紫氣先呈翠閣中。樂只放閒縱八極，譚餘遊藝論三空。梅花一度谿邊白，桃實千秋洞口紅。忽見西池降王母，飛來鶴集素園東。

紋菴七十書贈公善琴畫

問年成好事，悅世喜從心。弄絃恣白髮，圖形異古今。傍谿學老圃，洗耳聽新禽。歲首元三日，松風慶上林。

劉渭公居士以仙乩贈空山曉聲別號命題

林深日暖浴春風，採藥仙人何處春？雲到岩前渾不語，水流澗下太從容。輕攜竹杖尋丹灶，緊峭芒鞋過別峰。茆舍居無青嶂裡，天聲曉發嶺頭松。

和[車*度]轢嚴居士答劍門禪師送少林祖圖碑文韻

法幢逝水振心寒，譖譽門高道義懸。朱紫易塗紅粉面，是非難上祖師肩。寧將直枉甘從事，莫負公私獲罪天。秦頌碑聲今日月，不平劍氣為平傳。

為壽者書

春木森森漸有香，一枝嘉景向東墻。看看洞口桃千樹，柳帶飄颺鶴歲長。

為馥生師九月十八日壽兼預結大悲壇期

林集鴻賓放白毫，普天霜月鶴鳴皋。秦溪道義風千里，蓮社嘉聲第一袍。三七壇中龍氣象，百花叢裡士英豪。春秋剎海無邊際，日湧須彌萬丈高。

即事

滌塵塵滌兩相宜，惟有江流淨不知。飲水谿邊嫌洗耳，風高今古異堪師。
思移茆舍入深居，竹筧支泉荷葉衣。高尚水邊林下事，不知花落與春歸。

贈決則靜主

四月輕衣天氣和，柳陰枝下看新荷。登臨草綠春光普，賞見花紅遍地多。麥浪秋風林外景，青香梅子樹頭窠。幽栖別有通霄致，雲鶴來兮黃鳥歌。

贈萬順泉善友

三月林如蜀錦裝，好將屏倚坐中央。山童呼客來仙島，鳥語傳聲送玉漿。王母園陳千樹果，桃源洞足百花香。不知歲數經多少，萬壑流泉一派長。

寄別子蓉朱居士向船居

三月春將去，猶懷草木香。不知天外客，何處是家鄉。

船居

半船明月風帆穩，一棹和雲水上飛。快我平生無限意，青山面面草新肥。
一灣流水一灣風，逆順橫拖水面蓬。山去岸回谿有意，樹頭花落影投紅。
一帆天際水雲寬，萍與溪山到處安。閒過東風好時節，且停篙櫓漫看看。

題扇頭畫兼以為贈

塵事競紛擾，水雲流不煩。呼春林下鳥，叫月嶺頭猿。山靜杳蹤跡，路平見道原。空亭一個子，若往向誰言。

和徐虞求盡節韻(字石麒)

拋卻五車摧筆鋒，心空及第始歸宗。臨行別有風高韻，贏得聲鳴夜半鐘。
六月霜飛劍倚天，儒冠高掛叩深禪。洞然劫火隨他去，一片丹心勝白蓮。

寄上白谷音二開士

庭花無語靜秋光，野景支吾興味長。黃鶴去非雲水事，露清聲滴夜來香。
風前黃葉攙秋雨，極目瞻光聽落谿，寄語林間問道者，莫教輕忽案頭題。

寄祝金剛菴上乘兄五十

武林歌舞禁喧譁，清味香烹趙老茶。雲集松聲春二月，望臨鶴髮頌三車。芳庭日暖應先供，景樹煙濃最後嘉。愧我南湖風弗順，短篇寄到夕陽斜。

代友和韻

老邁林泉時一過，商量佛法子無多。排寒爐火燒松竹，覆熱清涼長薜蘿。結社詎能思惠遠，安邦誰解問蕭何。十年見別風塵士，盡向山阿與澗阿。

喜臘雪驟積

頃刻村城溶世界，堆堆茅屋浪平田。山家靜坐紅塵樂，騷客添思野老眠。一色寒光晴夜月，凝空瑞氣應豐年。春風漫作楊毬舞，且看梅花笑目前。

旱暑感賦

亢陽蠲滴禁流湍，遍地嘉苗似火攢。草木甦須霖雨潤，魚龍躍必海門寬。欽承鑑格蒼生願，禱頃消除鱗甲殘。若降平原三尺水，一聲漁笛縱歌歡。

初遊龍池山

徑曲橋三度，山幽樹一林。澗流芳草積，鐘扣翠微深。古殿晨煙靄，龍湫夜月沉。源長通濟北，法鼓振雷音。

又畫師秋日邀登絕頂望太湖有感

玉峰高出諸山小，三萬六千頃未寬。林落秋風天氣爽，草枯春色雁門寒。一聲角笛鳴江半，幾點輕帆入炤殘。圖畫不須描虎跡，白雲崖下有龍蟠。

長泰寺懷古(寺建自梁有六景記焉)

樹挽六朝煙，烏去閒道者。黃花空自愁，梅子知歸也。秋水颺波紋，月到中庭野。柏老霜雪姿，堪盟歲寒社。

宿焦山月夜聞鐘

蓬萊殿閣明如洗，陡插層圍天際峰。夜靜中流看去遠，江潮浪湧聽來洶。山清岫出雲生石，岸斷聲沉月扣鐘。欲倩畫工描此意，那知又隔海門東。

崇禎壬午憶親有感(并引)

予自天啟六年歲次丙寅五月離俗，十月十一日剃度於黃安縣東林寺西禪堂，屈指經今十七載矣。
昔年江上看龍舟，倏忽光陰十七秋。若不多生承願力，那能易服入僧流。

癸未之楚省親遇流寇仍返金陵晤友有感

十七伶俜吳越遊，為親思省覓江舟。一聲葉落侵墻腳，滿徑黃花泣路頭。劫火洞燃焚郡邑，旌旗閃爍禁王侯。輕身夜走嫌星朗，說似長干人盡愁。

登天台山石門(在大冶縣西南四十里)

未入天台境，人言不可侵。登山谿水隔，問路石門深。峭壁連雲闔，飛泉帶雨斟。我來樵子在，話盡有餘心。

華山雨霽

宿雨流香液，晴巒黛色鮮。澗聲翻石鼓，清翠出松煙。隱者依巖窟，幽居別洞天。中藏多傑士，不與問秦川。

冬日閒吟

朔風封蝗戶，冰脆落寒涓。日澹山無色，雲層水拂天。濤聲瀉梵詠，鳥語雜清傳。撮葉頻添火，煨爐宿晚煙。

為壑舟禪友壽

佚志能超物，明心豈在天。忘情當事澹，謀道得貧先。臘邁非為老，嵩高別引年。閒將疏影探，一度一春鮮。

和友雨過韻

風來爽氣生，雨長階前草。雲霧捲晴空，山頭色不老。香從何處飄，聲入耳邊好。挈杖問流泉，可曾傾嶽倒。

初秋樹下坐與哲生兄得句

松陰招我論何事，冷地難為話容心。此去漫愁霜雪老，西風一入鬢毛侵。

夜秋

摘木飛聲早，何人嘆所思。半窗清影下，一葉冷風吹。月皎添涼氣，蛩吟斷竹枝。相看於此際，金井落無私。

訪正可法師宿長泰寺

揭目青山雲外峙，幽林許我話知己。杖頭不掛一帆風，恐落溪聲輕入耳。

潤城生生菴送友兼別

上林春事勝，天氣逼人遊。一葉江心去，相期語未休。

夏日與哲生兄話別

入夏見新荷，籬疏補薜蘿。問人林下少，寄足馬蹄多。道味風塵雜，閒情日月俄。與君在岐路，何復論坎坷。

過西菴訪哲公同陳大田聯句

偶爾來松徑，逢僧秖論詩(田)。與君皆亂世，結社在今時(哲)。茅屋三更夢，江山一局碁(師)。閉門花影靜，鳥語落高枝(田)。

至廣陵有阻

江南草木亂棖棖，天老山荒戰馬鳴。欲渡占風驚白浪，投林空聽語黃鶯。傾城豔色憐孤旅，野岸塵沙擁去旌。遍地牧童歌往事，不甘珠淚滴秋聲。

送玉澗之京口

一葉輕帆逆上流，綠陰顏色忌江洲。煙波直入蒼茫去，何處風聲趁客舟。

寓秦郵懷平山公喜其即至

知有黃花落，更悲西風咽。草木解其衣，鱗甲藏於穴。但見行路難，來去無斷絕。孤坐孰與言，鵲弄簷前舌。勤勤話短長，不將名姓說。忽聞犬吠聲，想是故人瞥。四顧村煙靜，兩岸蘆花雪。疑困在天涯，何期霜後節。風吹一院香，留待與君折。

商尊兄嗣天台通玄林和尚歸南嶽住靜索筆贈

自古天台稱石梁，雲儔五百老行藏。赤城義氣爭吳越，南嶽峰高邁楚湘。兩岸梅花春雨足，一溪流水草莖香。載歸湖海千層浪，不落煙波調更長。

訪友隱居

卜得幽居隔遠山，谿深難禁水雲還。封塵草色花如醉，徑入門開總不關。

丙戌元旦述懷

五湖山色羨江梅，一度新聲振地雷。雨露逢春林木長，寒香積樹雪花頹。清波不繫萍蹤跡，幽谷能藏梁棟材。增減劫中多少事，年長歸去幾時來。

夏日喜雨

暑氣侵窗熱，風雲布雨除。草鮮花色媚，山翠綠眉舒。客路涼生快，田疇潤自如。南軒亦可意，停扇且翻書。

和得山翁和尚出天童欲往匡山因受靈峰寺請以詩和宋學士韻

收拾瓢囊別隱天，小身大出化三千，片帆欲掛西江上，一衲猶拋東海邊。闢破靈泉通古澗，鑿開石壁丈新田，有時月到孤峰頂，長嘯風生雲滿肩。

喜語風老人孟夏山居詩首聯續其韻

我愛山頭草屋香，就將毛竹搆為梁，誅茆苫結螺螄頂，壘石門開八字墻。火入炎蒸猿鳥息，谿流情見我人忘，閑庭日日雲飛過，化作輕煙散客床。

夏日過劉渭公家與仙乩限韻偶爾成詩

閑情久共山川老，沉世相看半白頭。綠竹深藏高士屋，青山獨出梵王樓。路連秦北皆官馬，水漲江南一葉舟。湖上煙波漁父穩，詩飄無字與君收。

又轉韻

對客春聲盡，青陰遍未收。試涼舒羽扇，禁熱縱芳舟。泉落驚幽鳥，樵歌到竹樓。不知天地老，日月下簷頭。

窗吟雨霽

花繞竹籬屋遶香，晴窗開豁見人忙。樹高綠出呈清況，雨過風生帶露涼。幽鳥鳴庭翻夢眼，田歌入耳滌詩腸。松巢冷落西林社，霽色雲飛鶴路長。

詠雨中秋海棠

影不高墻外，青陰沒地多。精神浴夜雨，容色颺秋波。嫩蕊香微放，新紅粉澹摩。猶將含笑意，終未語如何。

禮雲門雪嶠大師龕

道播星馳湖海僧，何期秋月暗孤燈。秦山黃葉悲天老，禹穴青泉慟地崩。擺脫五雲茶灶冷，拋空雙髻目清澄。風高不許閒眸望，千古令人恨未登。

讀雲門志略

卷入雲門寺，傳來歲月深。燈懸新夜火，筆立古人心。青草生樵徑，白泉出鶴林。先賢何所去，不復見題吟。

因事出雲門過化鹿山訪荊門法師

入徑問流泉，泉聲咽悲語。進路忽逢艱，橫棘刺如虎。行人未敢前，余奮突其伍。猛步過遠山，渾忘惡風侮。惟爾青松心，舒我常年睹。徘徊一嘯中，驚出林間父。攜笻撥易難，人面多塵土。放鶴逆鳴皋，聲落傳枝怒。寒梅簇院香，殘葉何所補。君不見，西山一去杳無蹤，名高天下聞今古。

雨中吟

雨闊天無岸，雲深蹊徑迷。相呼疑似伴，聽語鳥聲齊。

禮雪嶠大師塔辭出山(師有青獅翁別號)

樹老葉落遺青嶂，不知人去何攸向？又見空飛嶺外雲，覆雨弗傾清溪漾。林間幽鳥忽翻聲，到耳欣欣乘興況，遶谷穿岩入小山，松煙薄薄遮秦望。相看遙立若個人，及乎人無高于丈，疑似飛來華表峰，天然一座無縫幢。四壁重封山萬個，遠近龍降虎亦降，內有全身獅子翁，擒雲攖霧御其風。冷落秋光藐天際，冰霜皎月誰相似？仰天長嘯欲成顛，翻身笑破渾無地。有時摩寫太虛空，有時圖幅青山松，亦不將錢貨與人，亦不容人眇其神。絕筆聲名謝世遊，罵雨呵風影勿留，稽首殷勤一瓣香，千古萬古為供養。莫謂春光年未知，花開人面七十七，歸歟皈與何所之？記取鵝毛雪飛日。(師未辭世，預作偈，有鵝毛雪兒滿空飛之句。)

遊明覺寺故址(并引)

越之會稽有山曰明覺，即千歲寶掌禪師居處。相傳前代勢家謀為骨穴，有古井、洗骨池并寺額碑，乃明神宗壬子歲太守鄭棟恢復，邑令史垂則立石勒文尚存焉。

弔寺

袈裟地冷白雲斑，道骨千秋鎖玉環，聞說不堪林下思，到來塚積依青山。

記池

曾記當年入越時，寺成明覺韻成詩。後將骸骨攜歸去，獨剩清清一箇池。

問井

一穴清泉冷地浮，多年名沒在荒丘。如何不作風雲事，想是尸人未與謀。

捫碑

磨雲磨雨負煙霞，賴爾憑寒歷歲華。殘畫分明支姓字，可憐明覺屬天涯。

慰山

雲依無語泣寒松，巖谷晴空荒草封。影落池邊沉古寺，唯存山月待鳴鐘。

諭墓

燐火夜徒然腐草，謾誇白骨掩明沙，縱教酹酒堪溫地，只恐兒孫也破家(做墳之家俱寥落)。

元旦登秦望山頂(昔始皇命李斯篆碑立此)

春來一日登秦望，滿目青峰勢插天。竹裏人家焚柏火，林間古寺積松煙。嶺無過客成荒僻，溪有樵風作浪顛。篆碣不知何代廢，空餘殘木聽啼鵑。

宿寓山贈恒公修淨業

天地孰可寓，寓山而寓水。寓水濯其足，寓山亦無恥。山水狎其遊，雄雄無彼此。卓立萬古松，幽然樂君子。行徑陟高崗，極目遙千里。或煙忽成雲，飛入空谷裏。亭亭石上梅，襲香落青泚。淵深沃焦石，林木堪其止。或來問局人，佯佯徒勞爾。惟有白社聲，浩浩驚狂史。亦非陸子玄，亦非陶亮士。也無禪可逃，也無偷心死。一念萬念念不休，念念念盡從茲始。

湖上行

聽泉聲入小，語落枝頭鳥。柳拂六橋煙，山色尚縹緲。載酒載歌人不見，唯有西湖鏡一面。山高山低南北峰，忽雨忽風天地幻。郭中絃管浪漂聲，湖上聽兮調不清。亂綠叢豐桃李花，映入清波印落霞。君不見，雲昏簇簇宿漁艇，埜歌醉舞學狂飲。又不見，夕陽影落西浦深，棲鴉點點拳樹頂。待將天曉一聲鳴，驚破夢回人自省。欲問湖上人去來，去來端的人莫審。

贈關中西宗禪友棄教入禪

知君出秦川，為識天涯路。天涯路雖多，君不辭勞固。黃葉止兒非，厥心何所寓。思古覓安心，孤征南詢渡。履險帶風霜，泉石誇獨步。除卻文字禪，力決驚人句。君不見，擊竹聲中達者知，祖師玄要從斯悟。但得心花豁自開，馨香觸鼻沒回互。他年登臨若閒吟，寫情休得忘卻萍相遇。

晤鐵關禪師於禹門兼送別

君別余時余不然，不道君別余十年，信知人間別有天，何方道者不飲泉？幽谷茅菴雲不眠，為留清光入掛簾，山花雜綠開更妍，乘風襲襲到巖前。君來正直農初田，褰衣輕染薜蘿煙，何期斯約禹門扃，君亦欣欣余亦廉。忽捲絲綸放釣船，想爾只在滄浪邊，余欲與君質引緣，恐君惜我杖頭錢。媿無才續匹古賢，聊寫短章以作送行篇。

洪都崙愚大師訪船子跡，兼詢季子墓，仍歸臺山掃月川師塔，意況有渭濱之隱。偶過江干，黃介子居士以詩呈，得和其韻(別號傘居)。

張空傘蓋體如如，不問雲山好結廬。一棹洪波經北固，風帆下載入南徐。追尋船子延陵跡，欲弔清涼渭水漁。訪及春申墳在此，卻來江上閱安居。

傘蓋乾坤得自如，大千沙界一茅廬。相尋古渡推篷轉，又向臺山去路徐。禪不風顛隨普化，教從海闊任陶漁。偶來話月澄江上，何似清光載別居。

又和耑師璧介子公玻璃瓶韻

相呈至物非同物，喚作玻璃盞共瓶。問道三三前後語，卻來兩兩和同聲。涵光皎潔通身淨，貯乳圓明內外清。珍重主人藏愛惜，師情已見世中情。

訪平山關主，額曰量雲，遂書為贈。

殿閣涼生風入微，南窗由自鳥閒飛。量雲幾許評長短，談柄何曾較是非？擊竹聲從簷外落，拈花意向目前揮。月高難到分陰地，若得分陰忘所歸。

答俞玄音居士韻(別號響忍)

疇昔過毘陵，夏末秋未老。恣譚坐陰涼，塵跡謝除討。話月曹溪深，漁歌滄浪渺。指歸天地間，萬物洞玄妙。忽爾聽秋聲，弗覺紅樹杪。窺烏白眼人，縱橫空中鳥。宇宙氣浩然，混沌何所曉？未明生前事，頑如喪妣考。悲風振林木，洪音擊天竅。鳴揚霄漢驚，聲落息群噪。玲瓏道者心，障雲豈能罩？獨有龐襄陽，一家善其造。讀斯響忍吟，今古亦同調。孰想太白峰，影落江月炤。舒我意徐徐，臨筆猶奇妙。

寓毘陵龍興禪院拈贈無蘊禪士勉參

不立文字教外傳，一花五葉分皮髓。莫道佛法無多子，只為困徹語相似。毫忽存胸生死根，力揮金剛劍斬此。饒說天花湧地蓮，流浪風塵何依倚？縱蘊雄文挾國才，傳燈幾載遊說士？西山隱主舌如鋒，馬師一喝伎倆死。德嶠未見龍潭惡，怒嗔魔子呵直指。路逢婆子詰三心，默默無言當下恥。驀地吹滅暗生光，翻身哮吼威千里。契如來禪學祖禪，不燒佛經燒故紙。潑天門戶摛風月，絕遮攔棒從茲始。獨步雲門一字為，不落鋒芒筆妙喜。欲謀此道猛如虎，進退由人渾不理。直踏千山與萬山，踞高峰頂誰敢視？選得心空及第歸，六龍地振揮玄旨。今日與君識一面，他年來飲南湖水。

客晤棲雲道契

小陽春十月，寓目楓林紅。葉落樹頭雨，霜凝冷地風。孤身懷短棹，逆旅促行鐘。不期臨客路，恰與故人逢。

訪友

棹撥霜花到毘陵，抬眸楓葉亂飛岑。誰知道者依朝市，不藉秦山隱處深。

憶普懷禪兄

空亭獨立意徘徊，欲望芙蓉江上來。徑有清香持晚節，春風那得笑顏開？

慟蒼石禪士

參得當年柏子禪，結茅深處任高眠。人情一別如湘水，到底無心向北川。

過江干宿契宗兄菴中敘別

自從把臂論三三，十二年交今尚慚。早晚多情承益語，往來疏闊少書函。江潮雪涌君山北，蘆葉霜封閘口南。一宿天涯人去遠，聲名不改舊時菴。

夜泊南閘投靜室宿

朔風林外十分寒，潮落江聲行路難，扣戶菴前松梵靜，尚餘月色炤更殘。

訪友

特尋黃葉溯溪流，茆屋忘年雲蓋頭。日火炊餐三頓足，那知遠客夜來投？

代梅吟

東風若到我家門，漫笑寒岩香骨冷。不肆春容姿態多，一枝獨向雪中挺。

望哲生兄坐息

三日五日望知己，知己望到歡不已，不屑澹交事需吟，默坐相看意唯唯。座中有客悉含聲，嶺外猿啼峰月起，炤徹乾坤亙古心，耐水清兮魚不餌。珍重欣欣莫浪言，一回相見風千里。

空吾禪衲壽(楚人)

博得吳山水，拋空楚岸船。不知松柏老，忘卻世情緣。覷破浮生夢，淘乾盡底禪。幻身如海滴，白髮丈三千。

和菩提菴自如師韻

學道愧三登，翻思面壁九。屈指記春秋，算來白髮有。何似上古心，仁宏形陋醜。一點成太極，兩畫分奇偶。便爾列時序，蒙媚窈窕柳。化物日月光，星拱辰北斗。弗登天子堂，甘為林下叟。此是何等人，善應而哮吼？以涅槃為家，以菩提為友。率不改行，優遊仍如舊。

源海索書

君辰正值夏初熱，榴花開瓣硬如鐵，刺破薰風殿入涼，大點小點枝頭血。五十餘年似春眠，一枕松聲驚忽徹，纔覺從前夢裡身，選佛選官由他歇。

淨慧園種一娑羅子，已成樹矣，經十六載始試花，見者奇之，有題詠頗甚。偶過，主人亦索題，遂拈筆成韻，即辛卯夏云。

廣陵一子堪成樹，十六年經方試花。香入座中風剪碎，影高霄漢月移斜。品題得句雲箋染，帶露清和筆墨賒。繼跡將來陰大覆，除天霜雪蓋塵沙。

同牧其師過華亭，棹旋朱涇渡口，弔船子和尚，兼和牧師韻，即清明後一日。附元韻。

一帆高掛過雲灘，不泛清波意孰堪？千載至今流不盡，清明歸去日猶寒(堪字不在韻)。
乘流船子下洄灘，忽轉推蓬思不堪。一自收綸人去後，東風日暖渡頭寒(有推蓬室尚在)。

懷米頭陀善工書畫(即薛崖孟諱來)

久慕誼風抱飲源，不知鳳閣有王孫。南宮墨點家山水，北海珍藏屋漏痕。趺坐展巾學洗缽，掛冠剪髮倣于髡。杏壇日冷刪書筆，月下敲推刺史門。

遊棲霞寺(內有千佛嶺、昭明太子塔、珍珠泉、玉沙泉、雙澗、主峰，即攝山。)

攝峰山下寺棲霞，形勢開張地脈嘉。兩派源分雙澗落，千尊石佛一行斜。塔遭劫火流金屑，泉涌珍珠浪玉沙。樹歷六朝煙雨在，松聲穆穆水雲家。

謝友過邀

凍解春風草木香，時來邀我過錢塘。青山滿目羞慚色，爭得臨溪話一商。

題朱去塵墨竹

無君居處道人俗，掃雪揚眉窗上綠。戰落松風萬派聲，去塵筆剪精神足。

過聞性菴觀金魚，內一尾通身澹銀色，有十二點大紅，故名十二紅可愛。

避秦不必問桃源，大隱何妨車馬喧？十二點紅新世眼，鶉衣道者誦高軒。

同箬菴和尚舟集南湖放生兼次其韻

坐草瞻光花木深，舟呼水陸集幽林。當年點首惟頑石，此日圓明總佛心。且喜覺場空有漏，不煩情見到雲岑。談鋒瓶瀉回狂瀾，湖海游鱗天地禽。

酬曾儀公居士見訪，次原韻(時來將燈上)。

葉落秋林不計年，何期知己話生緣？人間已沒天邊日，月下偏歌湖上船。夜泛波明吟絕句，心空機息罷逃禪。誰能把臂傾肝膽，卻較吹燈滅正傳。

答[車*度]轢嚴居士原韻

幾回靜坐月明中，冷地猶懷千里風，春草岸深蛙沸耳，祖庭秋晚葉飄空。惟憑道眼掀塵世，縱逸狂歌達此宗，選佛選官非所事，等閒出沒妙高峰。

元旦雪夜詠

春風入歲散天花，草木銀頭世界賒。鑼鼓喧喧沉醉客，不知林下雪烹茶。

宿興善古禪堂雨霽酬大山兄元韻

喜逢時雨話生寒，翠鎖煙雲樹一團。夢屬天涯依古寺，聲流大海別溪灘。隔江招手成多事，到耳狂歌息異端。聚首笑談清夜月，眼空碧落太虛寬。

送致言道兄之武林省親

滿林風澀靜寒煙，擊凍聲催夜半船。數載思親歸未得，忽逢江上拜尊前。

挽闇齋黃老居士二首

宦遊學海事王侯，諫議曾標五鳳樓。為覓安心林下士，故乘風月問溪流。花開薝蔔君當去，果熟祇園孰可留？不負西乾金口囑，再來東閣閱高丘。

質託閻浮入帝鄉，全無聲色動行藏。生緣識破莊周夢，法性靈遊大覺場。鴛水空流紅日影，百花謝盡素園香。傳燈雖未稱名姓，道義千秋為舉揚。

題不借居

余思軒冕遂，多以榮辱易。何似山水情，常年終不二。雲鶴縱其眸，獰龍恣游戲。流長接天淵，花落香泥地。明月引清風，松竹排其次。集英樂幽賞，賓主益高志。舒懷百草頭，豁目庭前意。不借居無為，豈許立文字？

登煙雨樓

登臨惜不見岑樓，一望雲山天際週。煙散長空風月冷，雨餘極目草庭秋。臺前謝客聲何似，樹上啼鶯語若流。泛濫清波渾釣艇，夜來酣飲笑封侯。

見鴈陣初來

忽爾見天涯，北來一陣斜。行成雖有隊，影落恐無家。翅奮爭霄漢，群零惜淺沙。春秋時節事，煩語不須嗟。

為萬松菴石盟禪友壽

草肅風清松有神，夜來蘿月碎龍鱗。開軒縱目雲霄鶴，坐石安心格外人。不問秋聲吟底事，單提黃葉頌斯辰。雖然算數知天命，僧臘何妨百二旬？

寄隱者

林木經霜老，道維許自孤。名高思靖節，籬菊杖親扶。

送中佳禪師之松陵

孤鄰懷去鶴，草木禁秋馨。話別楓林老，期長竹徑青。露清雲障捲，天冷月華停。空眼著何處，輕身喜浪萍。

村居五首

結箇小茆房，周圍不打墻，春三二月裏，好看菜花黃。居住依村舍，聽音喜樹下，門臨淥水長，屋遶薔薇架。一掌平陽地，茆房三兩間，門開無晝夜，徑出犬聲關。村居出入便，不畏蹊[跳-兆+區]路，菜飯粥隨時，山深多異獸。獨愛村居裏，年來爆竹聲，菴中坐聽響，直放到天明。

寄龍池和尚侍寮斷疑兄

欲寫春前事，何如晚節香？水澄魚眼碧，林老傲霜黃。秋色冷煙雨，樵歌振玉陽。懷心千里外，令我憶滄浪。

過古南次泛舟尋梅韻

解纜乘風過別津，欲題無語問江濱。相依屋角吹香冷，卻到林邊見蚤春。野岸未容芳草色，高枝先占百花神。三冬冰骨亭亭秀，留與閒情莫放身。

送素嚴法弟還山

涼風乍起君出山，君今還山風愈寒。視水清兮魚不飲，扁舟歸去霜花冷。目渺七十二峰低，蕩胸三萬六千頃。高歌漫板興瀟然，破浪安眠唯自領。到岸踏翻腳下船，直上玉陽臺絕頂。覽窮湖海何小焉，惟有禹門誇獨秉。

和冰燈詩(并引)

辛卯秋日，忽山中老人耑使至，為遣弔闇齋黃公。有斷疑公者，作元旦冰燈詩并敘附示。余接誦，頓令心清腸滌，可為龍池絕景美觀也。又託予轉致梅溪大山兄，欲共切玉揚金、聲和響協，以增祖庭山色；即二公冰燈詩始刱焉。然雖藏珍之家，不可無詫怪之嗤。如許著一礫屑雜寶器之中，但不知玩賞者以為何如？若以荊、燕同目，則藏珍之家掩面東南已也。
誰劈玉岑縱崖靚，珠垂珪樹明如鏡，不須琢磨經異匠，天然之色臨物映。佛供山川溪澗月，僧邀庭際圍積雪，架空一座勢如山，玲瓏巖壑形凹凸。竇竅四面洞光輝，中心一點內外徹，輝天鑑地耀無私，熱腸冷骨貌凜冽。偪人眼底盡生光，爍破乾坤螢火滅。證心堂(乃額名也)集元旦賞，瑛花綻裂開餘丈，此燈此日絕奇勝，

光揚湖海咸慕仰。景聯少室奪春芳，燄高星辰佳氣象，可惜龍池老古錐，不曾吹滅攔腮掌。因書此語達諸方，擬議喫我南湖杖。

無題

桂子飄香八月天，水清鷗鳥伴魚眠。秋光冷抹涼風雨，蘆荻花飛白雪船。鴈字橫空臨古畫，帆征落木瀉流泉。

和宣微法師村居除夕三韻

村居草舍避風威，谿徑雖通驛路違，謝卻除寒紅日暖，相看夕火暮林稀。家家爆竹分聲碎，處處燒荒祭地肥，菴內不同人共賞，一爐松燄向空歸。
柏老能操霜雪威，寒香不與世相違。山深歲盡松煙冪，聚落幽棲車馬稀。烹茗峽中泉異美，煮羹冬筍菌香肥。聽憑醉後添杯樂，漫擊鐘聲送夕歸。
林泉意氣逆塵蹤，不問溪山有異同。好看兒童雙眼碧，笑他老大一身紅。樽前弗覺更籌改，醉裡焉知歲月窮。高世書懷除夜詠，題餘信筆寫春風。

詠雪兼懷三塔自閒禪師

天降瓊林擁四維，崑崙玉出眾崔嵬。青山白疊成風浪，碧水銀流合派歸。策馬藍關唐國重，牧羊北海漢庭威。誰將少室峰前事，今古如何論是非？

乙未二月廿日謝如菴院事兼訊南湖別眾

臨谿睹雪上頭陀，六載依棲意若何？一度寒侵一度熱，幾翻風險幾番波？人情佛法春霜曉，世事名程夢裡過。逆順消歸東海去，聽憑時鳥亂啼多。

山中吟五首

世路多荊棘，山林少客行。泉流稀草木，何處虎狼生？交情貴意澹，相約定然期。即此堪頻往，何愁見別離。學語隊成班，沉吟向上關。一生空傲腹，懷抱我人山。祖道傳心印，師承肉與皮。

老胡真骨髓，未夢剋家兒。雨潑青山壯，雲歸洞口香。捲簾千嶂碧，花落見人忙。

秋日寄金韻伯詩客

月冷蛩吟水碧流，普天聲色落江秋。不知黃葉催何事，打著其人自點頭。

觀海

菊花香盡朔風寒，草色青黃樹葉丹。潮湧雷聲驚海岸，層層波級耐人看。

得夢中首聯續成兼勉友

花芳尋澗底，葉落振秋聲。夢裡遊春事，醒來記夜成。眼前圖霸業，身後總虛名。若個憑今古，由誰定死生？

宿栴檀寺與蕃子夜話

偶宿栴檀寺，三生論劫灰，月弦初夜發，更點漸深來。星斗持霄漢，鴈聲落九垓，話殘燈火息，弗覺曉鐘催。

金臺栴檀寺，乃江右歷山法師開山刱建。見其幀子有自讚，故書此，兼勉龍吟關主(號龍吟，即徒孫也)。

燕國栴檀寺，非同入眾材。青年童子在，白髮老僧回。孤影尊堂上，雙眸冷地開。法壇問道去，枯木聽龍來。

丙申九日前送淨慧園主人旋南

北地秋深南畝黃，西風催促晚來香。廣陵如得春光蚤，先寄一枝入帝鄉。

為尚甫童居士壽(是日雨下)

風生殿閣動微涼，正值臨辰下玉漿。一滴沾唇鮮百味，千杯傾腹漫流觴。花飛艷麗爭歌舞，茗試新清倍酒香。鶴駕宴亭恣共老，

何須問訣秘傳方？

題畫

雲山涵水水涵天，寥廓虛明萬象潛。月載滿船歸未得，暫將孤艇宿蘆煙。

秋日雨中即事

不聞林木香，應被西風刷。雲想衣裳輕，寒隨霜露滑。飛飛紅葉老，片片秋聲殺。平知松柏心，不將顏色刮。

溪帆

不逐情緣水一溪，長帆短棹各東西。乘風載月歸家去，莫向蘆花野岸棲。

五月寒

葉染雲煙薄，梅黃五月寒。柳陰攤地北，山色媚江南。馬上輕風冷，署中裘葛殘。窗前天雨久，脫卻兩衣難。

聽雨

雨打窗前過，潺潺漸覺大。濕林鳥不啼，唯聽雲聲墮。

瓶梅得蜂字韻

春入瓶梅蚤，未開霜雪封。案頭燈照色，窗外月形容。瘦影成孤立，清香豈易逢。夜深蝴蝶夢，天曉繫遊蜂。

伴梅

遺我非青黃，一枝梅在傍。支梧情弗倦，對影意偏長。點額疑為假，塗身似有香。歲寒心愈潔，姿色自天章。

孟春送友之楚二首

三冬冰骨解，風暖覺天長。取次入幽逕，依稀在故鄉。凝眸青嶂嫩，襯足草頭香。踏遍江南地，收歸月一囊。不妨流水在高山，若便誅茆可著閒。種竹移陰晴帶雨，裁雲補衲自成斑。呼來鹿子狂心歇，養就獅兒縱意頑。如吐瞞人三寸舌，莫教放過趙州關。

擬題黃鶴樓

漢陽江上烽煙塞，黃鶴高飛化五湖。日落洪波空草色，舟橫渡口載荒蕪。秋風蕭索王宮盡，劫火燒殘鬼孤。欲問洲前鸚鵡話，吳山相隔杳難符。

甘汝耀老居士索題爵鹿圖(有二鵲抱松枝，開口相向)

鹿走林原鳥忽驚，雙飛來去樹頭鳴。梅生兩角風難埽，雪點通身看有情。回首望崖花放萼，懸蹄弄影草停聲。老人只在松山後，不與時流說姓名。

甲申過金陵懷古

斷鐵沉江鎖，荒城湧石頭。馬蹄催驛路，樵斧亂林丘。玉氣從雲散，陰風落日囚。一回春夢入，白地草生秋。

戊戌八月初一日，讀三國志，忽聞雷。

懼雷昔爾笑曹瞞，天釋英雄義不單。舌戰群儒羞劍客，聲驚將相伏星壇。七擒瀘水波濤振，六出秋風心膽寒。國喪中原輕九犯，至今流血未曾乾。

介為舟禪師語錄卷之八

門人　海鹽　益證　等編

禹門影堂集　詩偈

丁酉十一月，自燕歸抵毘陵，聞先師訃(是歲元旦，在北有異夢焉)。

三月行程一渡江，秋深葉落滿庭霜。纔登岸腳收行李，忽睹山頭送訃章。掩面罔知誰問訊，甦聲重與共商量。曾經元夜通消息，夢到於今泣路長。

龕前上供

十載師恩報未休，聞傾血淚上高丘。如何隻履先歸去，卻教孤燈末引愁。入徑風寒吹面冷，臨機語默痛心頭。思深石壁空埋跡，望斷雲山影莫留。

十二月初八日夜，古南和尚促移龕。

師本同根各一枝，果能誰是克家兒。傷殘骨冷叢林散，痛徹心酸眾目悲。何事生前輕料理，致于去後任施為。莫言不肖叨法位，敢與爭先力論持。

戊戌春，雲陽道上讀鶴林和尚書扇頭詩有感，兼步其韻(附原韻)。

躡足龍門膽氣誇，此來頭面帶煙霞。三冬巖室餘松火，二月江村賞杏花。蟄戶春寒難出穴，蜂房人靜自排衙。片帆復放荊溪去，邈得師真是克家。

春勝人事自矜誇，面擲東風散碧霞。叢鳥亂聲催客路，驛亭孤影襲燈花。江流水闊寒侵戶，雨洗林新柳護衙。鴻鶴峰前棲泊思，迢迢山色米南家。

寄鶴林十州兄兼呈方丈老人

鶴林古德尚高風，千載令人竹院逢；歷國知名唐代寺，虛堂說法近時鐘。碑殘墨洗斯文筆，境致陰涼祖道松；孤峻門庭羞刻劍，抱慚僧去繼誰宗？(有祖道松十三株記碑。)

山中得扛字韻，兼慰同門古帆首座。

安心立雪世無雙，為道傾家惟老龐，汗馬功成歸漢室，乾坤數定息烏江。漫將頭角崢庭戶，且放和平護法幢，流水去還容器得，夕陽影落力難扛。

清明後五日夜大雪，忽楚水法弟奔訃入供遂出山，有感兼送別。

不知何事怒天威，一夜溪山與世違，冰割春風青草斷，眼堆白浪玉花飛。寒光落燄流凝地，節屆燒香冷濕衣，踏凍毋輕霜雪累，到家宜展目前機。

監刻先老人語錄，雨久偶閱十景，遂擬成韻。禹門橋

翠積橋流迥不同，禹門三級浪拋空。松間露滴聲聲雨，谷口香生面面風。芳草谿浮春水綠，杜鵑血染映山紅。好看霹靂晴燒尾，到此方知魚化龍。

娑羅樹(雷抽心木為梁)

竺國靈根佛廟東，移來法脈此山中。千秋鐵榦樗霄漢，一段堅心剖梵宮。花素雷驚香拂火，影成蔭覆葉遺風。祖庭梁棟承君力，虛腹流光氣象雄。

中龍池

林麓龍旋水一池，深藏頭角豈驚時？代為窟宅形于此，淵脈流分派所之。空印水明千古月，影懸花放不萌枝。看飛會作風雷雨，遍澤甘霖與世宜。

分賓嶺

昔年問道不知名，雲水來參向此行，勘破歸宗禪去也，掀翻濟北棒離情。三登九上人何處，喝震雷奔鳥亂聲，椰栗橫肩誰把住，嶺頭賓主自分明。

白雲崖

欲飛飛不上清霄，猶帶春風雨未消。陡落斜披鵬展翅，崚嶒勢逼虎申腰。丹青摹寫絹千尺，天女橫拖練一條。幾度老龍摶不得，一回來去一回騷。

避暑窟(源師三賜帝號，五住大剎，仍退此終焉。)

禪室多年冷似秋，鶯啼花落萬山頭。衲衣淨洗巖前雪，雲履登沾石上油。侍者罷參馴野鳥，國師不教索犀牛。寒侵松火三冬富，避暑涼清一窟幽。

試心石

石插陵虛令試心，試心人見膽魂傾。縣崖未肯全拋手，半偈如何出死生。縱步轉身須著眼，臨蹊掉臂漫牽情。直教試到無心試，堪笑東山水上行。

憑虛閣

憑虛一閣倚空高，月下誰來把戶敲？爐火乍添煙篆古，畫圖頻展墨成蛟。擬鄰睹史談初地，欲與先天論易爻。鳥道栽松人罕遇，雲霞出入掛眉梢。

伏虎石

君非草木鬥春紅，踞伏威獰虎嘯風。形似藍田曾沒羽，補如神女漫施功。驚群磊落嶂煙裏，獨立孤危霜雪中。願護祖師聲跡在，嘗聞聽法曉雲鐘。

玉陽臺

亂峰頭出玉陽臺，登望千谿萬壑來，山色聊呈紅點翠，水光卻映綠生苔。迎空音樂花飛雨，過嶺老猿聲叫哀，未許片雲能翳目，

一天風月四時裁。

送先和尚語錄板入楞嚴，偶過東塔即事。

信自靈山記剏深，福城煙水力追尋，新成梵閣標初志，奕世文章啟後心。檀度果圓酬夙願，慎終功德敵祇林，好將白社邀賢士，法脈芬芳亙古今。

訊善卷和尚(并引)

浮石老人居吳門西山桐葉菴，受善權請。戊戌秋九月廿一日入院，某十月朔二日過禮，賦俚言書扇頭呈敬。
菊花香滿傲霜天，桐葉飛聲過善權，雲水趨奔離墨(山名)徑，風帆掛落祝陵(即祝氏墓也，故云祝陵埠)煙。杖持白髮尊檀膝，座侍巾瓶繼佛肩，一擊清秋正法眼，重開祖印印單傳。

題善卷洞寺(建自孫權時)

三國雲山開建寺，一條古路洞邊去，泉流不斷殿無，雷火書名偃柏處。(有雷書偃柏之蹟尚在。)

為先和尚錄板工竣，送入楞嚴，值聽梅法師入院，書贈。

去來賓主菊花秋，正此時當闡化猷，懸辨縱橫稱義虎，顯揚曲屈繼禪稠。恢張紫柏門庭煥，句破楞嚴狂見休，不吝廣長無壞舌，分身塵剎喻三周。

龍池和尚小祥塔前上供賦呈永首座，兼勉同門。

師去絕端倪，望東枝向西。樹眉愁盡落，家法治何齊。窣堵霾霜雪，山流斷碧溪。相看天際鶴，來去復雲泥。

懷梁谿馬爾采居士(諱瑞，出山日於夜忽驟雨)

記得山頭雨，瀑聲想夜狂。阻晴兼阻客，流日復流香。洗垢絕塵跡，恣情多抑揚。霽開紅綠戰，星埽地天荒。豔世矯春露，松秋操雪霜。朱門閑茗碗，白社逸霞觴。時節菊清品，谷幽蘭獨芳。久懷交澹蕩，聊寫菜根長。

過堯溪白椎菴，挽聞照法師，壽四十九，七月三日逝。

憶余初登戒品年，公作梵音導其前，倏忽春光廿四載，秋聲葉落驚人駭。逝者如斯空歎哉，饒是瞿曇也笑哀，四十九譚無一字，縱橫來去恣遊戲。白椎不說苦空禪，拍手西歸看種蓮，堯溪波浪如天闊，諸子望師歸莫測。我來遲爇一爐香，為師拈出無生滅。

白椎菴雨阻兼示慧上人

春雨長新綠，老藤牽古松。林深多異鳥，水淺少游龍。揭目數竿竹，舒懷千里風。誰知此段事，微笑破顏中。

又雨中望虎丘

綠凝眉宇短長松，林內新聲林外峰。只道白雲飛去也，看看原在此山中。

晤達明禪友

本是同鄉兼俗親，緣逢吳國話重新，道為南北多相左，爾我萍交秖個人。

訪聞機道兄敘舊

憶昔窮山水，親臨問道原。罷參懸草履，招隱理林園。竹影移無倦，松風操不煩。聚傾胸次積，霜雪老何言。

己亥三月十一日復事影堂作

明州太白名天下，百三十代傳燈亞，唐宋五宗啟法筵，至臨應菴密菴罷。數百年沉法鼓聲，洪鐘一扣群音差，元公司李作金湯，請主師翁辛未夏。棘剪雲開萬象森，千工萬運梁高架，十載叢林一建新，中興濟北宗風化。十二支分派脈洋，百川源海各津梁，我師獨闡禹門寺，繼父揚聲祖亦揚。時陷干戈隔雲水，彈指座中祛虎狼，鼎革煥然百廢成，看破雲山水陸程。四海禪流雙眼碧，空王殿裏一燈明，秋風秋雨灑秋香，清波上不泛慈航。荊溪東瀉聲悲落，月冷千峰草木傷，及子延孫未了事，誰堪振翼鳴翱翔？都緣祖父光餘廕，何不傾心向影堂？

客龍興院，偶晤禪友，以詩見示，作送別。

細雨瀝秋聲，佳期話客情。泛流新水濁，憑岸得風清。相識亦從此，知心誰共評？天涯逢邂逅，惜去意何傾？

蚤秋作似鐵關法兄方丈

一葉知時往，飛林不見多。花香經雨謝，草色漸風磨。祖父法幢海，弟兄情義河。流清亙古潔，豈與濁成波？

又蚤秋即事和鐵關兄韻

不覺箭催時又改，惟餘滄海共山高。林間茆屋英雄隱，石上松陰處士操。夏日冰生成節祭，秋風浪湧往徒勞。凋殘葉落霜塗地，萬籟聲消何處號？

寄住宛陵同鄉

幾回深想敬亭登，何日風帆入宛陵？畫壁圖真千百個，同呼名姓識高僧。(敬亭昔黃檗客寓，裴相國見壁上畫聖僧真引，問師云云，即此。)

送六融法姪為師住禹門打供

七月秋風猶帶熱，路行車馬漫停歇。白蘋翻浪魚鱗輥，楊柳疏陰蛛網結。何事獨行不惜身，葦波履險沖符節。因時僧聚禹門多，固爾慇懃打供切。椰栗龍游去百川，草鞋虎猛離群穴。逢人謾乞一文錢，開口須饒三寸舌。賺得襄陽龐老禪，傾家財施真豪傑。君不見，懶融日日走丹陽，三十年來名始揚。朝去暮回力不折，身心堅似一條鐵。遺風籍載牛山頭，道德名標千古碣。子緣生楚黃麻人，楚稱黃麻才氣神。難近難親終不易，為人為己要經綸。打東家，罵西鄰，驅耕奪食捉麒麟。捉得麒麟徑莫輟，踏破千溪萬嶺月。一回直入寶山家，傾倉倒廩不須說。清風滿載日歸來，恣爾師顏歡相悅。三拳肋下還，一把虎鬚捋，此是超群獅子訣。

履冰辭省覲伴我和尚口占

龍池絕頂玉陽臺，須自親登到一回。舉似霎溪資福老，句中兼致正中來。

九日前送密音禪友住壽昌寺

龍池數載不辭勞，贏得清秋眼界高。此際黃花香欲吐，送君含笑節前操。

遊張公洞

徑入張公洞，玲瓏醉客心。怪神工不易，奇巧步難尋。靈竅通天日，鬼形奪地陰。擬窮沿底路，前去峽猶深。

過海會禮磬山天隱老和尚塔(乾巽向)

多年聲跡磬山隈，今日親臨到此來，塔立乾峰新海會，寒香獨秀一枝梅。

中秋夜諭看月華者

一輪皎潔淨無瑕，猶較春燈光更奢，珍重管絃延醉客，莫教眼底妄生花。

又得歸字

風蕩雲霞盡息機，中庭孰與是成非。竹林高士何相習，獨許淵明醉著衣。

題畫雪裏梅(有雙雀一啼一宿)

一枝雪裏香寒徹，雙雀啼眠意若何？設使春風搖弄影，莫教離此別投窠。

題畫圖帝闕

亂疊千峰雲外出，一庭風月向溪流。相看坐對青林下，不計前朝王與侯。

登芝山頂謁玄帝新宮(上有三十六洞)

峰立聳霄漢，煙堆殿宇新。山靈多古洞，石潤少飛塵。羽士承仙脈，玄宮集蚤春。浪傳童子去，丹灶尚遺真。

溧陽方山普陀寺影堂集

題八景詩(有引)

己亥秋九月，寓方山，日暇，觀眺其山，形若飛禽、獸伏之狀，可謂殊勝，固擬八題，曰「八景」云。其坐山，形似象眠，故題曰「象屏峰」。于項橫落，一脈直下，如鳳翀霄，其平如掌，有印林禪師者，誅茆開闢建寺騎上，董太史其昌書額曰「小普陀」。寺旁有池，流注不涸，故題曰「鳳皇池」。「清涼石」者，在寺之後。印公初撥荒入，見其石，以拄杖卓立，遂意禱云云，而孑然弗傾，固爾心喜默異焉，因是以成叢林，記其原，名「清涼石」也。寺西南有高阜，與象尾相連絡，僅對其懷，宜為「普賢臺」之名。右有紫竹，叢積茂盛，約畝許，云「紫竹林」。即圓通殿側，西北有泉，甘美清潔，筧入廚，可給數百口之餘，擬以天人師號，應之曰「調御泉」。向有龍洞、馬衝，而合為「八景」，遂拈筆，吟詠，粗索成韻，孰曰詩歟？聊記林泉之始末，亦閱笑于大方，作遊興之餘韻云，兼不亡其人，當額曰「印林禪院」。

青龍洞

一山特起萬山朝，山洞龍藏雲外飄。變化神奇看掣電，應時風雨及抽條。

象屏峰

象屏峰擁碧雲霄，寶帶垂空落鳳毛。羅列谿聲長廣舌，梵音嘹嚦捲松濤。

鳳皇池

靈傑山川發秀奇，天星形落鳳皇池。茂林深注長流水，月照清波綠染眉。

石馬衝

萬里馱經白馬功，身堅石馬歷秋冬。名稱兩立歸僧寺，石跡堆衝馬化龍。

調御泉

派遠流清調御泉，涵空印月徹深淵。滋生萬物成佳品，縱爾調羹必用先。

普賢臺

峨嵋山上普賢來，信步移方向此臺。落地雲開菩薩面，放光石炤象王回(嵋山有放光石)。

紫竹林

紫竹林中身應多，善財雲裡唱玄歌。不知音韻誰家曲，到處聞聲向普陀。

清涼石

清涼石上白雲封，獅子遊行不見蹤，哮吼之時群腦裂，文殊冷笑漫扶笻。

又總八題成韻(方山乃金陵幹龍也)

象屏峰湧金陵浪，紫竹林開小普陀。石馬衝明空界月，青龍洞古碧岩阿。鳳皇池影天花落，調御泉香六味和。殊勝清涼石上立，普賢臺望遠來波。

即原韻奉答呂秀才

影孤雲鶴過谿山，為愛林泉玉筍班，偶筆不堪成俚句，承箋獎諭啟柴關。青松皓月高崗上，白日風塵滿世間，若也信歸灰劫事，好偷忙裏話生閒。

喜林叟禪兄夜話(有引)

自乙亥太白相別之後，迄今二十餘載，忽自淳溪過方山訪予。予偶外遊，至夕方回，及晤面，不識矣。公撫掌笑云:「 某也! 」相敘甚樂，故賦以志之。
春日遊行過別峰，歸來燈火夜初紅，入門把手面生澀，道字傾聲音已通。彼此相看霜雪裡，大家疑似夢場中，掀翻祖窟當年事，漫話滄桑鬢不同。

又過淳溪相訪(與予同庚)

忘年共半百，彈指晤三春。太白參同普，淳溪道義親。水流天際月，風落樹頭塵。湖海一瓢飲，幽居日又新。

途中五十自囑

麥秋五日卻生渠，浪跡天涯半百余。心外有身堪算數，杯中無物可躊躇。笑談麈尾憑拈弄，輕薄狂言自剪除。洗缽江湖隨挂搭，杖頭風月聽吾祛。

同林叟甘宜伯袁非池諸公登保聖寺塔

林無顏色可當時，三月遊亭罷酒卮。古寺蒼茫龍虎柏(古柏二株名龍虎)，僧堂冷落祖師眉。新荷出水簪雲濕，老樹凌空操雪姿。塔上鐸鳴呼客語，聚談霄漢眼高窺。

初夏

初夏入新熱，花陰臥短墻。一枝情不倦，蓋覆草頭香。

題高淳縣新橋(又名鳳皇橋，系宛陵通要)

長虹穿水面，鳳眼逆流窺。兩岸波濤靜，平帆去不危。襟湖通宛道，負郭接京師。任重頻來往，樓臺引月隨。

題龍悟菴(并引)

淳陰龍悟菴者，興于丙戌歲。適有龍自西北來，蟠踞菴脊，頭角顯然，稍頃向西南飛去，觀者以謂奇事。邑侯丁偶題龍悟為額，

恰符其兆焉。庚子春，予就醫寓此，是以知其詳，聊述志云。(菴東向)
結草向平原，龍蟠眾目喧。花香塗覺地，果熟布祇園。萬頃煙波集，千林樹木繁。開窗明四野，紅日湧當軒。

龍池和尚十月廿九三周忌日

師真高掛月明中，三載慇勤事已終。鳥謝春林香滿地，猿啼殘雪歲寒風。追思不教全無改，較後誰行半折衷。捲卻簾吹燈下火，虛堂日落影凌空。

影堂告辭詩(有引)

先師去世七日，舟方入山，正直紛紛舉措之際，及任請狀、乞銘、監刻語錄之事，至次年五月十二日工竣，遂送板嘉興楞嚴寺，已入藏坊。秋，舉入塔，特進山諫議，眾心已合，非一可止爾，故告供而往。師小祥，躬禮塔頭，見塔銘未勒，工石未程，又居兩月，以完刻立碑，遂計遠行。己亥春，聞永首座病將危矣，偶泊吳門，得信以至，悲感剋腑臟，遂勉詣山，乃三月初十也。次日，即奉影堂，其永首座徒輩又作一變，沸搖非小，固輸己貲以為調解，事得沖融。嗣後，商于眾以繼席之舉，於是一眾未全肯諾，言至再，方允從。于六月一日接某入院，以影堂一應等事交代畢矣。吁!　舟雖未能盡孝，然三居禹門，共一十六箇月日也。時九月十有二日，過方山，主人洎眾堅請住持，亦勉允，以補三年之志，而作事奉焉。約一年三周之制畢，故先於真前作告辭云。
師之去世舟無住，皆因師後事所累。舟豈無能向遠行，見語嘈嘈忍將避。師在光中鑑亦清，寧有祖道屬人治。半年一年存與亡，兩次三翻事不易。若彼若此有嫌疑，門墻角立何名位？寒心三反入龍池，仰面捫聲吞熱淚。欲訴於師未及聞，猶將今古評公議。百丈典型千古持，豈向禹門一旦棄？聽說斯語眾顏怡，故從繼舉承遴次。既托于兄事周旋，豈不傾誠全仁義？思子於父觀其行，固假方山展終始。就此室中縣師真，聊表一點喪心志。陳芹供水作清饗，日焚夜火恭如侍。雖未緝御樹法幢，靈光虛運空不墜。循環交際秋幾經，屈指師今三周忌。禮師真前告作辭，乞師昭格鑑舟意。欲負師真別此間，馨香再播他方地。暫隨雲翼寄空林，若得深棲重興記。

友人歸桑田結菴口占

味道參風歷有年，歸菴傍水近親田。春花夏麥秋黃稻，正好安閒看雪天。

春日寄金粟孤雲和尚

憶昔看林落，年來廿四秋。世移疏見闊，情慊澹交遊。瘦影春聲拂，幽香谷口流。惟憑持此意，寄語別山頭。

和[車*度]轢嚴居士中興普明寺韻

昔年問寺僧，悲感復何興。棘草逢春剪，金沙聚日增。願深功業就，持重道愜弘。載帛千秋事，誰將名共登？

秋蛩吟

爾聲于類亦非雅，何以喜其秋露吟？若使夜深聽仔細，悲悲切切語寒心。

影堂集(終)

介為禪師語錄卷之九

松陵雜錄

侍者照德記錄

辛丑十月二十五日為法門說

師云:「 古有學儒、學佛者，而有排佛、排法者，亦有謂選官、選佛而言下知歸者，蓋因夙植種子深淺不同，固有信與不信，而各善其本也。唯六祖已下，出臨濟、曹洞二派，綿遠流長，所以代出傑人，道明眼正，宗風不墜也。一時士大夫傾心仰慕，不可枚舉。至於見道明心，師師授手，機緣載《 傳燈錄》 ，以垂千古模範，絕非泛泛之流也。秖如靈巖檗菴者，據法門禮，當姪輩。前晚至夜扣門投宿，知客相通，謂:『 某即熊魚山也。』彼時山僧對知客說:『 不管魚山、檗菴，以禮相待。』知客遂安排夜飯，食畢，即送安單。次晨粥後，知客引檗相見，及入門，便云:『 某在途中於禮有所不周，恐輕冒和尚云云。』山僧答云:『 不必太謙。』檗隨作禮一拜，起云:『 某有小事云云。』便出。時山僧見彼倉忙而去，意甚有不然。稍頃，知客回，謂:『 檗菴師云:「 我們三峰家法叔不受法姪禮的，與天童家不同。」』有靈松法姪者，亦同知客送出，遂云:『 這裏和尚向來法姪輩俱不還拜。』於是檗唯唯而去。山僧聞此語，不覺撫掌一笑，將謂魚山是個人，原來器量只如斯耶？向聞他為明朝極諫，一時頗有聲名；及為僧，又承嗣靈巖，以紹佛祖慧命，可謂學佛、學儒，而選官、選佛之名位兩全矣! 豈料只可聞名，不可面見! 既擔當法門，自有法門名位，而何以法門眇視自欺乃爾耶？如若粥飯主人，賓主之禮尚不可忽，況法門乎？既爾氣岸踞傲，亦不該入山僧之門；既入山僧之門，必循法門之禮，詎可謂天童、三峰家禮有不同乎？三峰豈是天童家之外人耶？汝或放不下一頂紗帽，原去做宰官，何得偷生于法門而亂法門之禮耶？罪莫大焉! 山僧不是揚人之過，切要人知過必改，毋致法門陵替，而罪歸任法之人也! 《 傳》 云:『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而今而後，高尚其志者，幸各勉旃! 」

壬寅花朝慧劍禪人乞語歸南嶽結茆

懸智慧鏡，鑒當臺邪正；握金剛劍，截岐路葛藤。須是個漢，方許恁麼地去。慧劍禪者，係湖南茶陵州人。中年忿志，詣吉之禾山剃

度受具，篤信向上一著，誓欲遍參知識，究明大事因緣。復往楚之衡州，見有中國清寺荒涼之甚，意有感發，固營造殿宇，恢張功畢，即延某禪師開堂。自一衲飄然，歷吳浙，參龍池、報恩、靈隱、天童，靡以本分事叩詢，雖未獲棒下翻身作風顛，而亦有所益焉。茲過海雲，丐余數言，歸故里，以全誅茆之計。山僧欲書語，恐返鈍慧劍，費磨礱也。不見昔日郁禪師過斷橋有省，作偈云:「 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而今塵盡光生，照破山河朵朵。」如有問慧劍索明珠者，切忌當鋒者喪!

示施秀峰居士

大凡學道人，要立心堅猛，如開荊棘林相似，手執利器，直截向前，毋令退縮，始到平陽田地，方得縱橫無礙，有何拘禁？念佛參禪的，亦須如是參，念到情盡念斷時，即此看看是阿那個念佛參禪？秀峰向這裏下得一語，他日閻老子見你倒退三千里有分；如若未然，且看念佛的是誰？參!

與莊汝揚文學書

前月冒 暑，敢煩起居，深為法門金湯銘感。七月初間，偶拈筆草瀆，懸望頒示，竟付不聞，且疑焉。孔聞拈香一端，姑謂眾居士之請，至于私竄藏板，紊法悖常，其罪難逭。即曩歲，先老人去世，某因燕旋，兼程抵山，辭世纔七日，群議紛紜，眾同門固以先人末後事委予，種種跋涉而不辭畏者，振先人後事，整法門紀綱，不惜了身力任之。苟若悠悠兩端，何以主持慧命乎？叨大檀現身護法，敢向披衷也？即前荷體泉眾居士勉從老居士之愛，姑為暫止。如埽菴者，道義相孚，跂仰良 久，不謂今日遂至斯耶？若以私奪公、以邪亂正，不過枝葉敷衍一時，到底水落石出，難為識者哂。縱孔聞一孽鬼鹹作活計，自有法門綱紀在。所可惜者，拖人下水，一時正人君子有被瞞頇。古云:「 識法者懼。」寧三思，毋忽為。上因山衲素欽門下，望隆山斗，為正法墻塹，固冒昧重言于長者之前，少救一時之眩惑。緇衣之好，雅有同心，幸祈鑒原。山衲幸甚，法門幸甚!

示碧雲天維那

業儒者，必言行相顧；學佛者，須內外一如。所以儒釋之道不易言也。學佛的人要說到、行到者，甚難；見道的人要化道、了道者，

亦不易。說到、行到，名行解相應，得之於心，應之於外，始終內外一如，方合道化于世。謂言行相顧，又豈離斯之外耶？自天童師翁力振宗風，而諸方遍播，雖盛衰一時，獨欽人心有所慕爾。近來參學之士，賢愚類雜，識見偏枯，飾於外者邪正不分，樸於內者聞閱不廣，固爾高下相持，門黨各立，護以冷熱爭勝，我山堆積，至于是非紛紜，慨不足惜也。碧雲維那當持此為戒云。他日龍天推出，則頭正尾正，不得謂山僧辜負汝也。至囑。

示楚珍全知客

船子朱涇三十春，功程不計釣金鱗。海雲住在吳江濱，來往師僧暫寄身。欲效渠儂重整綸，只恐波清魚不親。魚龍最喜桃花伸，禹門一躍力精神。凡物鎔質變化新，安能學道不師真。齊賢三省思古人，超群拔萃作梁津。臨濟一喝全主賓，楚國慈明神鼎珍。今將此語書楚珍，記取歸家莫浪陳。

示恰安定知客誅茆

打點身心要住山，把茆蓋頭不等閒。習氣銷鎔情識盡，方能透脫死生關。古來學道士英傑，道不齊名身不還。昔日勇公禮雪竇，後果聲鳴震宇寰。彼乃丈夫我亦爾，子當發憤莫辭艱。住得十年廿年去，寒巖枯木香千般。若問深山何意味，一聲啼鳥落花間。

示且憨溶悅眾

學道無難易，進趣要心堅，離卻文字解，力攻鐵橛禪。所得如轟電，明暗見不偏，掀翻葛藤案，截斷眾言詮。如大象搏兔，若龍戲宛蜒，能具是德量，鑑物義了然。所以香嚴老，機忘擊竹前，桃花靈雲見，洞徹妙中玄。理事融如海，方棄到岸船，若還窮未盡，勤篤細鑽研。朝參及暮請，必須匹古賢，且憨持此語將去，養成羽翼鳴沖天。

冬日贈虎丘鳧溪雪鄰關主書大經

雪點梅花寒裡香，松風水月映交光。竹林日影搖蒼蒼，四壁溪流濬眇茫。孤峰高矗浮圖幢，百千座遶須彌王。五十三參無厭狂，百城謁遍豈尋常？善緣惡境心相忘，樓閣門前彈指郎。絕境絕鄰開士

房，爐煙篆起雲飄颺。明窗淨几展奇章，翻閱妙義不可量。手捧目觀誦未莊，濡毫蘸墨寫珍藏。功完擲筆破關墻，好將聲振海雲鄉。

寄贈開迷禪碩

居不厭塵囂，谿蘋供自饒。蓼莪吟野興，貝葉誦餘朝。柳繫雲山闊，畦攤稼穡遙。閒情狎鷗鳥，豈許尺書招。

秋冬交際落鄉收成苦雨

欲供十方雲水餐，喫辛苦處要心寬。都言浪子偏憐客，誰想臨身事事難。思春景況林豐富，入夏炎蒸汗不乾。一尺青禾長沒岸，十分兵餉逼交官。指望秋成辦國課，忽天作陰風作寒。三日五日雨連綿，滿田枯稻水面攤。焦心柴米兩增損，男婦煎愁睡不安。如若延遲加霜雪，腳凍皮穿眼淚血，傷予傷予不可測。

徐仲達居士因事索書以自勉

人之喜兮如春風，春風悅意情愈奢。人之怒兮如秋風，秋風一發林木殺。殺木聲愁心且悲，思春猶意未足觀。一念思慾如夏火，夏火炙物顏色墮。誰知慾火毒如蛇，穿骨入髓總不惜。直待火灰冷如冰，蛇始化形無蹤跡。仰天一笑頓豁疑，此段景界孰得知？說與君兮君自持。

簡雪厂禪師(公嗣法古南，向居越州，恢復寶掌別業。適歸南麻明慶寺，有楚行之意，而靈松首座者，系公法胤，因省敬，故作此寄以為贈。)

一株大樹本同根，千葉芬芳蔭地森。實落秋風成太白，花香春谷布南岑。山開古寺通明慶，筆吐新聲振越音。倘若乘帆如楚國，暫停船子話傾心。

因託院事後述懷

偶爾乘帆入鬧廛，雲開風月到庭前。寒期細火生幽慼，日逐長波浪息肩。幾問深山何處得，徒看要路往淒然。非干檀度門高迥，愧自無能道力全。

壬寅仲春，步西郊外，過顧慎所園，看西敷海棠，共本數十根，似虬旋藤抱，可羨。雖閱其多，未見此之奇異也。遂書以為記云。

海棠花有名多種，巧質無如此樹嘉。盤礴清香懷遠義，枝枝笑若醉扶奢。

祝琴川新塔法叔浮石老和尚七秩

慶值春光華滿林，香風吹舞奏新琴。浮屠七級然燈座，法鼓三槌獅子音。化道源流宗濟北，芬芳譜集鎮虞岑。掀翻海嶽傾天際，留得聲名萬古欽。

題畫

層巒疊翠壑流泉，徑入深林別一天。倚杖憑欄何所思？莫如歸去問陶潛。

謝徐松之見訪并贈

冒暑徐君子，輕衣過海雲。交遊身立正，選集目超群。剪翳空花盡，舒襟茅塞焚。經綸堪載國，天不棄斯文。

過介嵩禪友靜室書贈

村居不遠郭西疇，五水源歸三萬流。春到庭園香草木，雲開桂嶺詠清秋。雨移竹圃泥疏腳，晴種梅林雪點頭。只有這些風味別，何妨山市亦輸籌？

贈蘇門沈居士

桂子香飄下碧天，門開洞府紫雲還。絲桐韻疊頻生指，鸞鳳雙鳴并集肩。芝酒不辭歌永夜，斑衣寧醉舞長年。為憑海嶽春常載，偕老同登陸地蓮。

送浮老人復住報恩過湖泊快風閣登眺

登閣風停快，移舟水浪平。載歸僧寺晚，夕火起鐘聲。

送破峰法姪返芙蓉(同門有三十三人)

芙蓉棒下徹風顛，三十三人繼後先，勘破諸方歸去也，小廝兒在別峰前。

示盛文學參禪

馬師一喝大機用，賺得兒孫天下奇。寄語松陵盛居士，也須照顧兩莖眉。

寄仲達徐居士

思我浩然已白頭，憶君四十正青秋。三心不得明宗旨，一貫研窮入聖流。世幻多般閒伎倆，人生倏忽夢莊周。好將平昔情繁緒，盡付東淵水上漚。

上元夜寓萬松菴觀風俗作

暖氣梅方吐，晴和燈節佳。田蠶燒野岸，鑼鼓鬧官街。雜綵排昏眼，新聲散醉懷。一輪當宇宙，到處見天涯。

慕雲凌居士七十書贈(公五男一女，二三子在庠)

世間五福壽為良 ，難得如君五六郎。泮府雙名標姓字，蟾宮獨步繡鴛鴦。和風滲面春波長，蘭酒傾樽滿苑香。惟願老翁年登百，快來入我選佛場。

嵩月禪者，為眾打供未就，遂返靈隱，惜爾之作。

子乃舊門第，為僧靈隱寺。青姿割愛緣，剋苦身當事。

喜同里若初禪友話懷兼送別

十六離親向陸沉，看經霜雪老來侵。位尊道德生皇愧，禪學詩書感慨深。欲罷法筵歸晚計，幸予桑梓聚談心。聊將邂逅燈前語，猶作家山送別吟。

寒雲禪者同師暨弟居靈巖久，適過海雲敘舊，欲返里，故書此送別。

適晤滄桑沔水音，誰知老幼昔何今。秋空雁落撩虛影，霜結冰寒禁客心。兄弟曉行輕似葉，師徒夜集重如金。靈巖法社膺居久，調弄同聲過別林。

題琴川圖

城環橋鎖樹頭峰，峻谷泉奔下碧空。坐愛青山藏屋裡，閒邀明月拂絲桐。

拂水岩(虞山頂玄帝宮前有河，一似龜，五似鶴飛朝，故有龜去鶴來之景云)

五鶴迎龜去，懸流落澗深。轉添春雨勝，風逆拂千尋。

題金溪松石圖

岩石玉生光耀碧，清溪金色漾流中。雲煙霾壑泉聲隱，千尺寒松落澗風。

朱尚鄉居士索題慶餘圖

邃谷幽藏跡，喬松鶴引年。林清渾世外，坐寂幾塵喧。危石傾雲雨，晴嵐秀碧天。最深人罕到，宜老地行仙。

懷黎川隱峰禪師

相謂黎川北，幽然別一居。誼風懷古道，節操益欽餘。問故清溪月，翻新案上書。不將玄妙旨，輕忽許躊躇。

示定遠尼

既為佛子，當報佛之深恩，始不負出家之志。汝前日過海雲丈室之中，老僧詰問汝本分事，汝遂跪求開示，老僧便棒云:「 還會麼？」汝適擬議，老僧又棒云:「 擬議即錯。」知此一棒落處，便

識得汝未生已前本來面目，亦不枉出家。不然，終日茫茫，無本可據，非但虛過日子，亦只與為衣食輩者無異也。及至一口氣不來，又向甚處安身立命？所以，出家乃大丈夫之所為。汝既出家，可謂女中丈夫，於二六時中，貴要發明自己心地，必須參究父母未生前阿那個是我本來面目。若果驀地冷灰裏一星火爆，管教照天照地去也。直饒到恁般田地，正好海雲來喫棒。定遠，試道道看。正所謂「把手牽人行不得，惟人自肯乃方親。」

毒機法姪索偈，歸里掩關。

子是邗江家裏人，幾回踏破嶺南春。而今歸把關頭住，不落機前出異群。

癸卯七月廿日計甫草居士四旬書贈

四十君初度，中元候五辰。桂香秋夜月，桃實洞天春。但得安閒法，何愁不老身？清心寧致遠，濟世若為倫。

中秋夜懷普峰道兄

晤別廣陵道，相安數十春。天涯知己在，白髮逐時新。葉洒秋紅雨，雲開桂玉輪。徘徊翻憶昔，遙致一函陳。

示淨眉侍者

參禪人，莫閒散，清淨心田休汙染，撞倒銀山鐵壁墻，孤峰獨露無拘管。此時節，丘脫碗，一擲聲傾頓豁眼，識取渠儂真面目，竿頭進步翻身轉。

贈西歸主人雪鏡禪碩

一天風月自西來，雲水歸帆向日開。萬頃湖光涵野色，雪中香徹鏡中梅。

贈丘玉臣居士

傳得岐黃玄妙訣，援生不倦最精神。慣將一點鍼頭力，扶起人間痼癖身。

與朱使君子葵居士

曩者牧其師寓鶴洲，過詢，承留齋擾謝，屈指幾經寒暑，而懷想神如左右也。戊戌夏，送龍池先師語錄板入藏，曾具柬躬叩，聞尊體違和，故弗再造。齋事之畢，遂返毘陵。嗣後埽菴有左議之釁，欲晤子蓉令弟傾悉始末，尚緣慳，未獲其面，遂以柬致老居士，深知楞嚴不忘令先司寇弘護之願力，迄今耿耿。得施玉峰詢咨，清勝之極，每念真如浮屠，若非大力量人之綱維，詎能得文筆插天，卓然遠近欣慕？即檀護不朽之觀，欣羡。茲玉峰之便，敢附片楮，訊候起居，拙錄附上，幸原弗備。

代浮老人哭徒孫曉宗兼和諸什弦字韻

人影去蕭然，虛虧月上弦。徘徊看白髮，啾唧喪青年。桂子香飄落，雲開露滴憐。輕歸生死路，何事怨蒼天？

瑞遊圖雙親真於圓光之中，几供經卷、瓶花、茗碗、手輪珠、對坐。馬某索題，遂拈筆書云。

長者師仁，閨閣以德。夫婦怡然，花賞茗啜。經卷勿開而自誦，串珠不念而自徹。真耶？影耶？問子瑞遊即得。

觀音贊

坐磐陀石，無說而說；具滿月相，內徹外徹。欲識渠儂真面目，大千沙界波羅密。

讀黃山谷作士大夫食時五觀文註

食無求飽居無安，儒釋何曾有兩般？千古法言垂不朽，九思仁者重如山。

斷指法姪復濟祖塔，募興化寺殿宇，書此為贈。

擺脫金鎖，獅子爪牙全露；掀翻海岳，滹沱浪激潑天。普化鈴聲，棺材裏何常搖空？小廝隻眼，瞎驢邊幾曾滅卻？一句三玄要，驗盡龍蛇；兩喝分賓主，歷然堂奧。一旦毀沒，沙積雲封，裔尋荒跡劈空；殿宇維新，鑿石敲磚，特地塔峰影豎。報恩門下產麒麟，魏府

興化昂頭角。克家之子，脈洪濟北，以憑公驗，墨券昭格。力扃祖印劈荒丘，掘得真身寶剎浮，從此門庭光顯達，喝風棒雨幾時休？

隨筆書示破愚副寺

秋葉落楓林，黃花泣露吟。長空鴈影去，窗下喜無聲。

示持珍尼

律云:「 比丘持身，菩薩持心。」經云:「 受持者，是持此身心，得不懈怠，而精進道業。」珍者，若世之金玉、珠寶、五穀之屬，為世之所重，不論貧富、貴賤、僧俗人等，必假以滋生，而長養色身，堅成世業，并證無上道果。號持珍者，意義珍重之諭也。經云:「 三千大千界，珍寶滿其中。」味此，則理貫精麤，性通物我，於世出世間之法，鎔成一片，即無一法不是珍寶，無一法不是自己，乃至動轉施為、拈箸放碗，無不是本地受用、本地風光。即此圓淨盡底，何妨聲色堆頭著眼、百花叢裏安身？然雖如是，直須持珍信得頑石點首，方自甘喫海雲三十棒，始知佛法不作人情。

囑拙安逸監院

傳持佛祖慧命，貴乎心明眼正，然後潔身行道，而又要嚴己恕人，自爾揚名於後世。如若苟徇利養、附物緣情，非但現前聲名不振，亦乃玷辱宗風。而立身何級？夫思前必顧於後，是則其過鮮矣。海雲拙安逸監寺者，參歷叢林，雖年茂而志向可畏，遂書偈勉住山，他日龍天決不負爾。偈云:
佛法當年不易求，九旬腰雪鑑千秋。傳持衣缽大庾嶺，建立宗風濟北流。豁達門庭玄要秘，縱橫照用主賓酬。元弘祖道楊岐老，傑出叢林南匾頭。掃盡葛藤禪一味，接伊正脈繼吾儔。

為靈巖繼起儲禪師壽兼致謝

伏以靈峰獨秀，迥出春林；雪嶺叢芳，香飄異國。恭惟繼翁法兄和尚，慧日和光，智燈炳焰。台宕德聲，五百座中，不啻隔江招手；浙吳風韻，千人石上，寧殊就地點頭。玄要宗開鄧尉，桂香風遶琴臺。湖海雲籌共集，川流信祝咸臻。曩承香供於證心堂上，銘刻不忘；茲期恭詢於崇報室中，有懷靡及。幸逢趙老百二羲甲初週，聊獻一芹，稍申積愫。甚愧菲褻，仰冀莞存，臨楮曷任，屏營之至。

贈五祖寺聖揆法姪

白蓮峰下一花開，五葉芳芬百億胎。千丈岩前凡聖路，三更衣缽繼西來。

因行者彈燭煤燒衣口占

彈燭燒衣恐著身，忙將冷眼謾吹塵，橫拈一擲拋空去，隨地連風埽臥雲。

贈寓菴禪者

昔年曾躍禹門浪，平地昇騰頭角昂。吞吐頷珠全意氣，潑天雷雨沒遮藏。

示從聞侍者

從聞思修，不墮有無。言言見諦，切莫塗糊。

送碧雲天西堂歸楚住山

離楚遊吳三四載，海雲得意便歸家。一帆高掛長江去，快捉南山鱉鼻蛇。毒殺岩前瞌睡虎，兒孫腳下遍天涯。

甲辰春，因恙，幸陸允培居士得瘳，遂索偈，以為日進自勉。

不偏識見如春雨，萬物承滋枝葉繁。大小根莖芳潤色，花香草木長林園。心空要破玄關語，境寂誰存解悟言？但得時中無間斷，菩提場只在塵喧。

示破愚副寺

破愚不會禪，一味氣性蠻，如人觸他怒，衝倒一邊天。牧頭水牯養成彪，耕熟山荒曠野田，有人問道棒三十，沒奈你何秘莫傳。

際門實侍者，一日自霅往昭陽省師，宿海雲，偶晤。近文孫，勉送歸里，仍往師所。喜其誠孝、有始終，遂書偈以記其志。

往返苕溪路，昭陽復問津。迢迢水國去，何日帶歸雲？

示蘭先禪人

幽谷蘭香正是時，春風吹遍壓梅枝。聲新鳥語呼林綠，先到人間叫畫眉。

過雪溪菴訪本潔禪師

溪環翠繞一林幽，雪裏梅花香白頭。佳色滿庭空界月，照人不倦亙千秋。

宿雪溪，遊沈氏北山草堂(有九株剔牙松，甚奇)。

平原空谷雲堆巧，卓立峰頭翠點奇。家宅奕居元宋樹，草堂題筆大名詩。九松挺秀凌霜雪，三徑蹊斜下碧池。坐久渾忘歸日晚，濤聲聽落北山遲。

可微禪者，昔披剃天童密師翁座下，追隨白雲歷有年矣。癸卯冬，過海雲詢予，予留度歲。一日，持紙索住山語，遂拈筆述，以為贈云。

曾經嶺過鐵蛇關，只為尋師太白山，陰蓋亭中肩可歇，缽盂峰頂路微攀。法求斷臂當年切，道歷深心此日閒，鄭重堂前親鏟草，破砂盆子債須還。

復吳門報國寺眾護法

恭惟王臣從靈鷲而來，渾身覺海；居士因法華再現，獨印心宗。上國咸賴金湯，三吳允瞻光燄。愧無文章，難作闡揚之口；況多野僻，徒抱面墻之形。適承符命，甚慚協舉。一橛禪，非云自了；懋老人，恐其哂之。惟大方盡吸西江，致楞林追隨百尺，不獨宗律有同源之慶，而佛祖擴慧命之傳矣。謹此復奏，不宣。

(恰安定知客請)

喫密翁棒，毒煞叢林氣鱍天，會得三更日午打，掀翻千七葛藤禪。單開一隻頂門眼，慣用通身掉臂拳。勘破也，個生緣，邈他不值半文錢。

介為舟禪師語錄卷十

侍者超修錄

吳門雜錄

囑卻迷泓知藏

衲僧家出一叢林，入一保社，切究佛祖根源，了脫死生大事，始不負參學之志。若乃為己為人，亦須具透關眼目，方可到徹頭徹尾底田地。然後，拈一機一境，教令直下勦絕，便掀翻禪床、趯倒淨瓶、焚拂禪板、肋下還拳、劈面便掌，恁麼喚作全體大用，亦早已錯過了也。不見臨濟祖師云:「 吾滅後，不得滅卻吾正法眼藏。」時，三聖云:「 怎敢滅卻和尚正法眼藏？」師云:「 已後有人問汝，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云:「 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試看他先德提持正法，豈若今時不是落在文字障裏，便迺坐殺玄要句語中？又有等阿師，見他後生輩寫得幾個字、畫得兩筆山水，就以聲勢牢籠他，謂:「 你隨老僧住住，將來不孤負汝。」引得他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一心只要付法，偶湊騙得枚拂子，去到三家村裏說青道黃，忽遇著個孟八郎，驀頭一問，便面赤耳熱。報國亦不是壓良 為賤，惟將驗過的藥、病一併拈出，果服應效，管取四稜著地，何妨將千金擔子與伊儘力肩去？第不得效麻纏紙裹的樣子，到處惹人笑。是書此語，一任卻迷上座持去，示天下人。

囑形山洽記室返昭陽舊隱

吾有一寶秘形山，等閒莫與路人談。消磨垢淨輝天地，照徹心宗獨指南。水國幽居宜養靜，研窮妙義契同參。他年果熟香飄處，十字街頭任放憨。

囑天節中維那

天節維那名源中，自入海雲之室，歷嘗諸方五味禪有年矣。丙午秋，于報國領眾，至丁未春解制後，辭歸省親，遂書囑云。偈曰:
如來禪，祖師禪，拋擊聲中省悟前。焚沐酬恩遙禮謝，絕攀大意樹枝懸。玄關透脫無師智，妙協不同獨腳篇。得此香嚴真骨髓，維持正法永流傳。

囑且瀚潔副寺

且瀚副事名源潔，昔到方山，次任海雲副寺，知因果、明罪福，骨鯁氣和，行履清潔，可為今時衲子中間氣也。一日，辭去遍參，于丙午秋復來報國，入侍寮，仍兼理副事，以至山僧謝院之後，辭去結茆，固難以意留。若道山僧把住、放行，逢人但恁麼語。偈曰:心離意識參同普，學絕聖凡碗脫丘，一滴源分四大海，三條篾束萬峰頭。喝雷棒雨傾湫嶽，打鳳羅龍駕鐵牛，且喜住山人本色，見超師可異常流。

同住規約

馬祖、百丈開闢釋氏宗規，黃檗、臨濟特倡千古玄猷，所以建叢林、立規矩、分賓主、定賞罰，辦道安心之士有所歸焉。邇來，法門風運奢侈相習，亦不免忻厭之半。然報國乃創始梁代，前茂林和尚中興之業，自茂翁去世，雖有繼美之風，而或其力未充，故席院寥落，人力星散。法屬、監院、亞圭者，結影撐持，欲起前人之志，固乞郡邑薦紳、護法居士等公啟敦請，山僧於五月初九日進院，不覺睹目動念，思古人曰:「 安危，德也；興亡，數也。」而苟德可將、苟數可憑，斯叢林規矩，豈可忽哉？敢以先德煩略之誡，聊述數條，以勉同住者云。

復永寧素嚴和尚

自先老人去世并入塔之後，不料種種異變異聞，雖咫尺如隔天涯。忽接翰諭，兼讀尊刻，令人肺腑加虔。永寧可謂卓然高出雲表，禹門頭角獨伸淮東天際，欣慰，欣慰。予年齒衰頹，六種緣慳，無能振揚祖道，甚抱愧焉。介石弟擬遷塔，因得手札，方諳始末，餘並無一音入耳。此一舉必是旁以勢惑之，豈可附其尾亦張其聲耶？陞塔之念，愚意久矣，奈無物，固爾因循。茲慶美舉，幸先老人巾瓶猶傑出九峰之右也。但考形揀選，恐日期太促，于七、八月間動得方妥。倘今年不就，要在丁未秋可也。極欲圖晤面傾夙積因，寺中向貽荒產，役累逼迫，固不得抽身遠出。如尊意果決，不妨輸質當先，誠恐資力兼備者難，在先人面上，亦不顧是非得失之虞可也。不宜緩，急就之為妙。餘不盡述，幸亮裁奪。耑此草覆。

和順治　先皇帝贈玉林和尚還山詩原韻

自古真人降帝家，指天指地作生涯。神光耀宇流清韻，紫氣騰空麗彩霞。教徹宗通傳正脈，慈弘願濟等河沙。玉樓煙染緇衣色，覆卻金毛獨露牙。

甲辰九日後，古帆法兄過吳門報國，以詩見惠，一宿而返。思去之速，遂和，得黃字韻兼寄懷。

霜老楓林落葉黃，何如籬菊晚來香？滿庭秋色排幽徑，擊目天涯渺去航。意氣橫空鴻雁履，不朝深處臥雲房。漫辭弘道勞心力，回挽頹風振古揚。

甲辰小陽月，訪繼起和尚，憩落紅亭，覽其匾序，幡然一新，遂口占為贈(靈岩亦名象山，形勢儼然，故鼻峰建亭，曰「落紅」)。

靈峰卓立青霄外，三萬六千波漾中。浩蕩胸襟廓聖眼，千秋象顧落花紅。

乙巳秋，素嚴和尚往禾請藏經，路值龍風，水漲丈餘，抵報國話懷兼送別。

為法裒金一剎那，不辭風險入洪波。傾心濟物參同契，任願弘休道韻和。燈破永寧千古暗，教流東海福田多。停看落日吳門寺，曉載歸帆上北河。

訪豈凡金太傅

記別靈峰不昧因，乘時化現宰官身，掌樞裁決誇明哲，問喘和聲頌道民。才選名高柱下史，願弘信歷法王臣，誓深塵剎將心奉，淨穢遊行佛日新。

寄仲將包居士

三載江城賴護心，傾懷道義重如金。聊書短句詢幽致，他日臨風話別音。

題朱鳳萱居士夫婦真(子振寰請)

質稟陰陽生化育，根同天地歷清秋。松山偕老無餘事，胤子延孫奉不休。

自讚(卻迷知藏請)

謂渠是個傖漢，卻也骨力挺然。指迷者之路，而翳豁青天；驅狂者之病，而電掣盲禪。不將語默恒規矩，一味攔腮掌與拳，一拳拳落當門齒，報國風聲從此始。

自讚(抱真請)

咄，是你! 曾入天童悟祖之室，一棒打不回頭，後到禹門浪裏，通身抖擻不及，只得一肩擔荷去也。抱爾真兮拘執，師爾法兮壁立，露雙鼻孔與人看，了此目前萬事畢。

丙午大年日，為吏部考功司張住漢封翁止文老居士七旬壽。

天生俊骨產麒麟，臘底梅花香異聞。維嶽喬松千古秀，景庭鶴集舞凌雲。

五日壽法慧禪碩

五日天中節，家家扶醉客。唯吾法慧翁，問壽于松柏。松靈柏歲長，柏子松花香。蒼翠棲雲鶴，幽林語奏篁。明晨千樹火，照夜一眉光。佳氣彌新斗，慶雲流滿堂。

辭報國兼懷徐昭法居士

空生不覺滿頭霜，眼碧清秋陶徑香。黃葉雲飛天外去，歲寒松柏只如常。

又辭報國寺(寺居臥龍街西首，百花洲之東)。

一瓢雲掛臥龍頭，三載清風載月流。問道鐘聲歸何處，滿庭香積百花洲。

因事自嘲

赴席吳門寺，何如珠走盤。光旋雖不異，役世豈能安？水火無情急，形骸須自寬。憶經來去事，莫與論心寒。

示幻雲知客

雲化風神雨化天，滿林春色露長涓。有時幻出諸形象，直教人稱自在禪。

和蜜蜂頌(并引)

宋佛慈祥禪師者，嗣法圓悟，有蜜蜂頌五首勒石，淹沒久矣，不意復出，於醉李金明寺掘泥土中得之，諸方傳和者甚廣。予一日過如菴，訪仝門案頭，得賞原什，其味淵深，遂次其韻。

思懷詩詠蜜蜂時，憶佛慈心何日歸？碑斷采花聲滿地，韻聯字腳帶香飛。

萬子千孫天一涯，春風花裏自排衙。看看俱有青雲志，隊隊成行入帝家。

三春花發正當時，引起遊情去未離。采得中心香味足，一聲韻入益清脾。

一家和氣運春光，風入煙波意不忙。銳刺林間香捧足，百花叢裏去承當。

西風簷下閉枯桐，謝卻香林光竅通。百煉金針藏蜜室，等閒一刺血流紅。

與龍池介石登禪師書

先老人十周之際，某當躬叩塔頭，奈勢有不可往者，而猶有畏焉。竊謂龍池一席，乃濟宗中興之始，非汎汎之所，當今兒孫遍天下，淵源皆由此耳。自幻、密二祖歸隱之後，漸屬寂寥，幸得先和尚復振祖父之風，雖遭滄桑之易，遐邇瞻光益隆。不幸丁酉之變，家門作祟，致有同根相煎之憂，一旦塔幢空寂，徑屬別往。今賴賢法弟仍踵祖父之武，克紹入室之聲，德恢已墜之業，林睹抽新之條，誰不望巖而聆聲咳乎？是有不可往者，恐辱起家之麟也。巍巍祖庭，豈不宣弘正令乎？是有所畏也。雖然，安忍坐視旁聽，令議者罪歸法門乎？有謂今龍池遵鐵、古二和尚之式，凡同門概以客禮相待。夫虛客座以待同門者，或前者之偶然，而後者亦出其不意，可也；若擬此為恒，第恐聞達於識者，深為法門不取也。良 以祖道下衰，非人傑詎能揚聲於末運？況區區之不肖 者乎？固不當履諫爭之階

也。《 語》云:「 尊莫乎道，美莫乎德。」當斯之世，雖未見其人，或于法門禮有可取者，自爾和氣攸歸，果欲達己達人，庶遠恥辱也。吾法弟和尚，幸踞既傾之岸，必回狂瀾之波，即風雲偃化，響應聲來，及門賴其光寵，緇白慕其實歸，不致旁觀者噱，則存沒之幸矣。謹具先老人供儀，遙申寸衷之至。

仇敬泉居士八十

功名世壽與文王，直釣垂綸渭水長。夏復春光臨醉里，潑天雲氣藕花香。

懷灌溪李居士

應時桃柳浴春風，松菊猶存秋徑通。故國懷深情去遠，吳山望近意難窮。煙樓撞破流芳葉，臺柏凌霄駐玉驄。雲水天高一段路，不知何日論心空？

贈大頑法姪(即舜山全居士)

莫大因緣一段事，頑空特地為申冤，銅頭鐵額蒿枝拂，從此禪流濟北源。

送同門素嚴法弟旋荊谿歸永寧寺

片帆纔掛秋江上，千里歸音振海濤。肩拍禹門空裏過，射州城望佛頭高。

臘月初六日，為董耀庭居士七秩

冬日雲開萬丈天，一光東照大羅仙。皓歌誰謂商山隱，角里偏居向白蓮。溪上松風清似鶴，壺中月掛直如弦。談空實相從心悟，不學人間寐語禪。

付囑都門普濟禪林覺幻監院

黃檗聞百丈舉馬祖一喝，三日耳聾，不覺吐舌。睦州識得臨濟，必成大樹，陰覆天下人。所以千古之下，獨稱濟北宗風，而機辯奪群，傑出人表。至我天童師翁，白棒掀天，繁衍中外；龍池先師，

激空禹浪，雷轟普濟，平地聲騰。唯覺幻監院，去華存實，抱逸青標，深藏頭角，豈同點額之流？偈曰:
密移玅用大雄峰，覿面全提箭拄鋒，傳此繼吾正法眼，莫教滅卻瞎驢宗。

自讚(永濟融長老請)

兩眉橫劍，雙眼一天。胸壑虛浩，口海流禪。機拔利鈍，棒埽廉涎。是聖是凡居末位，恒沙佛不與齊肩。

又讚(覺幻監院請)

普濟堂前露本懷，棒頭一擊禹門雷。衝開碧落千尋浪，敕點飛龍遍九垓。

送永濟長老回廣寧二首己酉春

路出關山氣浩然，宗風獨立正人天。蹋翻三級禹門浪，源化東流濟百川。
送子歸程萬里還，春帆高挂水雲間。杖頭撥轉西來意，正祖風規一笑顏。

寄盛京國子公殿下

擊目天涯只咫間，遼陽秀氣結千山。王公古產英靈地，玉葉金枝第一班。

寄北直天台寺宗極證長老

遞燈吹卻較千差，暗地光生證克家。焚鈔獨輸宗正眼，意超言外笑拈華。

贈中山石舸法姪繼師之席

開辟中山駕石船，一帆雲挂濟無邊。載歸湖海風流客，拋出金剛圈子禪。

為楞嚴當家，道充禪碩壽

梅開玉樹滿庭芳，二月春風載露香。目送雲岑佳氣象，青林柏染紫霞光。

酬華嚴寺雙樹房雪林老師原韻

談吐如風豈易求，鶴形松骨逼人眸，百城參罷華嚴室，雙樹林高萬壽樓。南澗久膺心法印，磬山相契箭鋒投，而今弗覺輕攜杖，重整詩懷句絕流。

酬本山深秀堂人素師原韻

松陵古寺迥雲巔，邀我鐘聲煙雨前，法說應心無所住，花香優缽太虛懸。林深秀氣開三徑，位襲單傳印五天，問道人從橋上過，橋流水定素如淵。

行狀

住永寧同門法弟行淵述

師諱行舟，字介為，別號扣寂，楚之沔陽州趙氏子。父諱世節，號季明，母杜氏，世服儒業。師於十一歲喪母，廢學，出至黃安縣東林寺，矢志脫塵，禮純心師薙染。十八歲，隨師伯童山參方，歷吳越間，習經論之學，五年間潛通教典。師志意高遠，不甘以語言文字埋沒此生，聞天童密老和尚宗風大振，亟往謁。值童上堂，下座，師隨入方丈，便問:「今日上堂事如何？」童云:「下座了也。你見個甚麼道理？」師云:「乞和尚指示。」童便棒，師禮退，疑情頓起。一日，又入方丈，問:「虛空粉碎，大地平沉，十方諸佛向什麼處安身立命？」童便棒云:「你只今在什麼處安身立命？」師從此愈加疑悶。偶閱高峰語錄，見萬法歸一公案，參年餘。圓具後，尋辭出山，之龍華瑞白和尚，一見忻然，即送進堂。堂中規條嚴整，正遂師意，從此晝夜苦參，不惜身命，嗽症極危，亦不放參。一夕，聞二板飲茶，放手中茶甌，忽然會得「日午打三更」意旨，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至一切古今公案，了了無疑。師既證徹，不自表暴。解制後，復上天童，往還十餘年。老和尚每見，甚恰意，心器重之。續因費和尚住金粟，師輒往就冬結制，安兩序職事，尚缺知客，忽見師，費大喜，曰:「有這位好知客在，如何失錯？」即命兩序送知客寮。費曰:「汝久住天童，一應規條惟汝練達，今金粟務要悉炤行事。」師一味平等，未幾辭

職，同師伯往江陰結茅數載，緇白瞻風，剃度頗多，時與張靜涵居士尤契厚。後雪嶠大師赴雲門，座下弟子曹源大歇招師進雲門。師至，大師方示寂，請師為典客，其營葬、造塔一應後事多屬師任。然大師生平呵佛罵祖、眼空宇內，會下英俊極多，見師，必推師為老參，熟諳法門紀綱。師從容荷負，不辭繁劇，督理叢林，樹立窣堵於雲門辨才古塔之旁，竟為大師最後之法檀焉。時先和尚正中興龍池祖席，諸方久參、宿學，遐邇趨風，師聞之，始往親依，一見機緣契合，遂命為維那。是時，英賢濟濟，師乃調攝有方，內外咸悅，朝夕惟率眾扣激此事，日益智證，經年餘，便為入室真子矣。嘉禾如如庵，先和尚創始之地，自赴龍池之後，虛席十載。順治己丑二月，先和尚親送師入院，集合郡紳衿，上堂囑付，命主其席，時與觀察履素黃公激揚法要。居三年，師以，老和尚發跡之所，不敢獨自久留，屢欲退謝，固辭不許。凡七歷寒暑，整造修飭，規模一新，于是堅辭，老和尚，命古鑑禪師繼住。交代後，師往都門，受普濟禪院之請，結制開法，闡揚向上一著，普利人天。明年冬，南旋至毘陵，聞先和尚訃音，已八滅七晝夜矣，奔赴心喪理後事，并請狀、請銘、監刊語錄。次年五月，送板楞嚴入藏後，即請鐵關禪師繼席龍池。進院之後，師以老和尚三年未滿，乃應瀨江方山近席設立影堂，供養盡禮。三年中，凡龍池常住極艱瘁事，無不竭盡心力，一眾咸賴，云:「 龍池向自先和尚，道崇德廣，海納山容，方來無不翕受。」十五年來，故六種與闡提之輩，窺覷無門。後之相繼而住者，或以緣不適稱，或以歲值多艱，不無宵小與外來者，借此搆難于其間。師平日為師為友，當其義有所激、念有所之，雖鼎鑊在前，師亦不懼，故龍池凡巨細事，悉為排難解紛也。辛丑，師過嘉禾萬松庵，值有吳江海雲寺之，師將遠行，不欲就。時值前住圓明正禪師力懇之，師方允。初至海雲，頹落不堪，未久，諸廢畢舉，冬夏安禪、設戒，衲子如歸，遠近信嚮。居三年，應蘇郡報國寺之請。寺自茂林大師後，日漸凌替，田園荒蕪，征呼絡繹。師志在振興，凡除弊起廢，有非他人所能勝者。會當事嚴查度牒，遽動故山終老之志。戊申年，寓歸如庵二載。吳江承天萬壽寺，係宋報本元禪師道場，龍象雜沓，載在《 僧寶傳》 中，日漸廢弛。明嘉禾檀護陸公光祖、馮公夢禎輩，屬吳江大姓，蠲金助田，經理故院，為接納雲水之要津，邑中第一剎也。乃於康熙戊申，共延青印法和尚主法，結制於內。一載，諸紳士方以海雲夙誼，且以丈室乏人，非師弗克負荷，復過如庵，敦迫，方允。進院日，四眾無不歡聲動地。因寺田多瀕水，不能供課，師經畫事理，公私幸安。然慕年攻苦，兼以嚴冬，不得休息，至庚戌，復發痰症，自春徂夏，形體羸弱，而操作精明，一如平日。痰症轉加，諸護法請立監院，稍

節勞苦，由是命久執侍者從聞上座監院事。值插蒔，晨起語監院曰:「 我若一死，薄治龕，不用一切虛禮，滋常住累。勸農勤作，務要加厚飲食，毋以我為念。」午時，整衣趺坐，少傾而逝，蓋四月九日也。師賦性磊落，純誠無偽，居恒簡默，不露文彩，待人平等，律己甚嚴，及遇法門體要，全身擔荷，舉動皆直節自見，不肯少徇微私。至于勘驗衲子，當機迅利，不假辭色，惓惓以古人相期，不輕許可，不濫付授。所至叢林，經理補救，辛勤不輟。晚年無他嗜好，惟勤勤執作，務以利益常住為心，至是入寂。師世壽六十，僧臘四十四，出世開堂，六居大剎，說法自在，語句切實，具有古人風範。所計語錄兩冊，板送嘉禾楞嚴寺流通。得法者十人，剃度授戒皈依者難以數計。于康熙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護法紳士暨合寺大眾，奉師全身樹塔于寺之西，塔上一片石，將乞　當代大手筆銘之，以垂不朽。而監院從聞、侍者法章等，念師悟由雖表，道行未詳，復念余與師同門最契，遠走海澨，屬余述行狀。余雖椎魯不敏，義不能辭，略為紀其生平梗概。若師之真實圓通，潛行密用，與夫金剛正眼，惟冀當世名賢君子、受囑靈山大士，筆尖點出，永照後五百祀矣。謹狀。

塔銘

介為禪師，以康熙庚戌四月九日示寂於松陵之萬壽寺。越明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弟子超修奉全身塔於寺西上甯元字圩。世壽六十，僧臘四十有四，前後五坐道場，度弟子若干人。既葬，其上首超修、法嗣海鹽等具狀來乞銘，將欲假世諦文字破介公實相，為世人說法，作疏通證明。亦賢弟子之職也，余何敢辭？謹案狀:　師諱行舟，字介為，別號扣寂，楚之沔陽趙氏子。父世節，母杜氏。世服儒業，生而姿秀，氣宇邁倫。既而父母相繼下世，年十六，祝髮於黃州之黃安東林寺西禪堂，即五祖初渡之黃梅道場也，得純心師度之。年雖幼，便已出身許道，化物為宗，頎然具大人相矣。年十八，以童山師伯之鼓策，遂迸裂牽纏。而出門初步已具萬里行腳因緣，始謁天童密翁於太白峰頭，便知十方諸佛什麼處安身，萬法歸宗從何著落？令其緒論，直證無上法門；徵其玅心，立見本來宗旨。由是參古德於名山，探法輪於淵海。過弁山謁龍華瑞公，至武原謁金粟費公，頓覺頭頭是道，處處安禪，泛綃川如淨海，跋危翠如平塗。於是雲水既厭，結茅江陰，靜息數載。後往龍池，遇萬老和尚，承法乳之弘慈，傳真如之玅諦，遂爾命主嘉禾如如庵法席。歷七年而樸素韜光，澹泊養性，敝衲自怡，烹藜可食，頭陀習其苦行，津梁不惜勤勞，是非人法俱空、體用兼備者，能如是哉？丙

申，赴都門，受普濟禪院之請，開法二載。繼而整海雲之頹瓦，新報國之叢林，憩老南湖，終歸萬壽。萬壽者，宋報本源禪師法席，明紫柏大師之所式廓者也。師以吳江護法堅請，故欣然以萬壽為歸。未幾而積勞，既厭，四大頓空，一法不存，二利兼盡，囑付已畢，遂證涅槃。嗟乎! 龍池源息，法海波亭，吳越之間，狂狺獬噬，求之太白一燈、先後一轍者，惟介師一人而已。何也？以師能砥柱末法，張主宗門，不作今知識色相，而一棒一喝，痛下鑪錘，使雲水縱游之子掃盡一切葛藤，立證三乘龍象，豈可與今之架大屋、養閒漢者所能同日語哉？況超修等繼志述事，一遇法門體要，慷慨直前，全身擔荷，信乎其可謂知師者矣! 而龍池萬公之席震炫重新，俾初祖之西來大意炳如日星，非師一人之光明，得以復旦乎？今超修、海鹽等，久沾蒼蔔之香，素領醍醐之化，與諸檀護築塔於松陵之萬壽寺西，敘師行實，并刻生平語錄紀述，屬余為銘。余宦游吳地，問渡胥城，向跋高風，不獲如閻丘守訪道寒山、彭澤宰締交惠遠，然披覽遺編，恍同對麈，爰述景行，以示來劫，乃再拜而繫之。銘曰:

六祖初度， 教傳東土。 震旦國中， 人天覺路。
屹立重關， 誰不退墮。 倬彼介師， 一擲而過。
虛空粉碎， 大地平沉。 光明四照， 通徹帝闇。
下振聾瞽， 上動日星。 末世法席， 賴公以整。
如風鳴條， 如川赴奔。 盲師瞎禪， 厥有今名。
扇惑當世， 謂之魔民。 師若不砭， 舉世而昏。
熒熒一席， 如彼傳燈。 誓揮我戈， 誓堅我城。
斬卻魔種， 如醉而醒。 師居其間， 回陽沍陰。
生死既透， 去來任因。 何處是師， 吳江之濱。
日彼萬壽， 息師之靈。 巋然一塔， 坐對蒼旻。
師其安然， 萬億斯年。 余銘茲塔， 亦藉以傳。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知蘇州府事前禮部精膳清吏司郎中吳道煌譔
十卷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